

顏氏家訓菁華

台北地藏淨宗學會孝廉講堂 恭印



【淨空老法師序】

積德興家傳家之寶

《周易》有言：「蒙以養正，聖功也。」謂涵養正道於童蒙時期，乃神聖之功業也。故知家教之為德也，大矣哉！教育之形式有四，謂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宗教教育，此四者以家庭教育為本。教育之內容有四，謂倫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聖賢智慧教育，此四者亦始於家庭教育之薰陶。故知家教之為用也，大矣哉！

二戰前，歐洲學者嘗共議曰：世界四大古文明亡其三，而中國獨存者，何也？結曰，或以中國人重家教之故耳。確乎其論也！中國五千年文化之根基乃家庭教育，其綱領謂四科：五倫、五常、四維、八德。此傳統可遠溯至上古之堯舜禹湯時代。

四科之核心在「父子有親」之親愛。教育之目的為保此親愛，令終身不改。且光大之，及於兄弟、親族、鄉黨；更擴之，則及於社會、國家，乃至全人類。此《孝經》所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者。此示以家庭教育為始，進而貫通學校、社會與宗教教育；由倫理教育為先，進而擴及道德、因果與聖賢智慧教育。是為其次第也。

《積德興家傳家之寶》者，收錄儒釋道之根本典籍與家訓：《弟子規》乃學儒之根，以孝悌為本，著重於倫理道德教育。《文昌帝君陰騭文》與《太上感應篇》乃學道之根，為因果教育；古德曰：「人人知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知因果，大亂之道也。」是知因果教育於治亂之用大矣。《十善業道經》乃學佛之根，論十善為成聖成賢之基，故為

聖賢智慧之教育。若能切實落實此諸典籍之教誨，必能積德、興家、傳家，令家道、家業代代相傳而不衰。

《大學》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外王次第。家為國之單元，家家興則國興；國為天下之單元，國國安則天下安。故《積德興家傳家之寶》功用之大可知矣。欣聞此書行將付梓，謹贅數語以隨喜云。

淨空



歲次戊戌仲夏釋淨空謹序於法國
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淨空之友社



《積德興家傳家之寶》緣起

印光大師說：「近來世道人心，陷溺已極，一班無知之民，被外界邪說之所蠱惑，競倡廢經廢倫，直欲使舉世之人，與禽獸了無有異而後已，其禍之烈，可謂極矣。」現在邪說是什麼呢？就是科技文明帶來思想污染，網路手機資訊充斥、報章網站情色渲染，散佈邪知邪見，詆毀倫理道德因果為迂腐迷信，廢除經教文言文等等。時至今日，邪見所生禍害日益嚴重，如極端氣候的變化、同性戀盛行、離婚率高等、家庭崩解、邪淫墮胎、毒品充斥、子弑其親、親情亂倫等等。導致世風敗壞、顛倒是非、父不父、子不子，天災地變的亂象，已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俗諺：「人無照天理。天無照甲子」矣，仁人志士憂心忡忡。

印祖洞燭隱微，垂慈開示：「今世道人心之病深矣，若

只逐事而勸諭之。雖亦可以收移風易俗之效，固不如從根本上致力為得也。所言從根本上致力者，即提倡家庭教育，提倡因果報應。俾一切人，各知為人之道，各盡己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主仁僕忠。果能人各如是，則家門興盛，子孫賢善矣。又須常凜福善禍淫，善惡殃慶之說。以之自修，復以之教家人，則其家人優入於聖賢之域而不自知。故孔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印祖說：「古人所謂：『天下不治，匹夫有責』，以下人材，必從家庭中出。家庭有善教，自然子女皆賢善。家庭無善教，子女之有天姿者，習為狂妄，無天姿者，狎于頑惡，二者皆為國家社會之蠹。是知家庭教育，乃治國平天下之根本。而因果報應，為輔助教育之要道。」實為世出世間

聖人，平治天下，度脫眾生，成始成終之大權。標本同治，凡聖共遵之大法也。

又曰：「善教兒女，為治平之本，而教女尤要。」「治國平天下之權，女人家操得一大半。」家庭之教，母教第一，所謂：「閨闈乃聖賢所出之地，母教乃為天下太平之源。」因人的性情從母親，資以母者獨多，居胎則稟其氣，懷孕時做好胎教，胎兒自然稟受母親的氣質，幼時則習其儀，一出生就學習母親的威儀，所以其母果賢，所生兒女，斷不至於不肖，譬如鎔金鑄器，視其模，則可知其器之良否，豈待出模方使知之矣。世間少賢人，是因世間少賢母。有賢女，斯有賢妻賢母。有賢妻賢母，其夫與子女不能成為賢人，這是很少見的。

淨空老法師說：「今天世界動亂之根在哪裡？根本是家

庭教育疏忽了，這是世間動亂治安不好的根源，現在作父母本身就沒有受過好的家庭教育，生了小孩，不知道怎麼教小孩，小孩長大悖逆、不聽話、反叛，此過失不能怪小孩，要怪父母沒有把小孩教好。」

現代的父母不懂「夫婦有別」的道理，男主外是負責家庭的開銷經濟，女主內是要把下一代教好，這是夫婦的天職，影響非常深廣，尤其是母教，更是重要；孔子孟子是誰教的？都是母親教出來的，嬰兒第一位老師是母親，跟母親最親近，出生第一天開始到一千天都是跟著母親學，「三歲看八十，七歲看終身」，這是扎根教育的影響力，最早扎根教育就是胎教，周王季妻太任端良的胎教，造就周朝八百年的福報。所以家庭教育為一切教育之根，而以母教為要，母德如大地，乘載萬物，忍辱為重，相夫教子，無怨無悔，宜

室宜家！

童蒙教育，是端正心術的養成，所謂「童蒙養正，聖功也」，這是一件非常重要、且深具影響力的大事。家庭扎根教育，著重在身教，所以父母和長輩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要給小孩子做榜樣，每天小孩子眼看的、耳朵聽的都是倫理道德，耳濡目染，潛移默化，一生都不會改變，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這是家庭教育的功能；相反的，現代人離婚多，離婚，這個家就破碎了，子女失去依歸及不善教，造成社會動亂的根源。

諺語講「大道筆端乎夫婦」，夫婦是五倫大道之始，故倫始則福生，敦倫盡分，福自德生，家和為尚，家和萬事興，整個社會的和諧，國家的和諧，世界的和諧，都從身和家和開始為點線面擴張影響出去，而這個和諧的轉化劑是教

育，這些家庭教育、因果教育的理論、方法、經驗都記載在經典裡，這些智慧都在《積德興家傳家之寶》裡面。

為何發起彙編《積德興家傳家之寶》因緣呢？學人在二〇一三年六月九日學講《感應篇彙編》網路講座，歷時五年，至二〇一八年四月圓滿，共講二百六十六集。於因果教育上，學人發現《感應篇彙編》內容完善，是家庭教育、因果教育之範本，亦是講《感應篇彙編》所得靈感，發覺《弟子規》、《了凡四訓》、《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顏氏家訓》、《袁氏世範》所要闡明的義理，都含融在《感應篇彙編》裡面。故學人在講完《彙編》後，乃發願，希望把老祖宗的智慧，彙整成一套善書，作為家庭、因果教育的寶典，並作傳家之寶，冀能解決現代家庭與社會層出不窮的問題。

學人於二〇一八年新春於馬來西亞漢學院隨侍恩師過年，敬呈《積德興家傳家之寶》，恭請慈閱，老法師歡喜讚歎，隨喜助印一千套。本書內含《弟子規》、《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天下太平之根本》、《孝經》、《佛說十善業道經》、《朱子治家格言》、《顏氏家訓菁華》、《袁氏世範菁華》，共九本合成套書。有倫理、道德、因果三個扎根教育，內容涵蓋孝、悌、忠、信、仁、愛、和、平八德，實為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學之道。中國人最懂得教育，有五千年的教育理論、方法和經驗，這些智慧和成果都在這套書裡，這是老祖宗智慧結晶，傳統文化的瑰寶。

在這個時代，人人更需要來學習《積德興家傳家之寶》，刻不容緩！今日全世界都在教競爭，無人不爭，競爭

是因，最後倫常敗壞、社會亂象是果，我們能不覺悟嗎？所以為了挽救人心，挽救家庭，挽救社會，挽救世界，要極力的推動這套《積德興家傳家之寶》家庭教育法寶，因為家庭教育是禮教，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縱使現在科技發達，帶來生活方便和物質享受，但蒙受的損失無法想像，科技不能解決人心自私自利的問題，不能解決家庭破碎的問題，不能解決社會動亂的問題。人心疏離了，親情疏離了，人不知道怎麼做人、怎麼治家，怎麼做事業，因為沒有智慧。學習這套《積德興家傳家之寶》，人人敦禮教，遠罪戾，能敬畏因果，這是積德為因。人人智慧開啟，日常云為知所進退，安身立命，這是果報。

看到現代人把家庭教育、因果教育疏忽了，我們生逢亂世，深受人心不安、社會動亂的折磨跟痛苦，期許後代子孫

不再受這樣的痛苦折磨。我們要盡心盡力。「為生民立命，為天地立心，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希望正法久住世間，讓這些正心術的智慧法寶，流傳於世，這是佛菩薩的慈悲，是佛菩薩救世的事業。希望推動這套《積德興家傳家之寶》，把菩提種子，能夠遍撒在眾生心田，期待它能發芽。希望各道場、家庭、善心仁人志士，大家一起弘揚這套《積德興家傳家之寶》，來救人心、救家庭、救社會、救世界。

要家和萬事興，要富超三代，綿延不絕，誰來學誰得利益，個人修，個人得到身修的利益，人人修，家家得到家齊的利益，家家修，國家得到國治的利益，各國修各國治，則天下太平矣。

感恩淨空老法師賜序文、周泳杉老師指導，感恩平能居

士協調彙整、《編輯小組》諸位學長用心採擷、打字、註釋、白話譯解及校對，功德無量。祈願本書流通，家家教孝教敬，啟發人性本善，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愛心遍滿法界，祈望人人都能：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

《積德興家傳家之寶》編輯小組發起人

淨業學人慚愧凡夫黃柏霖（道昇）頂禮

台北地藏淨宗學會孝廉講堂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顏氏家訓菁華》節錄啟事

顏之推，北齊瑯琊臨沂人。學優才膽，嚴謹謙遜，嘗云：「每常心共口敵，性與情競，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憐無教，以至於斯。」乃撰《顏氏家訓》，述其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時俗風氣之謬，以垂教子孫。瞻觀其書，秉承經訓，顯明因果；道攝三教，義涵三生。三教者，儒以明倫、道以保命、佛以見性也；三生者，生活、生命、生死之教也。先生微言大意，高瞻遠矚，其教誨也諄諄，其慈愛也殷殷。《書錄解題》云：「古今家訓，以此為祖。」

當今之世，科技發達，知識更新益速。然精神文明似有未逮。故編者考量時代變遷，因應古今民情差異，摘其精要，保留聖賢遺訓，彙而刊之，別名《顏氏家訓菁華》，以

期契當下科技物質教育之機，補精神教育之失；彌傳統現代文化之隙，俾為吾輩安身立命之必須，以提升生命素質生活品質於共進，利益群生；保中華優秀文化命脈於不墜，利益後世。讀者欲詳覽原貌，當進覽《顏氏家訓》可也。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台北地藏淨宗學會孝廉講堂
《積德興家傳家之寶》編輯小組 謹啟

【前言一】

雍正皇帝上諭

上諭。朕惟三教之覺民於海內也。理同出於一原。道並行而不悖。人惟不能豁然貫通。於是人各異心。心各異見。慕道者謂佛不如道之尊。向佛者謂道不如佛之大。而儒者又兼闢二氏以為異端。懷挾私心。紛爭角勝而不相下。朕以持三教之論。亦惟得其平而已矣。能得其平。則外略形跡之異。內證性理之同。而知三教初無異旨。無非欲人同歸於善。夫佛氏之五戒十善。導人於善也。吾儒之五常百行。誘掖獎勸。有一不引人為善者哉。昔宋文帝。問侍中何尚之曰。六經本是濟俗。若性靈真要。則以佛經為指南。如率土之民。皆淳此化。則吾坐致太平矣。何尚之對曰。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持十善。則百人和睦。持

此風教。以周寰區。則編戶億千。仁人百萬。而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洵乎可以垂拱坐致太平矣。斯言也。蓋以勸善者。治天下之要道也。而佛教之化貪吝。誘賢良。其旨亦本於此。苟信而從之。洵可以型方訓俗。而為致君澤民之大助。其任意詆毀。妄捏為楊墨之道之論者。皆未見顏色。失平之瞽說也。特諭。

雍正十一年二月十五日

〔前言二〕

司馬光家訓

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
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
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
計

謹錄司馬溫公家訓書

戊戌春燕雲白季彭





【前言三】

提倡兒童讀經原由

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
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
廢經廢倫，治安敗壞根由。
貪瞋痴慢，人心墮落原因。
欲致天下太平，須從根本著手。
圖挽犯罪狂瀾，唯有明倫教孝。
誤根本為枝末，認枝末為根本。
求為解決問題，反倒製造問題。
君子唯有務本，本務邦國自寧。



簡介

顏之推（五三一—約五九〇以後），字介，是我國魏晉南北朝時期著名的文學家和教育家。顏氏原籍瑯邪臨沂（今山東臨沂北），先世隨東晉渡江，寓居建康。侯景之亂，梁元帝蕭繹自立於江陵，之推任散騎侍郎。承聖三年（五五四），西魏破江陵，之推被俘西去。他為回江南，乘黃河水漲，從弘農（今河南三門峽西南）偷渡，經砥柱之險，先逃奔北齊。但南方陳朝代替了梁朝，之推南歸之願未遂，即留居北齊，官至黃門侍郎。五七七年齊亡入周。隋代周後，又仕於隋。家訓一書在隋滅陳（五八九）以後完成。

他撰寫的《顏氏家訓》是中國第一本論述家庭教育的課本。他從實際出發認為國家需要六種人才：一是有所作為的政治家；二是有修養的理論家和學者；三是有勇有謀卓絕善

戰的軍事家；四是稱職清白的地方官吏；五是出使不辱君命的外交官；六是精通興建事業的管理者和工程技術專家。

顏之推認為教育子女是做父母的重要而嚴肅的課題。他把儒家的「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他主張從「胎教」開始，並對「胎教」提出嚴格的要求。「胎教」之法是否科學有待研究，但他重視幼兒教育是對的。他認為一般人家沒有條件進行「胎教」，也要從嬰兒期進行教育。他主張「父以教為事」，但反對一味溺愛「恣其所欲」，把孩子嬌慣成家庭的暴君。「少成若天性」，以後再教育就困難了，就是打死也無濟於事。

目錄

淨空老法師序：積德興家傳家之寶	三
《積德興家傳家之寶》緣起	七
《顏氏家訓菁華》節錄啟事	一七
前言一：雍正皇帝上諭	一九
前言二：司馬光家訓	二一
前言三：提倡兒童讀經原由	二三
簡介	二五
序致第一	三一
教子第二	三九
兄弟第三	六〇
後娶第四	七五
治家第五	八九

風操第六	一一一
慕賢第七	一四七
勉學第八	一六〇
文章第九	二五三
名實第十	二八四
涉務第十一	三〇六
省事第十二	三一八
止足第十三	三四一
戒兵第十四	三四六
養生第十五	三五四
歸心第十六	三六七
書證第十七	四一四
音辭第十八	四二二

雜藝第十九 四三一

終制第二十 四五六

結語：普勸子弟讀誦聖賢經典 四七一



序致第一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迹，
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已來，
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遞相模倣，猶
屋下架屋，牀上施牀耳。吾今所以復
為此者，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齊

門內，提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
 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
 之暴謔，則師友之戒，不如傅婢之指
 揮；止凡人之鬥鬪，則堯舜之道，不
 如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為汝曹之所
 信，猶賢於傅婢寡妻耳。

譯文

聖賢人著書，都是教誨人要誠敬忠孝，謹言慎行修身養德，進而仁慈博愛建功立業揚名於後世，這些教誡都很完備了。自魏、晉以來的一些學說著述互相模仿，內容因襲，道理重複，事相紛亂無序，如同屋內架屋床上又放床，多餘而無用。我之所以寫這份《家訓》，不敢以它做為世人的行為規範，而是用來整飭自家門風，教育後代子孫。雖是同樣的言語，因為是親人所說容易被信服；雖是同樣的命令，因為是敬服的人所發出，容易被落實。要呵止小孩的胡鬧嬉笑，師友的勸誡，就不如貼身照顧的婢女引導有效；要防止世人互相爭訟，那堯舜的教誨，就不如同處一室的妻子規勸有用。我期望你們能對這份《家訓》有信心，以誠敬的心去體

會它的義理，落實在日常生活中，我期望這個家訓被你們信任的程度，能勝過婢女對孩童、妻子對丈夫所起的作用。

吾家風教，素為整密。昔在齠齔，便

蒙誘誨；每從兩兄，曉夕溫清。規行

矩步，安辭定色，鏘鏘翼翼，若朝嚴

君焉。賜以優言，問所好尚，勵短引

長，莫不懇篤。年始九歲，便丁荼蓼

，家塗離散，百口索然。慈兄鞠養，
苦辛備至；有仁無威，導示不切。雖
讀《禮》、《傳》，微愛屬文，頗為
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輕言，不修邊幅
。年十八九，少知砥礪，習若自然，
卒難洗盪。二十已後，大過稀焉；每

常^{チヤウ}心^{シン}共^ク口^コ敵^{テキ}，性^{セイ}與^ユ情^{セイ}競^{ケイ}，夜^ヤ覺^{ケツ}曉^{セウ}非^ヒ，
今^{キン}悔^{クワイ}昨^{ソク}失^{シツ}，自^ジ憐^{レン}無^ム教^{キョウ}，以^ユ至^シ於^ニ斯^ス。追^{ツイ}
思^シ平^{ヘイ}昔^{ソク}之^シ指^シ，銘^{メイ}肌^キ鏤^{ロウ}骨^{コツ}，非^ヒ徒^タ古^コ書^{ショ}之^シ
戒^{ケイ}，經^{ケイ}目^{モク}過^カ耳^ニ也^ヤ。故^コ留^{リウ}此^{コノ}二^ニ十^{ジュウ}篇^{ペン}，以^ユ
為^ス汝^ニ曹^{ソウ}後^ゴ車^{シャ}耳^ニ。

譯文

我們的家風一向整齊嚴密，我在小時候，就受到引導教誨。每天早晚跟隨著兩位兄長向父母請安，噓寒問暖，行住坐臥莊重有威儀，言語安定臉色平和，一言一行恭敬有禮小心翼翼，就好像是要覲見尊嚴的君王一樣。雙親經常以嘉言勸勉鼓勵我們，慈愛的詢問我的興趣志願，鼓勵我勇敢的改正缺點，發揚優點，無不懇切誠篤。在我九歲的時候，父母親相繼去世，家庭陷入艱難的困境，家道衰落，家人離散，人口蕭條冷落。兄長非常辛苦的撫養我，兄長雖有仁愛但缺少威嚴，對我的引導啟示不夠嚴切。雖然也讀誦《周禮》、《春秋左傳》，對寫文章也稍有愛好，但受到社會世俗凡人的薰染嚴重。放縱欲望、輕言寡信、不修邊幅，不守禮節，

隨順自己的習氣。直到十八九歲，才稍知要磨礪修正自己，但因習慣已成自然，很難在短時間內修改這些缺點。二十歲以後，就很少犯下大的過惡，但是每每出現口是心非時，理智與情感的矛盾拉扯時，夜晚反省白天所犯的過錯時，今天懺悔昨天所犯下的過失時，自己哀憫小時候缺乏倫理道德紮根教育的結果。回想起自己所立的志趣，刻骨銘心不忘初衷；就不僅僅是把古書上的訓誡，用在口耳之間，滑嘴而過如此。所以寫下這二十篇文章，作為你們的借鑒。

教子第二

上^ア智^ユ不^ハ教^ウ而^ヒ成^ハ，下^ア愚^ユ雖^モ教^ヒ無^ク益^ハ，中^チ庸^ユ
之^シ人^ニ，不^ク教^ヒ不^レ知^ハ也^ニ。古^コ者^ノ，聖^{セイ}王^ノ有^ク胎^ヲ
教^ヒ之^ノ法^ヲ：懷^フ子^ヲ三^ス月^ヲ，出^デ居^ル別^ニ宮^ニ，目^メ不^レ
邪^セ視^ハ，耳^{ミミ}不^ク妄^{マカ}聽^ク，音^{オン}聲^ノ滋^シ味^ヲ，以^テ禮^レ節^ヲ
之^ヲ。書^{カキ}之^ヲ玉^ヲ版^ニ，藏^{カケル}諸^ノ金^ノ匱^ニ。生^ナ子^ヲ咳^カ醎^ヲ

，師保固明，孝仁禮義，導習之矣。
 凡庶縱不能爾，當及嬰稚，識人顏色
 ，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為則為，
 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
 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
 。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

；飲食運為，恣其所欲，宜戒翻獎，
 應訶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爾。驕
 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
 ，忿怒日隆而增怨，逮於成長，終為
 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
 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

，
教兒嬰孩。
「誠哉斯語！」

譯文

智慧猛利的人，不需按教學次第，就能觸類旁通，聞一知十，智慧愚鈍的人，老實沒有過多自己的想法，也不需按教學的次第來得到利益，一般中等智力的人，則需先紮基礎再入進階，依照教學的次第，篤實力行開啟智慧而成就。古時候的聖王，就有胎教的方法，嬪妃懷孕三個月的时候，要住在專門的房間裏，眼睛不看邪曲不正的景物，口不說傲慢自大的言語，耳朵不聽不合禮法的音聲，身體的姿勢都要正直，不吃殘酷宰殺味道奇怪的飲食，視聽言動都要按照禮儀來節制，這種胎教的方法，把它記錄在玉片上，收藏在金

屬製作的書櫃裏。胎兒出生到了二、三歲時，就安排老師為他講解孝、仁、禮、義，並以身作則來引導學習。平民老百姓家雖然不能如此，就應該讓幼兒學會辨認大人的臉色，感受大人的喜怒，這段時期要教導他聽話，大人允許做的事才做，大人不允許的事就停止，等到長大幾歲了，就可以免除體罰。父母的內心有慈愛，外表又要保有一定的威嚴，子女自然就會升起敬畏謹慎的孝心孝行。我見到世上有些父母，不教育子女卻一味的溺愛，每每不以為然。一味的滿足孩子吃喝玩樂的欲望，任意放縱孩子的言行舉止而不加以節制，該訓誡阻止時，反而誇獎鼓勵，該訶斥責罵時，反而一笑置之不以為意，到孩子懂事時，還以為他的所作所為是理所當然。這時小孩已養成驕傲蠻橫的習慣了，才想要去糾正制

止，縱然把小孩鞭打致死，也樹立不起父母的威信，所謂愛之深責之切，過度的憤怒責罵，反而導致子女生起怨恨心，等到子女長大成年後，最終還是成為品德敗壞的人。孔子說：「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俗語說：「教導媳婦，要在她初嫁來時，教育兒女，要在嬰兒時。」這話說的實在很有道理。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病為諭，安得不

用湯藥針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訓者，可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

譯文

一般人不去教育子女，並不是想要子女去作奸犯科，只是不願意看到子女在受責罵訓斥時，沮喪憂愁的臉色，更不忍心子女在受鞭打時，所受的皮肉之痛。這時該用生病醫治的道理來作警省，生病時難道不用吃藥打針來治療就能好嗎？想想那些勤於督導教訓子女的父母，他們難道願意刻薄凌虐自己的骨肉嗎？這實在是不得已的啊！

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正；王在
湓城時，為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
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勲業。
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為
父所寵，失於教義：一言之是，遍於
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揜藏文

飾，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
竟以言語不擇，為周逖抽腸釁鼓云。

譯文

大司馬王僧辯的母親魏老夫人，秉性嚴格端正，王僧辯駐守在湓城時，已是一位統領三千官兵的將領，年齡已超過四十歲，平日的言行，稍有不順母親的意思，魏老夫人仍用棍棒體罰來教訓他，所謂玉不琢不成器，最後才成就王僧辯的豐功偉業。梁元帝時有一位學士，聰明敏慧有才能，所

以父親很寵愛他，但卻疏忽了管教；他若說了一句有道理的話，父親就到處宣揚，給認識或不認識的人聽，終年掛在嘴邊，不會忘記，得意揚揚；如果做錯了一件事，就覆藏掩飾而不糾正，期望兒子能自覺悔改。等到這個學士成年後，日益累積了粗暴傲慢的惡習氣，終究因言語不當而得罪了周逖，被處以極刑，在死後腸子被抽出，拿他的血去塗鼓祭祀。

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此不狎

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
簡之教也。或問曰：「陳亢喜聞君子
之遠其子，何謂也？」對曰：「有是
也。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詩》
有諷刺之辭，《禮》有嫌疑之戒，《
書》有悖亂之事，《春秋》有褒僻之

譏^リ，
《易》^ハ有備物之象^ニ：皆非父子之^ハ

可^{ラズ}通言^ニ，故不親授耳^ル。」

譯文

父子之間的關係要講威嚴，不可以過份的親暱而不莊重；骨肉之間的親愛，不可以簡慢沒有禮節。不拘禮節，就不能敦倫盡份父慈子孝，親暱而沒有距離，就容易放肆怠慢而沒有恭敬心。從命士以上，父子都是分室居住，這是不過份親密的方法；晚輩對長輩按摩抓癢，舒緩長輩身體上的疲憊不適，或是服務長輩整理臥具，這都是恭敬合於禮節的教育。有人問：「孔子的弟子陳亢很高興聽到老師與他的子女

保持距離，為什麼？」回答說：「這是有道理的，因為君子都不親自教授自己的兒女。《詩經》有譏諷罵人的言辭，《禮記》裏有規避嫌疑的告誡，《尚書》裏有記錄違禮作亂的事件，《春秋》有指責邪惡不正的行為，《易經》有備物致用的卦象：這些都不適合父親直接通徹來為子女講解的，所以說君子不親自教授子女。」

齊武成帝子瑯邪王，太子母弟也，生而聰慧，帝及后並篤愛之，衣服飲食，與東宮相準。帝每面稱之曰：「此

黠兒也，當有所成。」及太子即位，

王居別宮，禮數優僭，不與諸王等；

太后猶謂不足，常以為言。年十許歲

，驕恣無節，器服玩好，必擬乘輿；

常朝南殿，見典御進新冰，鈎盾獻早

李，還索不得，遂大怒，詢曰：「至

尊アヌ已有一ヌ，我ヌ何ア意セ無ヌ？「不知ウ分セ齊ク。率アヌ

皆ヒセ如此ヨク。識ア者セ多有一ヌ叔段アヌ、州吁セ之ト譏ヒ。

後アヌ嫌アヌ宰相アヌ，遂ム矯ヒ詔セ斬セ之セ，又一ヌ懼ヒ有一ヌ救ヒ，

乃ウ勒カ麾アヌ下アヌ軍士ヒロ，防ヒ守アヌ殿門カヌ；既ヒ無ヌ反ヒ心アヌ

，受アヌ勞カ而カ罷ル，後アヌ竟ヒ坐アヌ此セ幽一ヌ薨アヌ。

譯文

齊武成帝的第三個兒子琅邪王高儼，是太子高緯的同母

弟弟，他生來就聰明敏慧，武成帝和皇后都很喜歡他，對他照顧有加，不愁吃穿一應俱全，與太子沒有兩樣。武成帝常常當面誇讚他說：「這個孩子稟性聰慧，將來一定大有成就。」等到太子登位，琅邪王遷居到別的宮殿，所受的禮遇享受都很優渥，超過其他的兄弟，即使這樣，太后還常常訴說這樣的待遇不周全。琅邪王十歲時就顯出驕傲蠻橫不講理，隨心所欲我行我素的個性，吃的、用的、玩的都要求跟皇帝一樣；有一次琅邪王到南殿去朝拜，碰到典御官要進獻地窖內的新冰與鉤盾令要進獻初熟的李子給皇帝，回到府上就派人去索取，卻未能如願拿到而大發雷霆，怒罵說：「皇帝有的東西，我為什麼沒有？」從這種無知誑妄的言語，可知其所作為都不知分寸。有識之士都譏諷他與叔段、州吁沒有兩樣。後來琅邪王還假傳聖旨，斬首與他有過節的宰相，

行刑時還擔心有人會來營救，竟然下令士兵把皇帝的宮殿大門團團圍住；他本來沒有叛逆之心，經過安撫也撤兵了，最後竟因此事件被朝廷秘密處死。

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為之。趙

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
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為靈龜明鑑也。

譯文

一般人疼愛子女，很少能做到不偏心而一視同仁，從古到今，因這種私偏的心態所產生的弊病很多。聰明俊秀的孩子人見人愛，頑皮愚笨的孩子更應該要憐憫愛護。父母對兒女有偏寵的心態，看似得寵的孩子得到厚待，卻反而是害了他。共叔段之死，其實是他的母親造成的，趙王如意惹來殺

身之禍，其實是他父親促成的，劉表的宗族滅亡，袁紹的兵敗失地，這些歷史事件，就像是靈龜卦象，明鏡照物一樣，可供給後人作為借鑑。

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

俛ヒメ而不答ル。異哉ハ，此人ハ之教子也ハ！若ハ由此業ニ，自致卿相ニ，亦不願ハ汝曹ニ為之ニ。

譯文

北齊有個士大夫，曾經對我說：「我有個十七歲的兒子，熟知文書公文等工作，教他講鮮卑語、彈奏琵琶，也差不多都學會了，如果用這些才能去為王公大臣服務，一定會得到寵愛，這是很重要的事。」我當時低著頭沒有回答，非常訝異這位士大夫教育孩子的方法，如果只用外在的才能來

諂媚巴結權貴，而沒有內在的仁德修養，即使能做到宰相，我也不願意讓你們去做。

兄弟第三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
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
，此三而已矣。自茲以往，至於九族
，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為重者也
，不可不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

也^{一セ}。方^{ヒナ}其幼^コ也^{一セ}，父^{ヒナ}母^{ハハ}左^サ提^{ヒキ}右^{ミナ}挈^{ヒキ}，前^{マヘ}襟^{マヘ}後^{アト}裾^{スリ}，食^{クハ}則^{ソレバ}同^{ドウ}案^{アン}，衣^キ則^{ソレバ}傳^{デン}服^{フク}，學^{マナブ}則^{ソレバ}連^{レン}業^{ギョウ}，遊^{アソブ}則^{ソレバ}共^ニ方^{ハナ}，雖^{モトモト}有^{アル}悖^{ハイ}亂^{ラン}之^ノ人^{ヒト}，不^レ能^ズ不相^レ愛^フ也^{一セ}。及^{ヒト}其壯^{シユウ}也^{一セ}，各^{オノオノ}妻^{ウメ}其妻^{ウメ}，各^{オノオノ}子^コ其子^コ，雖^{モトモト}有^{アル}篤^{トク}厚^{コウ}之^ノ人^{ヒト}，不^レ能^ズ不^レ少^シ衰^{シユイ}也^{一セ}。娣^{テイ}姒^シ之^ノ比^ヒ兄^{ケイ}弟^{テイ}，則^{ソレバ}疏^ス薄^{ハク}矣^{一セ}；今^{イマ}使^シ

疏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
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
為旁人之所移者，免夫！

譯文

有人民以後就有夫妻，夫妻的結合是人倫的開始，有夫妻以後才有父子，有父子以後才有兄弟：這三種關係形成了一個家，一家人同屋而住關係很親密。再由此連結推廣，才有九族親戚，這都源自於這三種親屬關係，所以這三親是人倫關係中最重要的，不能不重視。兄弟，同是母親所生，雖

有不同的形體，但是氣血相通。在小時候，父母左手牽一個右手拉一個，前胸抱一個衣襖後面拉一個，兄弟同在一個桌子吃飯，哥哥穿過的衣服再傳給弟弟穿，哥哥用過的課本、作業簿，弟弟再接再著用，兄弟都同在一個地方遊玩，兄弟之間雖偶有違背情理的人，仍然互相容忍愛護。等到兄弟都長大成年了，各自娶妻生子，賺錢養家撫養兒女各忙各的，兄弟間的感情即使再忠誠篤厚，也不能避免淡薄疏遠。以妯娌和兄弟關係相比，那就更疏遠淡薄了。而今讓情感疏薄的妯娌，來影響節制兄弟間深厚淳篤的恩情，就像是方形的盒子配上圓形的蓋子，那必定是不合適的。惟有兄弟間的友愛特別深厚，才不會受到那些妯娌的影響而情感變淡薄，就能避免上面所說的情況！

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
 ，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
 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
 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
 。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
 之，則無頽毀之慮；如雀鼠之不恤，

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
僕妾之為雀鼠，妻子之為風雨，甚哉！

譯文

父母親去世了，兄弟之間更要互相愛護照顧，就如同身體和影子，聲音與回音一樣的親密不離；愛護父母給我們的身體，珍惜從父母那裡分得的血氣，除了兄弟，誰還會互相掛念愛憐呢？兄弟關係，和他人的關係更顯得特別不同，彼此期望越高反而容易產生埋怨不滿，平日就建立起深厚密切

的感情，這種不滿就容易消除。譬如一間房屋，發現了一個洞就馬上堵塞，發現了一條細縫就填補，那就不用擔心這間房子會有倒塌的危險。如果對雀鼠的危害不憂慮，對風雨的侵蝕也不防範，最後牆壁倒了，樑柱折斷了，就無法再挽救了。僕妾就好比是雀鼠的損害，妻子就好比是風雨的侵蝕，這個比喻只是相似彷彿而已，真實的危害是超過的！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群從疏薄；群從疏薄，則僮僕為仇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踏其面而蹈其

心，誰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
 有歡愛，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
 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
 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疏而不能
 親也！

譯文

兄弟之間不和睦，子姪就不互相愛護；子姪間不相愛

護，家族裏子弟輩的情感就會淡薄疏遠，進而他們的僮僕就會互相仇恨敵對。如果是這樣，那就任由陌生人來踩踏侮辱，這時候還有誰來救呢？有些人能在世間交到很多朋友而且相處融洽，卻對兄長沒有恭敬心，能夠交到這麼多的朋友卻不懂得敬重這些少數的兄長！有人能統領幾萬大軍並讓這些士兵誓死效力，卻對自己的弟弟恩寡義薄，為何能親愛關係疏遠的人，反而不能恭敬友愛關係親密的兄弟！

娣姒者，多爭之地也，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佇

日^ニ月^{ツキ}之^ノ相^{アイ}望^ミ也^ニ。況^{イハレ}以^テ行^{ユク}路^チ之^ノ人^ヲ，處^ニ多^ク
 爭^カ之^ノ地^ニ，能^レ無^ク間^{マヒ}者^ヲ，鮮^セ矣^ニ。所以^レ然^ル者^ヲ
 ，以^テ其^ノ當^{タリ}公^{コウ}務^ム而^{シテ}執^シ私^シ情^ニ，處^ニ重^ク責^ヲ而^{シテ}懷^ク
 薄^ク義^ヲ也^ニ；若^シ能^レ恕^ス己^ノ而^{シテ}行^フ，換^ヘ子^ヲ而^{シテ}撫^ス，
 則^レ此^ノ患^ヲ不^レ生^ス矣^ニ。

譯文

妯娌之間最常發生爭執糾紛。即使是親姐妹成為妯娌住

在一起也會有摩擦，還不如讓他們各嫁他方，這樣他們就會因彼此長久分離兩地，感嘆時間飛逝而互相思念，仰望日期盼相聚見面的日子。妯娌原本就是不認識的陌生人，處在糾紛爭執的環境裡，能不生嫌隙的實在太少了。而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在家庭中處理公務時還夾雜自私自利，擔負家庭重要的職務卻還掛念自己小小的私利。妯娌之間若能拓開心量將心比心，以仁愛之心將對方的孩子當成自己的孩子一樣撫育，那麼妯娌之間不和的事情就不會發生了。

人之事兄，不可同於事父，何怨愛弟
不及愛子乎？是反照而不明也。沛國

劉璡，嘗與兄璵連棟隔壁，璵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答；璵怪問之，乃曰：「向來未著衣帽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矣。

譯文

有的人不以奉事父親的態度同樣的來敬事兄長，那又何必埋怨兄長愛護自己不如愛護他自家的兒女呢？由此來反省就知道自己欠缺明智之舉。劉璡住在沛國這個地方，與哥哥

劉瓛同住在一牆之隔的房屋裏，有一次哥哥劉瓛呼叫弟弟劉璡好幾聲，都沒有人答應，過了這一會兒才出聲應答，劉瓛感到奇怪就問弟弟劉璡原因，劉璡回答說：「剛才還沒有穿戴整齊衣服和帽子。」若以這種恭敬的態度來侍奉兄長，就不用擔憂兄長愛護弟弟不如他自家的子女了。

江陵王玄紹，弟孝英、子敏，兄弟三人，特相友愛，所得甘旨新異，非共聚食，必不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

不足者。及西臺陷沒，玄紹以形體魁
梧，為兵所圍，二弟爭共抱持，各求
代死，終不得解，遂并命爾。

譯文

江陵人王玄紹與弟弟孝英、子敏三兄弟感情特別友愛親密，誰有美味新奇的食物，一定要三個人一起享用，不會有人先獨自品嚐，兄弟三人互相勸勉真誠相待，和樂融融，見了面總覺得替對方做的還不夠。直到江陵淪陷時哥哥因身材魁梧，被敵兵包圍，兩個弟弟爭著抱住哥哥，請求允許自

已代替哥哥死，最後仍未能逃過此災難，兄弟三人一起被殺害。

後娶第四

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以賢
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間
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
：「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
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

子不如華、元。』並終身不娶，此等
 足以為戒。其後，假繼慘虐孤遺，離
 間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慎
 之哉！慎之哉！

譯文

吉甫是一位賢明的父親，伯奇則是孝順的兒子，父親以身作則來引導教誨兒子，就產生了父慈子孝的美德，但是由於吉甫的後妻從中挑撥陷害，父親竟然把伯奇趕出家門。

曾參的妻子死後，就對兒子說：「我的德行比不上吉甫賢明，你也不如伯奇孝順。」王駿在喪妻後，也對那些勸他再娶的人說：「我的德行不如曾參，我的兒子也不如曾華、曾元。」兩者都終身沒有再娶。這些事例都足以讓我們引以為鑑。其後，常有後母殘酷的虐待前妻的兒女，挑撥陷害親生父子間的感情，讓人悲痛欲絕的事例多得數不清。因此對於續絃這件事要非常謹慎！要非常謹慎啊！

江左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
終家事；疥癬蚊虻，或未能免，限以

大分，故稀鬥鬪之恥。河北鄙於側出，
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於三
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
前婦之兄，衣服飲食，爰及婚宦，至
於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為常。身歿之
後，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

母ハハ為ナリ妾メケ，弟ケイ黜シ兄ケイ為ナリ傭ヨウ，播ハク揚ヤウ先セン人ニ之ノ辭ジ
 迹シ，暴タラシ露ロ祖ソ考コ之ノ長チヤウ短タン，以ユ求ス直チキ己キ者ノ，
 往キヤウ往キヤウ而ニ有ル。悲ヒ夫フ！自ハ古コ奸ケン臣シ佞ネイ妾メケ，以ユ
 一ヒト言ゴン陷テン人ニ者ノ眾シュウ矣ヤ！況キヤウ夫フ婦フ之ノ義ギ，曉キヤウ夕シヤウ
 移シ之ヲ，婢ヘイ僕ボク求ス容ヨウ，助シュ相サウ說セツ引イン，積シキ年ネン累レイ
 月ゲツ，安ヤウ有ユ孝キヤウ子シ乎ヤ？此コノ不フ可カ不フ畏イ。

譯文

江東一帶的人不會忌諱婢妾所生的子女，正妻過世後都由侍妾來主管家事。家庭內仍然避免不了一些小糾紛的發生，但礙於婢妾這個名份的限制，正室的兒女與婢妾的子女很少發生爭鬥這種羞恥的事情。河北一帶的人卻看不起婢妾所生的孩子，他們沒有平等的社會地位來參與家庭或社會事務，所以在正妻死後就有續絃的風俗，甚至重娶三四次，常有後母年齡比前妻的兒子還小。從衣服飲食的待遇到婚嫁做官，後母的孩子和前妻生的孩子，都有平庸貴賤的階級差別，以當地的習俗來說，這是很正常的。當父親過世後，就常見家庭成員對簿公堂，在鄰里之間互相叫囂辱罵對方，前妻的兒女，恥笑後母只是個婢女，後妻之子，則貶低前妻的兒女也不過是一介傭僕，彼此鬧得雞犬不寧、家醜外揚，到

處宣揚亡父說過的話、做過的事等等的隱私，甚至於暴露祖先的長短是非，只是為了證明自己有理以博取別人的認同，這些事例常常發生在那些後娶的家庭裡。可悲啊！自古以來，那些奸臣佞妾用一句話就能陷害別人的事情太多了，何況夫妻同處一室的情義，輕而易舉就可以改變丈夫的心意，何況婢僕為了討主人歡心，諂媚勸說引誘，長年累月下來，家門那會出孝子呢？這不能不讓人生畏懼心。

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夫之孤，後妻
必虐前妻之子；非唯婦人懷嫉妒之情

，丈夫有沈惑之僻，亦事勢使之然也。
 。前夫之孤，不敢與我子爭家，提攜
 鞠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
 ，每居己生之上，宦學婚嫁，莫不為
 防焉，故虐之。異姓寵則父母被怨，
 繼親虐則兄弟為仇，家有此者，皆門

戸之禍也。

譯文

就一般人的習慣來說，繼父大多會寵愛前夫的孤兒，後母大都會虐待前妻的孩子；這並不是說婦女才有妒忌的習性，丈夫則沉迷於寵愛的偏見中，實際上，這是事態發展自然促成的。前夫的孩子，清楚自己的本份不敢爭奪家業，繼父從小照顧養育，隨著時間的累積產生了憐憫，自然寵愛；前妻的孩子，地位待遇都在自己孩子之上，無論學業、事業、婚姻、嫁娶，就事事私偏小心提防，所以產生虐待。父母寵愛異姓的孩子就遭受自己兒女的埋怨，繼母虐待前妻之孩子則促使兄弟反目成仇，家庭裡如果發生這類的事情，都

是家門不幸，必將招來災禍。

《後漢書》曰：「安帝時，汝南薛包

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

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

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

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

之^出，乃廬^カ於^ル里門^カ，昏晨^ハ不廢^セ。積歲^ヒ餘^ム
 ，父母^フ慚^ム而還^ル之^出。後行^ハ六年^ニ服^ム，喪過^ム
 乎哀^ハ。既而^ハ弟子^カ求^ム分財^ニ異居^ハ，包不能^セ
 止^セ，乃中^ニ分其財^ニ：奴婢^カ引其老者^ニ，曰^セ
 ：『與我共事^ニ久^ク，若不能^セ使也^ニ。』田^カ
 廬^カ取其荒頓者^ニ，曰^セ：『吾少時^ニ所理^ル，

意^一所戀^{ムセ}也^{カマ}。』器物^ク取其朽敗^ク者^{ムセ}，曰^{口セ}：

『我素^ス所服^{ムセ}食^{ムセ}，身口^{カラ}所安^{カマ}也^{一セ}。』弟子^{カニ}

數破^{アセ}其產^{タセ}，還復^{イマフ}賑給^{ヒタフ}。建光^{ヒツミツ}中^{ヒツミツ}，公車^{コウシャ}

特徵^{トクシユ}，至拜侍^セ中^{ウケ}。包性^{ウケ}恬虛^{テンコ}，稱疾^{イフ}不^ク

起^ク，以死^シ自乞^{ミカ}。有詔^{ウケ}賜告歸^{ミタマヘ}也^{一セ}。』

譯文

《後漢書》記載說：「漢安帝期間，汝南有一個人叫薛包字孟嘗，他勤奮好學、為人老實忠厚，他的母親已經去世了，薛包因十分孝順而聞名鄉里。在他父親娶了後母後，卻逐漸討厭薛包，要把他趕出家門，薛包每天痛哭不願意離開，所以父親就用棍棒痛打他，逼不得已就在家門邊搭了一間草廬棲身，每天早上仍然回家打掃清潔房間，父親很生氣，又把他趕走，薛包又在里門外搭了間草廬暫時居住，每天早晚仍不間斷的向父母請安，就這樣過了一年多，終於感動了父母，父母覺得慚愧讓薛包搬回來住。在他父母去世後，薛包守喪六年，超過守喪三年的禮節。不久弟弟就要求分家，薛包勸止無效，就把家產平均分配，並且主動分取那些年老體弱的奴婢，說：『他們與我相處的時間很長，你使

喚不了他們。』把那些荒蕪破損的田地房屋也分給自己，說：『這些都是我小時候曾經整理耕種過的，我對它們有感情。』又拿了一些破舊的器皿物品，說：『這是我平常所用，已經習慣了。』分家之後，弟弟一次次用光自己所分的家產，薛包卻每每周濟弟弟。建光年中，朝廷公車署徵召他為侍中。薛包天性淡泊名利，向皇上聲稱自己得了重病無法起床，不久於世，請求回家養病，皇帝只得下詔書優准他保留官銜回家養病。」

治家第五

夫風化者，自上而下行於下者也，自先而施於後者也。是以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夫不義則婦不順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義而婦陵，則天之兇民，乃刑戮之所攝

，非訓導之所移也。

譯文

有關教育感化這件事，都是上位者以身作則成為下位者的榜樣，前人來教誨影響後人的，因此父母如果不慈愛，子女就不孝順，哥哥不友愛，弟弟就不恭敬，丈夫沒有情義，妻子就不和順。相反的，父母如果慈愛而子女叛逆，哥哥友愛而弟弟傲慢，丈夫有情有義而妻子則氣勢凌人，這就是惡習氣較重的人，就必須用法律刑罰來威攝他們，暫時無法用教育來感化改變他們。

答怒廢於家，則豎子之過立見；刑罰

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治家之寬猛，亦猶國焉。

譯文

家庭內如果廢除了體罰，那麼孩子的過失馬上就會出現；如果刑罰不適當，寬嚴無度，那麼百姓就無可適從。治理國家與家庭的寬嚴標準，都是相同的。

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又云：「如有周公

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已。」然則可儉而不可吝已。儉者，
省約為禮之謂也；吝者，窮急不恤之
謂也。今有施則奢，儉則吝；如能施
而不奢，儉而不吝，可矣。

譯文

孔子說：「奢侈則不恭順，節儉則顯得鄙陋；與其不恭順，則寧可鄙陋。」又說：「如果有人具有周公那樣美好的才能，卻是驕傲又吝嗇，其餘的就不足道了。」這麼說就應該要節儉不要吝嗇了。節省簡約合乎禮法就是節儉；對於窮苦急難的人也不周濟就是吝嗇。如今會布施的人卻流於奢侈，節儉的人卻顯得小器；假使自己能不貪圖享受而奢侈浪費，對別人又能仁愛布施不吝嗇，就可以了。

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
蔬果之蓄，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

，埤圈之所生。爰及棟宇器械，樵蘇
 脂燭，莫非種殖之物也。至能守其業
 者，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但家無鹽
 井耳。今北土風俗，率能躬儉節用，
 以贍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

譯文

人民生存的根本，是靠著播種收割農物來獲取食物，種植桑麻紡織而得到衣服。蔬菜水果之積蓄是菜圃果園所出產；雞肉豬肉這些肉品，來自於雞場豬圈所飼養。至於建材器械、五金用品，燃煤、蠟燭等，沒有一樣不是種植、養殖的產物。那些人能夠守住正業而勞動，不用出門，日常生活所需大都能自給自足，只欠缺一口產鹽的井而已。現在北方的民俗風情，大都還能做到節省儉約來保障衣食無缺；而江南一帶較有奢侈浪費的風尚，勤儉持家的美德就比不上北方一帶的人。

世間名士，但務寬仁；至於飲食餉饋

，僮僕減損，施惠然諾，妻子節量，
狎侮賓客，侵耗鄉黨：此亦為家之巨
蠹矣。

譯文

世間有一等知名人士，治家只知一味的寬厚仁慈但卻欠缺智慧，以至於日常飲食餽贈親友的禮品，僕人常常從中偷工減料，中飽私囊，已經答應要救濟別人的物資，妻妾卻常常短少數量，以至於輕視侮辱了賓客，侵吞了鄉里百姓的救濟物資：這也是治家的一大禍害。

齊吏部侍郎房文烈，未嘗嗔怒，經霖
 雨絕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
 許日，方復擒之。房徐曰：「舉家無
 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嘗寄人
 宅，奴婢徹屋為薪略盡，聞之顰蹙，
 卒無一言。

譯文

房文烈是齊朝的吏部侍郎，與人相處從不發脾氣，有一次連下了好幾天的雨，家中就斷糧了，房文烈就派了一位婢女去買米，婢女趁這個機會就逃跑了，大約過了三、四天才找到，只見房文烈緩慢的問婢女說：「全家都沒飯吃了，妳跑到那裏去了？」竟然沒有用棍棒責打她。又有一次房文烈把房子借給別人居住，他的僕人竟然拆房子當材燒，幾乎快燒完了，房文烈知道了這件事，也只皺了皺眉頭，沒說一句話。

裴子野有疏親故屬飢寒不能自濟者，

皆收養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
 石米為薄粥，僅得遍焉，躬自同之，
 常無厭色。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
 ，家童八百，誓滿一千；朝夕每人肴
 膳，以十五錢為率，遇有客旅，更無
 以兼。後坐事伏法，籍其家產，麻鞋

一屋，弊衣數庫，其餘財寶，不可勝
 言。南陽有人，為生奧博，性殊儉吝
 ，冬至後女婿謁之，乃設一銅甌酒，
 數臠獐肉；婿恨其單率，一舉盡之。
 主人愕然，俯仰命益，如此者再；退
 而責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常貧

○
「及其死後，諸子爭財，兄遂殺弟

譯文

裴子野這個人，對於遠親或是舊部屬處於飢寒交迫無力自救的時候，他都收養救濟他們；而他的家境一向清貧，時常遇到水旱的災害，便會用二石米煮成稀薄的粥，只夠每人都喝一點，他自己也跟大家一起喝粥，臉上從沒有埋怨厭煩的臉色。鄴城有一位將軍，貪求無厭，家中有童僕八百人了，他還發誓要湊齊一千人；家裡每人每天的伙食費用，以十五錢為標準，遇到客人來拜訪時，也不增加費用。後來他

犯罪被抓，朝廷派人沒收充公他的家產時，發現他囤積了一整屋的麻鞋，裝滿了好幾個倉庫的舊衣服，其餘的財寶多得數不清。南陽有一個人，家財萬貫積累豐厚，但是秉性節儉吝嗇。冬至後的某一天，他的女婿來拜訪，他只準備了一小壺的酒和幾片薄小的獐子肉來招待，女婿看到了非常生氣岳父的吝嗇小氣，一下子就把酒肉吃光了，岳父感到驚訝，卻又應付性的命令僕人添加酒菜，這樣又再添了一次。退席後就去責罵他的女兒說：「你的丈夫愛喝酒，所以才一生貧窮。」在他死後，他的兒子們互相爭奪財產，以至於哥哥竟然殺了弟弟。

婦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

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
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
助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

譯文

婦女操持家務，只要將酒食衣服等事項合於禮節就好，不可以讓她們干預國政，也不可以讓她們來主管家政；具有聰明才幹、通達古今的婦女，應當要輔佐自己的丈夫，以彌

補丈夫不足之處，不應當像母雞代替公雞報曉強勢的凌駕於丈夫之上，這樣會招來災禍。

婦人之性，率寵子婿而虐兒婦。寵婿

，則兄弟之怨生焉；虐婦，則姊妹之

讒行焉。然則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

家者，母實為之。至有諺云：「落索

阿姑餐。」此其相報也。家之常弊，

可不戒哉！
カゼ ウメ ヒーセ アカ

譯文

一般的婦女大都會寵愛女婿，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歡喜，但卻會虐待媳婦。偏寵女婿，就引起兒子的怨恨；虐待媳婦，女兒則有機會添油加醋挑撥離間。女人不論是嫁出或被娶入都會得罪家人，這實在是母親造成的。俗話說：「婆婆吃飯的時候都是冷冷清清的一個人。」這是如是因如是果的因果報應。這是家庭中常常出現的弊端，能夠不引以為戒嗎？

婚姻素對，靖侯成規。近世嫁娶，遂
カメラ ーラ ムメ カメ、 ヒーハ フス シム、 チメ、 ヒーハ フハ ヒーハ、 クム、 カメ、

有賣女納財，買婦輸絹，比量父祖，
 計較錙銖，責多還少，市井無異。或
 猥婿在門，或傲婦擅室，貪榮求利，
 反招羞恥，可不慎歟！

譯文

家族中男婚女嫁所選擇的對象主要是以家世清白、人品端正為重點，這是先祖靖侯所立下來的規矩。近代的嫁娶，竟然是金錢買賣，假婚姻之名，實真賣女兒，來賺取錢財；

並用聘禮來買媳婦，計較祖父輩的權勢地位，斤斤計較財產多少，要求別人的多，自己卻盤算如何少拿出一點，這跟商人在商場互相叫賣有什麼不一樣。結果招來了庸俗淺薄、品行不良的女婿，娶進了蠻橫強勢的媳婦來持家，實因貪求榮華富貴，追求名利，所招感來的家門恥辱，對於嫁娶這件事不能不謹慎啊！

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
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
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

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
 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
 部帙，多為童幼婢妾之所點污，風雨
 蟲鼠之所毀傷，實為累德。吾每讀聖
 人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
 《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

用也。<sup>ロ、
一セ</sup>

吾家巫覡禱請，絕於言議；符書章醮<sup>ク、
一セ</sup>

亦無祈焉，並汝曹所見也。勿為妖妄<sup>一、
ク、
一マ
フ、
ロ、
ロ、
ロ、
ク、
一セ</sup>

之費。<sup>一、
ロ、
一セ</sup>

譯文

向別人借書應當要珍惜愛護，借來時發現書本已有損壞破損，應該要修補整理，這也是一個讀書人修身處世的準則之一。江祿是濟陽人，碰到了急事，雖然讀書尚未結束，也

一定把書本收拾捲好，然後才離開，所以他的書籍沒有一本損壞的，別人也不討厭他來求借書籍。有人把書本亂七八糟的堆滿在書桌上，這些散亂的書本與書套，往往被僕人或小孩弄髒，或是被風雨浸溼而毀壞，被老鼠蛀蟲啃咬而破損，這實在是缺乏道德的事。我每次讀聖人的經書，聖人如在面前教誨，必以真誠恭敬嚴肅以對。舊紙張內記載有《五經》的義理或是聖賢人姓名，決定不敢把它用在擦拭髒污、覆瓶、黏貼等其它用途上。

請巫婆和乩童來家裡作法問卜，乞求消災賜福這一類的事，從來沒有人敢提起；也不請道士設壇場畫符咒祈求降福除災，這是你們親眼所見的。切勿把錢花費在怪異荒誕不實的事上。

風操第六

吾觀《禮經》，聖人之教：箕帚匕箸

，咳唾唯諾，執燭沃盥，皆有節文，

亦為至矣。但既殘缺，非復全書；其

有所不載，及世事變改者，學達君子

，自為節度，相承行之，故世號士大

夫風操。而家門頗有不同，所見互稱
長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昔在江
南，目能視而見之，耳能聽而聞之；
蓬生麻中，不勞翰墨。汝曹生於戎馬
之間，視聽之所不曉，故聊記錄，以
傳示子孫。

譯文

我看《禮經》上聖人的教誨，無微不至充滿仁愛之心，教導我們在處世待人接物的原則，是念念都能為別人著想，把別人抬高，自己的身段則放低，充滿謙卑、恭敬心；如為長輩清掃穢物時，要用掃帚遮住畚箕，掃的時候一手拿帚掃地，另一手則舉起衣袖遮住掃帚，謹慎的邊掃邊退，這樣就不會使灰塵飛揚，染汙到長輩。撮聚垃圾時，要使畚箕朝向自己，這是使用掃帚畚箕的禮節；吃黍飯不要用筷子，但也并不是直接用手抓，食飯必得用匙，筷子是專門用來挾菜的，不能混用，這是選擇湯匙或筷子的禮節；在長輩面前言行舉止端莊，不敢嚏咳、打哈欠、跛倚、斜眼、吐口水等等輕佻不敬的行為；父母親或老師呼喚時，不可只用「諾」來答應，「諾」顯得緩慢驕傲，應該用「唯」來回答，「唯」是

快速、顯得恭敬從命，這時同時要起立，以表真誠恭敬，這是應答的禮節；主人夜晚宴請客人，需一手拿火把照明，另一手則需拿未點燃的火把，以表自己熱情好客仍未疲倦，這是執燭的禮儀；為父母進水授巾洗手的禮儀；方方面面都有規範，記載的非常詳細明確。但此經書已有殘缺，不是完善之本；有些規範在書上已看不到，有些則因應時代背景的變遷需做調整，而學問通達的君子，自己訂定禮儀規範，並且互相承傳落實，稱為士大夫的風度節操。但每個家庭背景不同，個個見解也就不同，總是往修身養性的路途走去。以前我在江南的時候，對於禮法儀規耳濡目染，深受影響；就好像是蓬草生長在麻中，不用依靠繩墨也能長得很直。你們生長在戰亂的時代，國家社會動盪不安，當然看不到也聽不到這些禮儀，現在我把它記錄下來，世世代代傳承下去。

《禮》曰：「見似目瞿，聞名心瞿。」

「有所感觸，惻愴心眼；若在從容平

常之地，幸須申其情耳。必不可避，

亦當忍之；猶如伯叔兄弟，酷類先人

，可得終身腸斷，與之絕耶？又：「

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君所無私諱。」

— 益知聞名，須有消息，不必期於顛

沛而走也。梁世謝舉，甚有聲譽，聞

諱必哭，為世所譏。又有臧逢世，臧

嚴之子也，篤學修行，不墜門風；孝

元經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縣民

庶，競修箋書，朝夕輻輳，几案盈積

，書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涕，
不省取記，多廢公事，物情怨駭，竟
以不辦而還。此並過事也。

譯文

《禮記》說：「看見和已故父母親相似的長相面貌，聽到與已故父母親相同的名字，都會怦然心驚。」這是自然的感觸，自然引發內心深處的哀傷，若在平常閒餘環境許可下，就可以把哀痛的情緒表達出來，若是環境不許可，會影響他人也應該克制忍耐；就好像是伯父、叔叔、兄弟姐妹的

長相很像去世的父母，難道怕觸景生情而難過，一生都不跟他們往來嗎？又說：「作文章時不避諱，在宗廟祭祀祝辭時不避諱，在國君面前也不避諱。」由此可知，在聽到先人的名字時，應該要有所斟酌應對的禮節，不一定都是驚恐迴避。梁朝的謝舉是一位非常有聲譽的人，但是聽到去世父母的名字就放聲大哭不能控制，常被當時的人譏笑。另有一人是臧嚴的兒子叫臧逢世，很有修養也非常好學，不敗壞門風；梁元帝時任江州刺史，派遣他到江州督察公務，地方百姓都給他寫信建言，信函如雪片般紛紛而至，堆滿整個案桌，凡是信函中提到「嚴寒」字樣的，臧逢世就對著字樣流淚，無心再閱讀這些信件而耽誤了公務，因此百姓對他不滿而抱怨，終於因辦事不力而被朝廷召回。這都是過度避諱處理不當的例子。

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兒曰鯉，止在

其身，自可無禁。至若衛侯、魏公子

、楚太子，皆名蟣虱；長卿名犬子，

王修名狗子，上有連及，理未為通，

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土多有名

兒為驢駒、豚子者，使其自稱及兄弟

所名，亦何忍哉？前漢有尹翁歸，後漢有鄭翁歸，梁家亦有孔翁歸，又有顧翁寵；晉代有許思妣、孟少孤，如此名字，幸當避之。

譯文

周公為兒子取名為伯禽，孔子給兒子取名為鯉，這些名字只限於他們自身，所以沒有什麼禁忌。另有衛侯、魏公子、楚太子名字都叫做蟣蟲；司馬相如的名字叫犬子，王修

的名字叫狗子，這都有牽連父母之疑，在道理上說不通，古人習慣這麼稱呼，現代人卻把它當作笑話。北方地區的人給兒子取名為驢駒、小豬，方便自己或兄弟來稱呼，對親人怎麼忍心這樣稱呼呢？前漢有人名叫尹翁歸，後漢有人叫鄭翁歸，梁家也有人叫孔翁歸，又有叫顧翁寵；晉朝有人名叫許思妣、孟少孤，諸如此類的命名，都應當要避免。

今人避諱，更急於古。凡名子者，當
為孫地。吾親識中有諱襄、諱友、諱
同、諱清、諱和、諱禹，交疏造次，

一座百犯，聞者辛苦，無慘賴焉。

譯文

現代人的避諱比古人更嚴苛，凡是給子女取名字，都要為後代子孫著想留點餘地。我所認識的親戚朋友中，有人避諱裏字、諱友字、諱同字、諱清字、諱和字、諱禹字，在聚會的時候，交往比較疏遠的人，往往在倉促之間冒犯到彼此的忌諱而顯得尷尬，不僅聽到的人感到哀傷，其他的人也無可奈何不知所適。

昔劉文饒不忍罵奴為畜產，今世愚人

遂以相戲，或有指名為豚犢者：有識
傍觀，猶欲掩耳，況當之者乎？

譯文

從前劉文饒不忍心自家的僕人被罵為畜牲，現代的人卻愚蠢的以這種字眼互相戲罵開玩笑，還有人當面罵人小豬小牛的：旁觀者聽到都想把耳朵遮住，何況是當事者情何以堪呢？

近在議曹，共平章百官秩祿，有一顯

貴，當世名臣，意嫌所議過厚。齊朝
 有一兩士族文學之人，謂此貴曰：「
 今日天下大同，須為百代典式，豈得
 尚作關中舊意？明公定是陶朱公大兒
 耳！」彼此歡笑，不以為嫌。

譯文

最近我在人事局參與商討各級官員的薪資標準，其中有

一位達官顯貴，他認為這套標準太過優渥了。其中有一兩位齊朝士族的文學侍從就對這位顯貴說：「現在天下已經統一了，我們應該要為下一代樹立典範，怎麼還能沿用未統一前的舊制呢？明公您如此小器，一定是陶朱公的大兒子轉世吧！」大家一笑置之，彼此也沒有因此而嫌隙。

凡與人言，稱彼祖父母、世父母、父
母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母已下
，則加賢字，尊卑之差也。王羲之書

，稱彼之母與自稱己母同，不云尊字
，今所非也。

譯文

凡與人交談稱對方的祖父母、伯父母、父母、姑母，都要冠上「尊」字；稱叔父母以下則冠上「賢」字，以示長幼尊卑的差異。王羲之在書信中，稱呼對方的母親與自己的母親一樣，沒有加「尊」字，現在的人認為這是不對的。

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

祖。江南風俗，自茲已往，高秩者，
通呼為尊，同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
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河北
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為從伯從叔
。梁武帝嘗問一中土人曰：「卿北人
，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

疏，不忍言族耳。」當時雖為敏對，

於禮未通。

譯文

同宗的親屬輩份有伯叔父、父親的堂伯叔父、祖父的堂伯叔父。江南的風俗，從這往上數，官職高的都冠上「尊」字，同宗而且輩份相同，就算已經過了一百代都稱兄弟；若是對別人都稱為族人。雖已隔了二三十代，河北的讀書人仍稱呼為堂伯堂叔。梁武帝曾經問一位中原人夏侯亶說：「您從北方來，為什麼不知道宗族親屬的稱呼？」夏侯亶回答說：「骨肉血親之間容易疏遠，所以不忍心稱宗族。」這雖

是一種機警的回答，但是在禮俗上卻是說不過去。

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

諱之，字乃可以為孫氏。孔子弟子記

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嘗字高

祖為季；至漢爰種，字其叔父曰絲；

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為君房；江南

至^上今^上不^上諱^上字^上也^上。河^上北^上士^上人^上全^上不^上辨^上之^上，
 名^上亦^上呼^上為^上字^上，字^上固^上呼^上為^上字^上。尚^上書^上王^上元^上
 景^上兄^上弟^上，皆^上號^上名^上人^上，其^上父^上名^上云^上，字^上羅^上
 漢^上，一^上皆^上諱^上之^上，其^上餘^上不^上足^上怪^上也^上。

譯文

古代，名用來表明自身，字用來表這個人的道德操守，
 人去世後就要避諱稱呼他的名，但是字可以成為子孫的氏。
 孔子的弟子記錄老師的言行時都稱呼仲尼；呂后在貧賤時

曾經稱呼高祖為季；漢朝的爰種也稱呼他的叔父為絲；王丹與侯霸的兒子交談時也稱呼侯霸為君房；到現在江南這個地區，仍然不避諱稱呼字。而河北的讀書人都沒有分別，名也可以稱為字，字就稱為字。尚書王元景兄弟都是有名望的人，他們的父親名雲字羅漢，在父親去世後，名和字都避諱，其他的人名和字都避諱那也不足為奇。

《禮經》：父之遺書，母之杯圈，感

其手口之澤，不忍讀用。政為常所講

習，雖校繕寫，及偏加服用，有迹可

思者耳。若尋常墳典，為生什物，安
可悉廢之乎？既不讀用，無容散逸，
惟當緘保，以留後世耳。

譯文

《禮經》上記載：父親遺留下來的書籍，母親使用過的茶杯，因感受到父母的手和口的溫澤，所以不忍心去閱讀或使用它。正因為這些都是他們生前用來講習、校對、寫作以及特別熟悉偏愛的物品，上面都有父母遺留的痕跡容易引起哀思。若是平常所用的書籍、常用的日常物品，怎能都廢棄

不用呢？既然父母的遺物都不再閱讀使用了，也應該不能讓它們亡佚而失傳，應該要保護封存以留傳給後代。

《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

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

眾務耳。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

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妨言笑，盛

營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密戚
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

！

譯文

《禮經》記載：「父母的忌日不能飲酒作樂。」這正是感念思慕父母無盡的恩德，鬱鬱寡歡、悶悶不樂，在這個日子裡不接待賓客，不處理繁複的事物。如果是真的悲傷而獨處，何必須把自己局限在深宅中？世間人把自己深藏在房室內，依然可以談天說笑，享受精緻美味的素食；一旦有緊急

的事情發生，親朋好友也來拜訪，自認為沒有相見的理由：這種人大概不懂得儀式是恭敬心的流現，這才是禮的真實義。

劉縉、緩、綏，兄弟並為名器，其父

名昭，一生不為照字，惟依《爾雅》

火旁作召耳。然凡文與正諱相犯，當

自可避；其有同音異字，不可悉然。

劉^{カニ}字^ハ之下^ト，即^{クニ}有^ニ昭^シ音^ム。呂^カ尚^シ之^ハ兒^ル，如^{ヨク}

不^ウ為^ス上^ノ；趙^シ壹^ハ之^ハ子^コ，儻^チ不^ウ作^ス一^ハ：便^ウ是^ハ

下^ト筆^ハ即^{クニ}妨^ハ，是^ハ書^ハ皆^ハ觸^ハ也^セ。

譯文

劉縉、劉緩、劉綏兄弟，同是當代知名人士，他們的父親名叫劉昭，兄弟一生當中都不寫照，只有依照《爾雅》用「火」部首加上「召」為「炤」來使用。然而文字相同與正名相犯，自應該要避諱；如果字不同但讀音相同，就不必完全避諱。劉字的下半部是釗，與昭音相同。呂尚的兒子如果

不能寫上；趙壹的兒子如果不能寫一：那便是一下手就是妨礙，一寫字就犯諱了。

嘗有甲設讌席，請乙為賓；而旦於公

庭見乙之子，問之曰：「尊侯早晚顧

宅？」乙子稱其父已往，時以為笑。

如此比例，觸類慎之，不可陷於輕脫

○

譯文

曾經有某甲擺設了宴席邀請某乙為賓客；早上在官署碰巧遇到某乙的兒子，於是就問某乙的兒子說：「令尊什麼時候可以光臨寒舍？」某乙的兒子隨意就回答說：「我父親已經去了。」在當時被拿來當笑話，像這種相類似的事例，都要以恭敬謹慎的態度去面對，不能輕佻不經心。

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為製新衣，盥
 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
 針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

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
愚智，名之為試兒。親表聚集，致宴
享焉。自茲已後，二親若在，每至此
日，嘗有酒食之事耳。無教之徒，雖
已孤露，其日皆為供頓，酣暢聲樂，
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時，每

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

修容薨歿之後，此事亦絕。

譯文

在江南的風俗，小孩生下來滿周歲了，要給小孩縫製新衣，洗澡潔身後要穿新衣戴新帽，刻意的打扮一番，男孩要準備弓、箭、紙、筆，女孩則要準備剪刀、量尺、針線，再加上一些食品、飲料、珍寶、玩具等物，把它放在小孩面前，仔細觀察小孩用手抓取什麼物品，用來勘驗小孩長大後是貪心或是廉潔，是愚笨還是聰明，這種風俗稱之為試兒。這一天要設宴招待所有的親戚朋友。從此以後，如父母親還

在世，在這一天都要擺設宴席招待親友以示慶祝。而那些沒有接受教化的人，父親已經過世了，仍然設宴待客，吃喝玩樂一番，不知道應該感恩孺慕之情而哀傷。梁朝孝元帝在年輕的時候，每到八月六日生日這一天，都會茹素講經；自從母親阮修容過世後，這件事就不再舉辦了。

四海之人，結為兄弟，亦何容易。必
有志均義敵，令終如始者，方可議之
。一爾之後，命子拜伏，呼為丈人，

申父友之敬；身事彼親，亦宜加禮。
比見北人，甚輕此節，行路相逢，便
定昆季，望年觀貌，不擇是非，至有
結父為兄，託子為弟者。

譯文

與天下四海沒有血緣的人結拜兄弟，這不是容易的事情。必須要志趣相投而且徹始徹終沒有變節，這樣才可以考慮議論。一旦與人結拜為兄弟，要讓自己的兒女向結拜兄弟

恭敬下拜，稱呼丈人，以表達對父親朋友真誠的敬意；本身對結拜兄弟的父母親，也應該以恭敬心來奉事。我常見到一些北方人，對這方面就很隨便輕率，兩個陌生人，偶然見面聊天，感覺說話投機非常有緣，就可以結拜為兄弟，問問年齡看看外貌，也不重視對方的道德修養，是否志同道合，甚至於將父輩結交為兄長的，以子輩結交為弟弟這種混亂倫常的行為出來。

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者七十餘

人。晉文公以沐辭豎頭須，致有圖反
 之誚。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
 家，閹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
 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為恥。黃門侍郎
 裴之禮，號善為士大夫，有如此輩，
 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

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

主無別也。

譯文

從前，周公非常敬重賢人，曾經在洗頭時三度握著溼髮，或是吃飯時三次將口中的食物吐出，來接待天下的平民賢士，一天當中曾經接待過七十多人。晉文公曾經以沐浴為由拒絕接見小臣頭須的求見，才有洗頭心倒，意圖相反的譏諷。敬謹接待來訪的賓客，不會讓賓客在門外稍作停留，這是古人所重視的。沒有教化的家庭，家裡守門的僕人沒有禮節，常以主人正在睡覺、吃飯如被打擾會生氣為理由，不給

通報拒絕客人，這在江南是很可恥的事。黃門侍郎裴之禮平日就非常好客，被稱人之楷模的士大夫，如果他的家中有不禮敬賓客的人，他則會在客人面前責打犯錯的人，因此他的門下、家僕在接待客人的時候，應對進退端莊敬謹，方方面面無不周全，與服侍主人沒有兩樣。

慕賢第七

古人云：「千載一聖，猶旦暮也；五

百年一賢，猶比膊也。」言聖賢之難

得，疏闊如此。儻遭不世明達君子，

安可不攀附景仰之乎？吾生於亂世，

長於戎馬，流離播越，聞見已多；所

值名賢，未嘗不心醉魂迷向慕之也。

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與款狎，薰

漬陶染，言笑舉動，無心於學，潛移

暗化，自然似之；何況操履藝能，較

明易習者也？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

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如

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墨子悲於
染絲，是之謂矣。君子必慎交遊焉。
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顏、閔
之徒，何可世得！但優於我，便足貴
之。

譯文

古人說：「一千年能出一位聖人，也就像從早到晚那麼

快了；五百年出一位賢士，還密得像肩碰肩一樣。」這是說明聖賢之難得，相隔遙遠到如此地步。假如有幸遇到這世上罕見稀少的明達君子，怎能不仰慕而不去親近這位有仁德的老師呢？我生在亂世，在戰亂中長大，流離失所，經歷世事炎涼，看盡人生百態，只要遇見有道德修養的賢人，無不全心全意的仰慕他，並且向他學習。年輕的時候，性情尚不穩定成熟，與同儕朋友朝夕相處，受到薰陶感染，在言語、思想、動作，雖不是有心去學習，但在不知不覺中自然而然就相似了。更何況那些光鮮亮麗顯現在外的操作技能，總是很容易就可以吸引人來學習模仿？所以與善人交往，就好像是進入芳香的房間，久而久之，自己的身上也就沾滿了香氣；反之，若是與惡人交往，就好像是進入惡臭的房間，久而久之，自己的身上也就沾滿了臭氣。墨子看見人在染絲，就有

所體悟而感到悲傷，這個領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般人很容易受到外在的人事環境影響而不自知，所以說君子會非常謹慎的選擇所交的朋友。孔子說：「不結交修養道德跟我不相似的人。」所謂志不同道不合，則不是我該結交的朋友。像顏淵、閔子騫這一類的賢人，都不是在這個世間常常可遇到的！只要他的修養道德勝過我，都是值得我敬重而且應該向他學習的。

世人多蔽，貴耳賤目，重遙輕近。少
長周旋，如有賢哲，每相狎侮，不加

禮敬；他鄉異縣，微藉風聲，延頸企踵，甚於飢渴。校其長短，核其精粗，或彼不能如此矣。所以魯人謂孔子為東家丘，昔虞國宮之奇，少長於君，君狎之，不納其諫，以至亡國，不可不留心也。

譯文

世間人都有一種偏見，對於聽說傳聞的事，都具好奇心耿耿於懷，對於親眼所見，反而認為是理所當然而不放在心上，對遠處的事物很有興趣，對近處的事物卻輕忽它。從小跟我一起長大麻吉的好朋友，彼此太熟悉了，就算是賢明君子，每每都戲謔輕慢他，在言行舉止放肆，不敬重他。如果聽說其他縣市，遠在他鄉有一位很有名聲的人，就伸長了脖子踮起腳跟，恨不得趕快去攀關係親近他，比飢渴還急切。如果理智的較量兩者的優缺點，遠處的人可能還比不上身邊的人。所以魯國人竟輕慢的稱呼孔子為東家丘。從前虞國的宮之奇從小就跟皇帝一起長大，彼此因穿同一件褲子太親密了，所以皇帝反而無法接受他的勸諫，最後竟然亡國了，類似這樣的案例值得我們注意啊！

用其言，棄其身，古人所恥。凡有一
言一行，取於人者，皆顯稱之，不可
竊人之美，以為己力；雖輕雖賤者，
必歸功焉。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
竊人之美，鬼神之所責。

譯文

採用了他人的言論意見，卻用刑法處罰他，甚至於拋棄他，這是古人感到可恥的行為。凡是事事面面，得到別人的利益幫助，都應該要公開的表揚稱讚，不應該竊取別人的成果，成為自己的功勞；縱然對方沒有地位很卑微，受到別人的輕視，也應該公開表揚他的功勞。偷竊別人的錢財，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竊取別人的智慧成果，會遭到鬼神的譴責與降厄。

梁孝元カニノ前マヘ在シテ荊州シヨウシュ，有アル丁覲テイビ者ノ，洪亭民フウテイミン耳ミミ，頗タラシ善シ屬文ジュブン，殊ハナニ工コウ草隸サウリ；孝元書記コエノシヨキ

，一皆使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
 恥令子弟以為楷法，時云：「丁君十
 紙，不敵王褒數字。」吾雅愛其手迹
 ，常所寶持。孝元嘗遣典籤惠編送文
 章示蕭祭酒，祭酒問云：「君王比賜
 書翰，及寫詩筆，殊為佳手，姓名為

誰？那得都無聲問？」編以實答。子

雲歎曰：「此人後生無比，遂不為世

所稱，亦是奇事。」於是聞者稍復刮

目。稍仕至尚書儀曹郎，末為晉安王

侍讀，隨王東下。及西臺陷沒，簡牘

湮散，丁亦尋卒於揚州；前所輕者，

後思一紙，不可得矣。

譯文

梁孝元帝以前在荊州時，有一位洪亭人氏名叫丁覲的人，很會寫文章，尤其是隸書與草書更是一流；孝元帝的文書工作，都交由他來書寫。由於在軍府中的地位很卑微，並沒有得到重視，大部分的人還看不起這位芝麻小官，所以也就不願意自己家的子弟，去跟他學習臨摩他的書法，當時就有一句話說：「丁君寫上十張紙，也比不上王褒的幾個字。」我非常欣賞喜愛丁君所寫的墨寶，很珍惜的收藏保存起來。孝元帝曾派遣典籤官惠編，送文章給祭酒官蕭子雲看，祭酒官說：「皇帝近來送來的書信、文章、書法，都是

高手所作，他的姓名是誰？怎麼都沒有聽說過？」惠編就據實以告。蕭子雲說：「這個人的造詣如此之高，後輩難以相比，世人竟然不認識稱揚他，這也是奇怪的事。」聽到這席話的人，才逐漸的對丁覘另眼看待。慢慢的官階升到尚書儀曹郎，後來是晉安王的侍讀，並跟隨晉安王順江東下。後來江陵淪陷，他的文章書籍也在戰火中散失，不久丁覘也在揚州去世了；從前輕視他的書法，現在想得到隻字片語，都已不可得了。

勉學第八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況凡庶乎！
此事遍於經史，吾亦不能鄭重，聊
舉近世切要，以啟寤汝耳。士大夫子
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
《禮》、《傳》，少者不失《詩》、

《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

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尚者，遂能磨

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墮慢

，便為凡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

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貨賄，

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沈思法術，

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

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差務工伎，射

則不能穿札，筆則才記姓名，飽食醉

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

。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自

為足，全忘修學；及有吉凶大事，議

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
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
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
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

譯文

自古以來具有智慧德能的皇帝，都非常的勤奮好學，何況是一般的凡夫俗子呢！這些例子已經在經史書籍中描述的很多了，我也不要再多說了，只有略舉近代幾個重要的

事例說說，希望能啟發你們的悟性。士大夫的子弟，在幼童的年齡，就要開始接受教育，學得多的甚至於已經學到《禮記》、《左傳》，學得少的也沒有遺漏《詩經》和《論語》。等到二十歲行冠禮或結婚後，身體與心性比較穩定了，已經有理解能力了，就根據他們的稟賦，加強對他們引導與教化。使他們能瞭解讀書的可貴是明白道理，並藉由道理的引導，修正錯誤的思想與行為，進一步體悟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在修身養性，人生的志向是接受磨練自我砥礪，成就完整的人格；無法樹立人格的，隨順種種的壞習慣，悠悠放任自我墮落，最後成為平凡庸俗的人。每個人人生存在這個世間，都有一份職業：農夫要從事農業生產，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糧食沒有匱乏，做生意的人能使貨物流通而不感缺乏，工匠則製造精美實用的器具，而藝人則要深入的研習

各種技巧，武士就要熟練騎馬射箭，讀書人則要講解經書教化人心。近來，看見一些士大夫以務農、經商為恥辱，對於從事工匠技藝的工作感到羞愧，論射箭功夫連一小木片都不能射穿，論文筆只會寫自己的名字，每天酒足飯飽無所事事，日子過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就這樣過一輩子。有的人家庭富裕，靠著祖先的庇蔭，得到一官半職就自我滿足而得意洋洋，完全把學習聖賢人的教誨忘的一乾二淨；遇到了大災難，討論因果得失，啞口無言茫然無所知，如在狀況外；在各種公私集會中，大家談論古今吟詩作對以明志，他卻頭低低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倒是哈欠連連頻頻伸懶腰。有識之士看到這種模樣，都替他感到羞恥，恨不得替他鑽到地洞去。既然如此，當初又何必吝惜這短暫幾年的勤奮學習，而去忍受這一生長久的恥辱呢！

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
 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
 中何如則祕書。」無不熏衣剃面，傅
 粉施朱，駕長檐車，跟高齒屐，坐棋
 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
 ，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

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
○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
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
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
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
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

若窮流，鹿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
 際。當爾之時，誠駑材也。有學藝者
 ，觸地而安。自荒亂以來，諸見俘虜
 。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
 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
 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

，安可不^マ勉^{マシ}耶^ヤ？若能^{トモ}常^{トモ}保^ホ數^ス百^{ヒャク}卷^{マキ}書^{シヨ}，
千^チ載^{サイ}終^{シユ}不^フ為^{マシ}小^コ人^{ニン}也^ヤ。

譯文

當梁朝在最強盛的時期，那些王公貴族的子弟，大都不愛學習，沒有學問也沒有一技之長，所以俗語說：「上車不會跌倒就可做著作郎，寫信會寫近來好嗎？就可做秘書郎。」他們出門都會修飾臉頰，塗白粉點胭脂，穿著薰香的衣服，乘坐著長檐車，腳穿高齒鞋，坐在有格子圖案的方形坐墊上，倚在五色絲線織成的靠枕上，身旁還擺放著各式各樣可以把玩的玩具，悠悠哉哉不慌不忙，看上去好像是不食

人間煙火的神仙。到了要參加明經科考的時候，他就雇人代替他去應試，參與公卿的宴會時也假借他人代作詩詞。就在這個時候，倒顯得是一位才子。等到戰亂之後，改朝換代人事變遷，評選人才與當政掌權的，不再是過去的親朋好友，這時想靠自己的學問技能求得一官半職，卻是一無所有，書到用時方恨少，無法為社會國家施展一技之長。在退去這種光鮮亮麗虛偽的外表後，暴露出來的是沒有實德的內在品質，癡癡呆呆像是枯木般沒有生命力，又像是一灘沒有流動的死水，在兵荒馬亂之中顛沛流離，最後客死在荒野的溝壑中。此時，這些貴族子弟就真的成為駑鈍之材了。而真正有德學有才藝的人，在任何的時代，任何的處所，都能安身立命隨遇而安。自戰亂以來，有不少的俘虜都是平民老百姓，他們都還學習《論語》、《孝經》，尚可成為人師；而那些

貴族子弟連文書工作都無法勝任，就只好去耕田養馬了。從以上這些例子可知，人生在世怎麼可以不自我砥礪努力的學習？若能不間斷的學習聖賢經典，並在日常生活中，把聖賢的教誨落實，擴大心量，即使經過生生世世也不會成為心量狹小的貧賤小人。

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為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

可カ常コ保ホ，一一旦ツ流リウ離リ，無ム人ニ庇ヒ蔭イン，當タ自ミ

求ク諸シヨ身シ耳ニ。諺一曰ハ：「積チ財チ千チ萬マン，不ウ如ニ

薄ハク伎キ在ニ身ニ。一一伎キ之ノ易ヤシ習シ而シテ可カ貴キ者ヲ，無ム

過カ讀ダク書シヨ也ニ。世セ人ニ不ス問ク愚グ智チ，皆ハ欲ホウ識シ人ヲ

之ノ多タ，見ミ事シ之ノ廣コウ，而シテ不ス肯カン讀ダク書シヨ，是ハ猶モトモト

求ク飽ボウ而シテ懶マン營エイ饌シヨク，欲ホウ暖ナン而シテ惰ダウ裁サイ衣イ也ニ。夫ヒト

讀書之人，自義、農已來，宇宙之下，
凡識幾人，凡見幾事，生民之成敗，
好惡，固不足論，天地所不能藏，鬼
神所不能隱也。

譯文

能通曉六經的旨趣，又能涉獵諸子百家的書籍，即使不能增益我們深層的道德修養、敦厚善良風俗，卻也算是一種技藝，可藉此修身養性獨善其身。父親兄長不是可以終生

依靠的，國家鄉里也不是可常保安定，一旦發生戰亂就會流離失所，沒有人可以依靠只能自求多福。俗語說：「積蓄了千萬的財產，不如一技在身。」說的就是這個道理。而最容易學習又最寶貴的技藝莫過於讀書明理。世間人不管是愚笨或是聰明人，都喜歡交朋友，增廣見聞，卻不肯讀書，這就像是想要飽餐一頓卻懶得做飯，想要身體溫暖卻懶得裁衣一樣。那些有學問的讀書人，自伏羲氏、神農氏的時代以來，在這個世界上認識了多少人，見過多少事件的演變，以及對人生中的失敗、成功、喜好、厭惡，這些因果關係的演變都看的清清楚楚，這些就不用再談論了，就算是與天地鬼神的關係也一樣無法隱瞞他。

有客難主人曰：「吾見強弩長戟，誅

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義習吏

，匡時富國，以取卿相者有矣；學備

古今，才兼文武，身無祿位，妻子飢

寒者，不可勝數，安足貴學乎？」主

人對曰：「夫命之窮達，猶金玉木石

也；修以學藝，猶磨瑩雕刻也。金玉之磨瑩，自美其礦璞，木石之段塊，自醜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勝金玉之礦璞哉？

譯文

有人質問我說：「我看過用強弓長戟，誅殺敵人來安定人民，以取得公侯的官位，這是有的；以禮樂教化百姓，匡正人心，使國家富強而取得卿相的祿位，這也是有的；而那

些學術兼備文武雙全的人，卻是沒有官位俸祿，使得妻子兒女挨餓受凍的也為數不少，這麼說來，學習哪有什麼寶貴的呢？」我回答他說：「人的命運是窮困或是通達，就好像是金玉和木石一樣，道德學問的修養與技能的養成，就好像是琢磨金玉與雕刻木石。金玉經過琢磨晶瑩剔透，自然是比原礦的璞玉來的美麗，而一塊塊未經雕刻的木頭，當然比雕刻成型的雕像來得醜陋，怎麼可以說經過雕刻的木石，就勝過未經琢磨的原礦璞玉呢？」

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於無學之富貴也。且負甲為兵，咋筆為吏，身死名

滅者如牛毛，角立傑出者如芝草；握
素披黃，吟道詠德，苦辛無益者如日
蝕，逸樂名利者如秋荼，豈得同年而
語矣。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
而知之者次。所以學者，欲其多知明
達耳。必有天才，拔群出類，為將則

暗與孫武、吳起同術，執政則懸得管
 仲、子產之教，雖未讀書，吾亦謂之
 學矣。今子即不能然，不師古之蹤迹
 ，猶蒙被而臥耳。

譯文

所以不能用貧賤的讀書人和沒有學問的富貴人相比，何況那些穿著鎧甲作戰的軍人，以及那些咬筆桿的小官，身死名滅的多如牛毛數不清，鶴立雞群脫穎而出的卻少得像靈

芝草。每天不間斷的讀誦經本，一遍又一遍的薰習深入，這種勤奮修學不求名利的人，卻像日蝕那麼少見；而貪圖名利好逸惡勞的人，卻多得像秋荼一樣，這兩種情況怎麼能相提並論。況且我聽說：上等資質的人天生對萬事萬物的事理、因果都能通達明瞭，次一等的則需經過學習才能通達明白。人之所以要學習聖人的教誨，就是要瞭解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與責任，並且要盡心盡力的把本份做到。世間的天才，他能夠融會貫通事理，透徹因果的過程，充滿智慧，具有多元的才能，他如果是一位將軍，就暗合與孫武、吳起相同的軍事謀略；他如果是一位執政者，也必定獲得如管仲、子產的政治管理的能力，雖然沒有讀書，但他已具備了這樣的智慧才藝，我也認為他已經學習了。現在你們都不是這這種天才，又不去學習效法聖人的教誨，就好比是蒙在棉被裡睡覺，一

片黑暗無聲中，看也看不到，聽也聽不清楚。

人見鄰里親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
學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蔽也哉？
世人但見跨馬被甲，長稍強弓，便云
我能為將；不知明乎天道，辨乎地利
，比量逆順，鑑達興亡之妙也。但知

承^{イ、}上^{ア、}接^{ヒ、}下^{セ、}，積^{ヒ、}財^{チ、}聚^{ヒ、}穀^{ク、}，便^{ウ、}云^{ハ、}我^{ワ、}能^{ス、}為^{ル、}相^{イ、}
 ；不^{ウ、}知^{ス、}敬^{ヒ、}鬼^{イ、}事^{ハ、}神^{ハ、}，移^{シ、}風^{フ、}易^{ハ、}俗^{ム、}，調^{テ、}節^{セ、}陰^{イ、}
 陽^{一、}，薦^{ヒ、}舉^{ヒ、}賢^{イ、}聖^{ハ、}之^{ヲ、}至^{ス、}也^{一、}。但^{カ、}知^{ス、}私^{シ、}財^{チ、}不^{ウ、}入^{ル、}
 ，公^{コ、}事^{シ、}夙^{ソク、}辦^{ハ、}，便^{ウ、}云^{ハ、}我^{ワ、}能^{ス、}治^{ル、}民^{ハ、}；不^{ウ、}知^{ス、}誠^{イ、}
 己^{ヒ、}刑^{シ、}物^{ハ、}，執^{シ、}轡^{シ、}如^{ク、}組^{ハ、}，反^{ヒ、}風^{フ、}滅^{ス、}火^{ハ、}，化^{シ、}鴟^{イ、}
 為^{シ、}鳳^{フ、}之^{ヲ、}術^{ハ、}也^{一、}。但^{カ、}知^{ス、}抱^{ク、}令^{ハ、}守^{ル、}律^{ハ、}，早^{ハ、}刑^{シ、}晚^{ク、}

捨アセ，便ウニ云ハ我能セ平獄ツム；不知タ同轅觀罪ハ，
 分劍追財ヒ，假言ヒ而奸露一，不問ル而情得ヒ，
 之察也ヒ。爰ヒ及農商工賈ヒ，廝役ヒ奴隸ヒ，
 釣魚屠肉ヒ，飯牛牧羊ヒ，皆有先達ヒ，可ヒ
 為師表ヒ，博學求之ヒ，無不利於事也ヒ。

譯文

一般人看到鄰里親戚中有人功成名就，就感到很羨慕要

求自己的子弟向他學習，卻不知道要求子弟向古人學習，這不是昏昧而無知嗎？世間人只要看到一位武士，騎在馬上身穿盔甲，手拿長茅弓箭，就說我也要當一位將軍；卻不知要探討天時的陰陽寒暑變化，分辨地理的廣狹遠近險易，比較分悉各種順、逆情況，審慎的觀察歷史上盛衰的因果定律。又只知道奉承聖旨管理百姓，儲存財貨糧食，就說我也可以當宰相；卻不知要依據古禮祭祀山川神祇，改變善良風俗，調節天時自然的變化，還要為國家舉薦人才等等繁細的工作。又只知道要大公無私不謀求私財，公事要及早辦理，就說我能治理百姓；卻不知道管理教化人民，要用真誠恭敬心待人處世接物，言行舉止成為別人的榜樣，還要有統馭領導的方法，施行德政來化厄呈吉、轉惡為善的種種本領。一般人只知道依據法律條款，早判刑遲赦免，就說我也能秉公辦

案；卻不知道從同一拘禁的犯人中，去觀察誰有罪誰是冤枉的，還要具備分劍追財的智慧判案，並利用假話誘導犯人，再觀察其臉色肢體語言的變化，以洞察他虛偽的言語，使罪行暴露，不須審問就能掌握案情。由此而推農夫、商人、工人、僮僕、奴隸、漁民、屠夫、養牛的、牧羊的等等各行各業，這裡面都有德行學問在我們之上的聖哲人，也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人人是老師，只有我是學生，廣泛的學習，沒有不利於道業與事業的。

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

先^ト意^ハ承^イ顏^ニ，怡^イ聲^ヲ下^ト氣^ノ，不^ウ憚^カ劬^ク勞^ヲ，以^レ
 致^シ甘^ク腴^ヲ，惕^ヒ然^ト慚^ヲ懼^ム，起^ク而^ル行^フ之^ヲ也^ニ；未^レ
 知^シ事^ヲ君^ノ者^ヲ，欲^ハ其^ノ觀^ヲ古^ノ人^ノ之^ヲ守^ル職^ヲ無^ク侵^ム，
 見^ル危^ヲ授^ケ命^ヲ，不^レ忘^ル誠^ヲ諫^ヲ，以^テ利^ヲ社^ヲ稷^ヲ，惻^シ
 然^ト自^ラ念^フ，思^フ欲^ハ效^ス之^ヲ也^ニ；素^ク驕^{ナル}奢^{ナル}者^ヲ，欲^ハ
 其^ノ觀^ヲ古^ノ人^ノ之^ヲ恭^ニ儉^ニ節^ニ用^ヲ，卑^ク以^テ自^ラ牧^ス，禮^ヲ

為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

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

義輕財，少私寡欲，忌盈惡滿，賙窮

恤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

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

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眾，芥然沮

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
 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
 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懾
 也。

譯文

人之所以要讀書求學，是為了明白倫理道德因果的道理
 開顯智慧，成為我們行為的準則。對於那些不知如何孝養父
 母的人，讓他看到古人如何體察父母的心意，順父母的心

意，安父母的心，並且能夠輕聲細語，和言悅色與父母相處與交談，如何不辭辛勞供給父母甘美合口的佳餚，藉由這些古人的榜樣，啟發我們的慚愧心與恐懼心，並以力行；對於那些不知如何侍奉國君的人，讓他們看到古人如何盡忠職守，不敢以下犯上、在緊急危險中，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來保衛國家，也從來沒有忘記過無私的勸諫君主，促使國家富強百姓安居樂業，藉由古人的德行，反省自己的行為而感到心痛，所以下定決心效法古人；對於那些平日就驕傲奢侈的人，讓他們看到古人的恭敬與節儉、謙卑養德，以禮節為教化的根本，以誠敬為立身處世的基礎，使他們心驚害怕，好像若有所失，於是就收斂起驕傲的氣燄，改掉浪費的習慣；對於那些平日就鄙俗吝嗇的人，讓他們看到古人的重義輕財、淡薄欲望，畏懼自滿、周濟窮人、憫恤貧困，讓他們

因羞愧而臉紅懊惱，進而能夠節流、能夠布施錢財；對於那些平日就殘酷凶惡的人，讓他們看到古人謹慎小心的自我貶抑、身段柔軟、謙卑低下，忍辱委屈、寬宏大量、尊重賢人、含容眾生，使他們收斂起氣勢凌人的氣燄，顯發出恭敬謙讓的美德；對於那些平日就膽怯懦弱的人，讓他們看到古人不受俗務的牽絆，隨順命運逆來順受，堅強剛毅又正直，說話誠實講求信用，不違背祖訓如理如法來祈福，使得他們能奮發圖強，而無所畏懼恐怖。

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

讀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
 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一條訟，不
 必得其理；宰千戶縣，不必理其民；
 問其造屋，不必知楣橫而稅豎也；問
 其為田，不必知稷早而黍遲也；吟嘯
 談謔，諷詠辭賦，事既優閑，材增迂

誕^{カマ}，軍國經綸^{ウロコ}，略無施用^{カクセ}：故為武人^{ウロコ}
 俗吏所共嗤詆^{ムク}，良由是乎！
 夫學者所以求益耳。見人讀數十卷書^{フシ}
 ，便自高大^{ウマ}，凌忽長者^{カニ}，輕慢同列^{クニ}；
 人疾之如仇敵^{ウロコ}，惡之如鴟梟^{ウロコ}。如此以^{ウロコ}
 學自損^{ウロコ}，不如無學也。

譯文

基於這樣的模式，都適用於任何的行事準則，縱然不能完全的篤厚樸實，卻可去掉過度偏差的不良行為，走在正道上。從學習中所得的智慧，可隨時的運用在一切事物上。一般的讀書人，只會空談道理卻沒有在生活中去力行，其實道理與落實是融合的一樁事，不能分割，把它分開了，所學的知識就成為負擔，行為沒有準則就會偏差，所以不知如何行孝盡忠，仁愛道義都做的不到位；審理一件官司，不懂得法律的條理；管理一個小縣，也沒有治理百姓的規範；談到建造房屋，也不知道樑楣是橫著放，短樑是豎著放；問他耕田，不知小米要早下種而玉米要晚下種；卻只會吟唱歌詠、談天說笑、寫詩作賦諷刺時事，整天無所事事，只在外表裝模作樣，空談大話卻沒有實際的能力，對於統領軍隊治理國

家，毫無辦法：因此就常被那些武將文官所恥笑辱罵，這不是沒有原因的！

學習是明瞭道理，修正自己錯誤的思想與行為，因而得到真實不變的利益。我見過有的讀書人，讀了數十卷書，就顯得高傲自滿，卻會冒犯長輩、輕慢同學；結果大家都仇視他，像是敵人一樣，厭惡他，像似惡鳥般的討厭。這種學習是給自己招來損害而不是利益，還不如沒有學習。

古之學者為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為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為人

，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為己，修身以求進也。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修身利行，秋實也。

譯文

古人求學是為了明理修行，以彌補自己在道德才藝上的不足；現代的人求學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向別人誇耀自己能說經講道。古人學習是自利而後利人，能夠服務人

群、社會，報效國家；現代求學的人是為了求得高官厚祿，滿足自己的私欲。求學這件事就像是種樹一樣，春天的時候能欣賞它的花朵，秋天的時候能夠採食它的果實；講經教學就好比春花能賞心悅目，修身利行就好比嘗到甜美的果實。開花結果是因果相應，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因正果就會正。

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於今日，

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
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然
人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
可自棄。孔子云：「五十以學《易》
，可以無大過矣。」魏武、袁遺，老
而彌篤，此皆少學而至老不倦也。曾

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
始來遊學，猶為碩儒；公孫弘四十餘
，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
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
皇甫謐二十，始受《孝經》、《論語》
：皆終成大儒，此並早迷而晚寤也。

。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
 牆，亦為愚耳。幼而學者，如日出之
 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
 瞑目而無見者也。

譯文

人在童年的時期，天真無邪，精神容易專一，長大以後，思慮就容易分散，所以就應該及早接受教育，不要失掉良機。我在七歲的時候，誦讀〈靈光殿賦〉，直到今天，我

還十年就溫習一次，都不會忘記；二十歲以後，所誦讀過的經書，一個月沒有複習就生疏了。但人總會遇到有困頓不得志的時候，雖然壯年失學，也應該在晚年還是要學習，不可以自我放棄。孔子就說過：「五十歲學《易經》，可以沒有大過失。」曹操、袁遺老年了卻反而更加勤奮求學，這就是活到老學到老，對學習沒有厭倦的態度。曾參七十歲才開始求學，卻能名聞天下；荀卿五十歲才開始遊學，還成為儒家大師；公孫弘四十多歲才讀《春秋》，憑藉這個學問就當上丞相；朱雲也到了四十歲才開始學習《易經》、《論語》；皇甫謐二十歲才接受《孝經》、《論語》的薰陶：終於都成為儒學大師，這些都是幼年時迷惑而晚年能覺悟的例子。世間人到加冠結婚之年還沒有學習，就自認為太晚了而自暴自棄，因循保守不學習而蹉跎光陰，這就太愚蠢了。幼年能學習的

人，就像是太陽剛升起的光芒；老年而學習的人，就像是拿著蠟燭在夜間走路，總比閉上眼睛而什麼也看不見要好。

學之興廢，隨世輕重。漢時賢俊，皆

以一經弘聖人之道，上明天時，下該

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來

不復爾，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

世務，殆無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

以博涉為貴，不肯專儒。梁朝皇孫以下，總卅之年，必先入學，觀其志尚，出身已後，便從文吏，略無卒業者。冠冕為此者，則有何胤、劉瓛、明山賓、周捨、朱异、周弘正、賀琛、賀革、蕭子政、劉縉等，兼通文史，

不徒講說也。洛陽亦聞崔浩、張偉、

劉芳，鄴下又見邢子才：此四儒者，

雖好經術，亦以才博擅名。

如此諸賢，故為上品，以外率多田野

間人，音辭鄙陋，風操蚩拙，相與專

固，無所堪能，問一言輒酬數百，責

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諺云：「博
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使
汝以此為師，令人氣塞。孔子曰：「
學也祿在其中矣。」今勤無益之事，
恐非業也。夫聖人之書，所以設教，
但明練經文，粗通注義，常使言行有

得^{カゼ}，亦^ハ足^{マズ}為^{スベ}人^ロ；何^{カゼ}必^{クハ}「仲^{チュウ}尼^ニ居^ル」即^チ須^ツ
 兩^{カニ}紙^シ疏^{アハ}義^ハ，燕^{イマ}寢^{クニ}講^{カウ}堂^{タウ}，亦^ハ復^{ヒマ}何^{カゼ}在^マ？以^ニ
 此^チ得^{カゼ}勝^{アハ}，寧^{ナニ}有^{マズ}益^ハ乎^カ？光^{クウ}陰^{イン}可^カ惜^シ，譬^{タトヘ}諸^モ
 逝^{アハ}水^{スイ}。當^{カト}博^{ハク}覽^{ラン}機^キ要^{ヤウ}，以^ニ濟^セ功^{コウ}業^{ヤク}；必^{カナラ}能^ユ
 兼^{カン}美^ミ，吾^ガ無^{ナシ}間^マ焉^ナ。

譯文

學習的風氣是興盛或是衰落，取決於時代環境是否重視

或輕忽。漢代的賢能之士，都能專精一種經書來弘揚聖人之道，卻能上通天文，下知人事，以此獲得皇帝的賞賜，而得到卿相的官職，以此來為國家百姓服務的人很多。在這個末世時代，專學專弘這種事已沒有了，空談的風氣很盛行，讀書人拘泥於章句，只會背讀師長的言論卻沒有老師的實德，無法運用在事務上。所以士大夫的子弟，都講究廣學多聞增加知識，不肯專修儒學深解義趣。梁朝的王公貴族子弟，到了童年時代，就必須先讓他們入學讀書，再觀察他們的志向，等到出仕的年齡，就先讓他們從事文官工作，沒有持續的完成學業。而能當官又能堅持學習的，則有何胤、劉瓛、明山賓、周捨、朱异、周弘正、賀琛、賀革、蕭子政、劉綽、等人，他們都兼通文史，不只是會講解經書而已。我也聽說洛陽的崔浩、張偉、劉芳，還有在鄴下的邢子才：這四位儒

者，不僅喜好經學，也以才識博學而聞名。像這樣的賢士，都是一時之選上品人才，除此之外，大多數是鄉下平庸之人，言語粗俗，舉止輕佻沒有風度，思想保守固執，沒有什麼能耐，問他一句話，諛諛不休的回答幾百句，問他重點在那裡，摸摸頭也不知其所云。鄴下有句俗諺說：「博士到市場去買驢，寫了三大張契約，沒有一個驢字。」如果讓你們拜這種人為老師，豈不令人氣結。孔子說過：「好好學習，俸祿就在其中。」現在有人只在無益的事上忙碌，這不算是正業吧！聖人的典籍，是用來教化人心的，只要熟讀經文，粗通經文的義理，引導自己的思想言行不偏離正道，最基礎也能成就人格；何必「仲尼居」三個字就得用上兩張紙來註釋，拘泥於文字的表相，沒有理解文字的言外之意，這是無法解決問題的，因執著文字的表相而爭議不休，這又有什麼

意義呢？如真有勝者，其又有得到什麼真實的益處呢？把時間看作是一去不復返的流水一樣，來好好珍惜。應當要專精學習經典，參透它深層的義理，用它來立身行道；如果能解行互為資助必能兩全其美，那我也沒必要再說什麼了。

夫老、莊之書，蓋全真養性，不肯以

物累己也。故藏名柱史，終蹈流沙；

匿迹漆園，卒辭楚相，此任縱之徒耳

。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遞相誇尚

，景附草靡，皆以農、黃之化，在乎
己身，周、孔之業，棄之度外。而平
叔以黨曹爽見誅，觸死權之網也；輔
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勝之阱也；山
巨源以蓄積取譏，背多藏厚亡之文也
；夏侯玄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

鑑也；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

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勝，

異東門之達也；嵇叔夜排俗取禍，豈

和光同塵之流也；郭子玄以傾動專勢

，寧後身外己之風也；阮嗣宗沈酒荒

迷，乖畏途相戒之譬也；謝幼輿賊賄

黜削，違棄其餘魚之旨也。

譯文

老子、莊子的書籍，都是主張返樸歸真、保持本性，因此不肯被身外之物來連累而產生煩惱。所以老子隱姓埋名只當過小小的柱下史，最後遊化於沙漠之中，不知去向；莊子隱居在漆園當中也是做個小官，還拒絕做楚國的宰相，這都是隨順自然不尚造作的人啊！後來有何晏、王弼，開始效法前賢，闡述道教的教義，後來卻相繼的盲目崇尚，如形影不離、草木順風一般，用神農、黃帝的教化來粉飾外表，而將周公、孔子的實德廢棄不顧。因此，何晏因與曹爽結黨而被誅殺，這仍是沒有超脫貪戀名利至死的羅網；王弼因喜好譏

笑別人而遭來怨恨，這仍是掉進爭論好勝的陷阱裡；山濤因貪吝積財而遭到世人的譏笑，這是違背了積財喪道的古訓；夏侯玄因為名聲過大惹來殺身之禍，這是沒有得到自貶自保的教訓；荀粲在喪妻之後，因內心過度哀傷，終於鬱鬱而終，這就沒有莊子在喪妻之後，敲打瓦器唱歌的超脫情懷；王衍因兒子去世而悲不自勝，這就沒有東門吳喪子的那種豁達的心胸了；嵇康因不入俗流自命清高而引來殺身之禍，這難道是與人無爭與世無求的真實義嗎？郭象貪慕權勢穿鑿附會，這難道是謙讓卑下不計得失，捨己為人的風範嗎？阮籍嗜酒如命常常醉倒在荒郊野外，這就與走在險路要小心謹慎的教誨相違背；謝鯤因貪污而丟官，這是違背了節儉知足的告誡。

彼諸人者，並其領袖，玄宗所歸。其

餘桎梏塵滓之中，顛仆名利之下者，

豈可備言乎！直取其清談雅論，剖玄

析微，賓主往復，娛心悅耳，非濟世

成俗之要也。洎於梁世，茲風復闡，

《莊》、《老》、《周易》，總謂「

三玄^{ムマ}「^{トムマ}。武皇^{ムス}、簡文^{ムマ}，躬自^{ムマ}講論^{ムマ}。周^{ムマ}
 弘^{ムマ}正奉^{ムマ}贊大猷^{ムマ}，化行^{ムマ}都邑^{ムマ}，學徒^{ムマ}千餘^{ムマ}
 ，實^{ムマ}為^{ムマ}盛美^{ムマ}。元帝^{ムマ}在江^{ムマ}、荆間^{ムマ}，復所^{ムマ}
 愛習^{ムマ}，召置^{ムマ}學生^{ムマ}，親為^{ムマ}教授^{ムマ}，廢寢忘^{ムマ}
 食^{ムマ}，以夜繼朝^{ムマ}，至乃倦劇愁憤^{ムマ}，輒以^{ムマ}
 講自釋^{ムマ}。吾時^{ムマ}頗預末筵^{ムマ}，親承音旨^{ムマ}，

性セイ既キ頑マン魯ロ，亦ヤ所ショ不フ好コ云ン。

譯文

以上所舉的人物，都是道家學術界的領袖，以玄理宗為依歸。其餘尚有被世間名聞利養纏繞，在塵世中打滾不能脫身的，我無法細說的盡。這些人只取老、莊書中的那些清談雅論，剖析的理論，在集會中賓主間互相的談玄說妙，只求娛樂身心，但這些並不是匡正社會形象，促進善良風俗的急務。到了梁朝，這種崇尚玄學的風氣又流行起來，並以《莊子》、《老子》、《周易》合稱為「三玄」。梁武帝和簡文帝都親自講解剖論其玄妙的道理。周弘正講述以玄學治國的道理，這種風氣一時流行在京都各大小城鎮，各地學徒多

達一千多人，實在是盛極一時，成為美談！後來梁元帝在江陵、荊州的時候，也十分愛好熟學此道，竟然招收學生，親自為他們授課，並為此廢寢忘食，夜以繼日不停的講解，甚至到在身體極度的疲倦時，或內心憂愁煩悶的時候，也靠講學來自我排解。我當時也坐在末後的位置，專心聆聽元帝的教誨，只因我資質駑鈍，無法理解其義理不生法喜，所以也就沒有興趣再學習了。

齊孝昭帝侍婁太后疾，容色憔悴，服膳減損。徐之才為灸兩穴，帝握拳代

痛^{クハ}，爪^{ツメ}入^ユ掌^テ心^コ，血^{ツク}流^ハ滿^ミ手^テ。后^{コノチ}既^{スデ}痊^{ユル}愈^ハ，
 帝^{ミカド}尋^{タラシ}疾^{ヤミ}崩^{クニ}，遺^{ノコ}詔^{ミコトノゴト}恨^{ウレシ}不^レ見^ミ山^{ヤマ}陵^{リョウ}之^ノ事^{コト}。
 其^{ソノ}天^{アメノ}性^{セイ}至^{タリ}孝^{コウ}如^ニ彼^{カノ}，不^レ識^{シラ}忌^{イミ}諱^ヒ如^ニ此^{カノ}，良^{カニ}
 由^ユ無^ム學^{ガク}所^{トコロ}為^ス。若^シ見^ミ古^{コノ}人^{ヒト}之^ノ譏^{イハレ}欲^{ハク}母^{ハハ}早^{ハヤ}死^シ
 而^{シテ}悲^{カナシ}哭^{ナク}之^ヲ，則^{スレバ}不^レ發^{ハツ}此^ノ言^{コト}也^{ナリ}。孝^{コウ}為^ス百^{ヒャク}行^{コト}
 之^ノ首^メ，猶^{モトモト}須^ス學^{ガク}以^テ修^{ツク}飾^シ之^ヲ，況^{モトモト}餘^ノ事^{コト}乎^{ナリ}！

譯文

北齊的孝昭帝照顧生病中的妻太后，當時他面黃肌瘦，食量就減少了。當代名醫徐之才為太后針灸時，太后感到非常的疼痛難耐，孝昭帝緊握拳頭代后疼痛，指甲竟然嵌入掌心，鮮血流滿手掌。太后的病痊癒了，但孝昭帝卻積勞成疾，不久就因病去世了，臨終寫下遺詔說：「他非常遺憾不能夠為母親辦理後事，以盡最後的孝心。」他有心盡孝道，卻不懂得真正的孝行，所以不能圓滿孝道，這其實是沒有學習造成的。他如果看到古人諷刺那些盼望母親早死，以便痛哭盡孝的記載，就不會說出那種忌諱的話了。孝雖為百善之首，仍需要透過學習來圓滿，更何況其餘的事呢！

梁元帝嘗為吾說：「昔在會稽，年始

十二^ハ，便^{ウニ}已^一好^ハ學^ト。時^ハ又^一患^ハ疥^ハ，手^ハ不^ク得^ズ
 拳^{クニ}，膝^ト不^ク得^ズ屈^ク。閑^ト齋^ハ張^ハ葛^ハ幃^ハ避^ク蠅^ハ獨^ハ坐^ハ
 ，銀^ニ甌^ハ貯^ス山^ハ陰^ハ甜^ハ酒^ハ，時^ハ復^ニ進^ニ之^ハ，以^一自^ハ
 寬^ラ痛^ム。率^ハ意^ハ自^ハ讀^ス史^ハ書^ハ，一^ニ日^ハ二^ニ十^ニ卷^ハ，
 既^ハ未^ハ師^ハ受^ス，或^ハ不^ク識^ズ一^ニ字^ハ，或^ハ不^ク解^ズ一^ニ語^ハ
 ，要^ハ自^ハ重^ム之^ハ，不^ク知^ズ厭^ム倦^ム。帝^ハ子^ハ之^ハ尊^ム

，童稚之逸，尚能如此，況其庶士，
冀以自達者哉？

譯文

梁元帝曾經對我說過：「我十二歲在會稽的時候，就已經很好學了。當時我罹患疥瘡，手不能握拳，膝蓋不能伸屈。自己獨坐在幽靜的書房中，並且掛上蚊帳，以防蚊蠅的叮咬干擾，身邊的小銀杯裝著山陰甜酒，不時的喝上幾口，藉以緩解疼痛。這時我隨意的閱讀史書，一天讀二十卷，既沒有老師在旁教導，遇到一個字不認識，或一句話不理解時，就靠自己一遍又一遍，不斷的反覆思惟，卻從來不感到

厭倦。」當時的元帝是皇太子，以這個尊貴的身份，在貪玩的孩童時期，尚且能夠用功學習，何況是那些出身平凡，卻又希望透過學習來求得一官半職的人呢？

古人勤學，有握錐投斧，照雪聚螢，

鋤則帶經，牧則編簡，亦為勤篤。梁

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孤

家貧，燈燭難辦，常買荻尺寸折之，

然明夜讀。孝元初出會稽，精選寮案，
綺以才華，為國常侍兼記室，殊蒙
禮遇，終於金紫光祿。義陽朱詹，世
居江陵，後出揚都，好學，家貧無資
，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
氈被，抱犬而臥。犬亦飢虛，起行盜

食^ア，呼^ハ之^シ不^ク至^ハ，哀^ア聲^シ動^カ鄰^リ，猶^ナ不^ク廢^ヒ業^セ，
 卒^ソ成^シ學^シ士^ハ，官^ク至^シ鎮^シ南^シ錄^カ事^ハ參^チ軍^リ，為^ス
 孝^コ元^{ゲン}所^シ禮^レ。此^チ乃^ゾ不^ク可^ハ為^ス之^シ事^ハ，亦^ナ是^ハ勤^ク
 學^シ之^シ一^ニ人^ニ。東^ク莞^{ゲン}臧^サ逢^フ世^セ，年^{ネン}二^ニ十^{ジュ}餘^リ，
 欲^ハ讀^ク班^{ハン}固^コ《漢^{カン}書^{ショ}》，苦^ク假^カ借^セ不^ク久^ク，乃^ゾ
 就^シ姊^シ夫^フ劉^{リウ}緩^{クワン}乞^ク丐^ク客^{カク}刺^チ書^{ショ}翰^{ハン}紙^シ末^{マツ}，手^テ寫^シ

一本，軍府服其志尚，卒以《漢書》

聞。

譯文

古人中勤苦求學的例子有：用錐子刺大腿來防止瞌睡的蘇秦；以投斧來明志，不辭辛苦到遠方求學的文黨；還有用映雪照明而勤讀的孫康；有用螢火蟲來照讀的車武子；漢代的兒寬在田間除草也不忘誦讀經書；路溫舒於牧羊時摘蒲草用來寫書，他們都算是勤奮學習的人。梁朝彭城的劉綺，是交州刺史劉勃的孫子，父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家裏貧窮，沒有錢購買油或蠟燭，就用一小段一小段的荻草，

點燃後照明夜讀。梁元帝在會稽作太守的時候，精心選拔官吏，劉綺的才華出眾，被選上為太子府中的國常侍兼記室，受到優厚的禮遇，最後做到金紫光祿大夫的職位。義陽的朱詹，世代都居住在江陵，後來搬到了建鄴，他非常好學，家徒四壁沒有什麼物資，有時連續幾天都沒有吃飯，竟然以吞食紙屑來充飢。在寒冷的天氣沒有被子可以蓋著睡覺，就抱著狗睡覺。飢餓瘦弱的狗，經常跑到外面去偷東西吃，朱詹連忙呼喊狗以阻止牠，卻不見狗歸家，呼叫聲驚動鄰里。儘管是如此貧賤難過的逆境，他仍然沒有荒廢學業，終於成為一個學士，官作到鎮南錄事參軍，孝元帝非常尊重他。朱詹面對這種艱苦無依的生活，一般人是無法做到的，這也是一個勤學的範例。臧逢世是東莞人，在他二十多歲的時候，想讀班固的《漢書》，對於借來的書不能久讀感到非常

苦惱，於是就向姊夫劉緩乞求不用的名片或是書札的空餘邊幅，親手抄寫了一本《漢書》。軍府中的人都非常感動而且佩服他的志氣，後來他以精通《漢書》聞名於世。

齊有宦者內參田鵬鸞，本蠻人也。年
十四五，初為閤寺，便知好學，懷袖
握書，曉夕諷誦。所居卑末，使彼苦
辛，時伺閒隙，周章詢請。每至文林

館^{クノ}，氣喘^{クハ}汗流^{イダハ}，問書^{イタガキ}之外^ノ，不暇^{クハ}他語^{タノコト}

。及^ヒ睹^ミ古人^{コノミヤノ}節義^{セツギ}之事^ノ，未嘗^{ミナ}不感^カ激沈^{キツ}

吟^イ久之^{ニシテ}。吾^{オレ}甚^シ憐愛^{レンアイ}，倍^{ツグ}加^ニ開獎^{カイキョウ}。後^{ノチ}被^レ

賞遇^{シヨウユ}，賜^{タマフ}名敬宣^{ナノキョウケン}，位^イ至^ニ侍中^{シチュウ}開府^{カイフ}。後^{ノチ}

主^{ヌシ}之^ノ奔青州^{ホンセイシュウ}，遣^{ツケル}其^ノ西出^{セイシュツ}，參^{マカフ}伺^{ウカガフ}動靜^{ドウセイ}，

為^{シテ}周軍^{シュウグン}所獲^{ソク}。問^{イタス}齊主^{セイヌシ}何在^{コノ}，給^{タタ}云^フ：「

已去，計當出境。——疑其不信，歐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蠻夷童叟，猶能以學成忠，齊之將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

譯文

田鵬鸞是北齊的一位太監，是南方的少數民族。十四、五歲時為宮廷的守門人，就知道好學，衣袖內常藏著經書，早晚勤奮的誦讀。由於地位很卑微，讀書倍感辛苦，但是

他不灰心，經常利用空閒的時間，四處拜訪向人請教。每次跑到文林館，總是氣喘如牛汗流浹背，除了請問書中的問題外，沒有時間講閒話。有時看到書中記載古人的風度節操，常常感動的沉思吟詠讚嘆，久久不能釋懷。我非常憐憫愛護他，所以就對他加倍的開導勉勵。後來他得到皇帝的賞識，賜名為敬宣，做到侍中開府的職位。齊後主要逃亡到青州的時候，派他到西邊觀察北周軍隊的動靜，後來被北周軍隊俘虜。周軍問他後主現在何處？田鵬鸞就欺騙他們說：「已經走遠了，恐怕已經出境了。」周軍不相信他的話，就嚴刑拷打逼供他，企圖迫使他屈服招供，但他的四肢每被打斷一隻，他的聲音和臉色就更加的嚴厲剛正，最後終於因四肢都被砍斷而死。一位年紀輕輕的蠻夷孩童，尚且因為好學而能夠顯揚忠誠之心，北齊的將相們卻見利忘義，這種行為比敬

宣這個奴僕都不如啊！

鄴平之後，見徙入關。思魯嘗謂吾曰

：「朝無祿位，家無積財，當肆筋力

，以申供養。每被課篤，勤勞經史，

未知為子，可得安乎？」吾命之曰：

「子當以養為心，父當以學為教。使

汝棄學徇財，豐吾衣食，食之安得甘
 ？衣之安得暖？若務先王之道，紹家
 世之業，藜羹縕褐，我自欲之。」

譯文

北齊被平定以後，北齊的官員都被遷入長安。長子思魯曾對我說：「父親在朝廷上已沒有祿位，家裡也沒有積蓄，我們應該要盡心盡力去工作，以善盡奉養父母的責任。而現在我常被督促要讀書寫功課，專心研究經史，您不知道在這種情況下，為人子的無法安心嗎？」我教誨他說：「子女盡

孝重在一顆誠敬心，做父親的應當以學習傳統文化並且以身作則來教育子女為職事。如果叫你放棄學習而去追求名利，就算讓我豐衣足食，那飯食怎麼會美味，穿的衣服怎會感到溫暖呢？如果能夠一心學習聖王之道統，繼承發揚家道、家規、家學、家業，就算是粗茶淡飯，穿破舊的衣服，我也心甘情願。」

《書》曰：「好問則裕。」《禮》云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蓋須切磋相起明也。見有閉門讀書，

師心自是，稠人廣坐，謬誤差失者多矣。《穀梁傳》稱公子友與莒挈相搏，左右呼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廣雅》。近在齊時，有姜仲岳謂：「『孟勞』者，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為國

所寶。——與吾苦諍。時清河郡守邢峙

，當世碩儒，助吾證之，赧然而伏。

又《三輔決錄》云：「靈帝殿柱題曰

：『堂堂乎張，京兆田郎。』」蓋引

《論語》，偶以四言，目京兆人田鳳

也。

譯文

《書經》說：「喜歡問問題，便有所得，所以能知識充足。」《禮記》說：「獨自學習而不與同參道友共同研討，就會孤陋寡聞。」因此，學習是需要與志同道合的人互相討論、互相啟發，就能夠明白道理。曾經見過有人閉門讀書，常會固執己見自以為是，在眾人集會當中，講錯話做錯事的人很多。《穀梁傳》有記載：公子友與莒挈兩人互相博鬥時，圍觀的人大聲呼叫「孟勞」。「孟勞」是魯國寶刀的名稱，在《廣雅》中也有記載。最近在齊國，遇到一位叫姜仲岳的人說：「『孟勞』是公子友的侍衛，姓孟名勞，是一位大力士，魯國人非常愛重他。」並且和我爭辯不休。當時的清河郡守邢峙也在現場，他是當今的大儒，為我證明「孟勞」是寶刀的名稱，這時姜仲岳才感到羞愧，漲紅著臉表示

佩服。此外，《三輔決錄》上記載：「漢靈帝在宮殿柱子上題字：『子張與京兆尹田鳳，都是相貌堂堂儀容端正。』」這是引自《論語》，而以四字為句，用來評論京兆尹田鳳（原文：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有一才士，乃言：「時張京兆及田郎

二人皆堂堂耳。」聞吾此說，初大驚

駭，其後尋愧悔焉。江南有一權貴，

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

也」，乃為「羊」字；人饋羊肉，答

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

解事義，久後尋迹，方知如此。元氏

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

得《史記音》，而頗枇繆，誤反「顗

頊」字，頊當為許錄反，錯作許緣反

，遂謂朝士言：「從來謬音『專旭』」

，當音『專翽耳。』此人先有高名

，翕然信行；期年之後，更有碩儒，

苦相究討，方知誤焉。

譯文

有一位才士竟解釋成：「當時的張京兆及田郎二人都是相貌堂堂。」我向他解釋原義後，他一開始感到驚訝，經過思考察證後，感到非常慚愧懊悔。江南有一位權貴，讀了

〈蜀都賦〉錯誤的注解，蹲鴟為芋的解釋，誤本把「芋」字錯當「羊」字。就有人送他羊肉，他就回信答謝說：「謝謝您送我蹲鴟。」滿朝官員都感到驚訝，不知道這是那裡來的典故，經過很長時間的考究查證，才知道原來如此。北魏的拓跋氏在位的時候，在洛陽有一位才學兼備的大臣，他最近剛得到一本新書叫《史記音》，但書中內容卻錯誤百出，將「顓頊」的反切音注錯，頊字應當注音為許錄反（此為專業的反切音），卻錯注為許緣反（此為專業的反切音），於是這位大臣就對朝中官員說：「過去一直把『專旭』讀錯了，應該要讀成『專翽』才對」。這是一位高名氣的大臣，他所說的大家當然都信服；經過了一年，又有一位大儒，非常辛苦的研究考據這個發音，才知道專翽還是錯誤的。

《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蠅聲，

餘分閏位。」謂以偽亂真耳。昔吾嘗

共人談書，言及王莽形狀，有一俊士

，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

莽非直鷗目虎吻，亦紫色蛙聲。」又

《禮樂志》云：「給太官桐馬酒。」

李奇注：「以馬乳為酒也，捶桐乃成

。」「二字並從手。捶桐，此謂撞搗挺

桐之，今為酪酒亦然。向學士又以為

種桐時，太官釀馬酒乃熟。其孤陋遂

至於此。太山羊肅，亦稱學問，讀潘

岳賦：「周文弱枝之棗」，為杖策之

杖^{セウ}；《世本^{セハ}》：「容成造歷^{ヨウセイゾリキ}。」以歷^{イリキ}

為碓磨^{セイモ}之磨^モ。

譯文

《漢書·王莽贊》記載：「紫色蠅聲，餘分閏位。」這是說王莽以假亂真。過去我曾經和別人談論《漢書》，其中談到王莽的長相，當時有一位才俊，自誇自己精通史學，名聲也很高，卻說：「王莽不但長得鷹目虎嘴，而且有紫色的皮膚，如青蛙的聲音。」此外，《禮樂志》上說：「給太官柶馬酒。」李奇的注解是：「用馬乳來造酒，把它裝在皮囊中，上下搖動撞擊就可以成酒。」捶柶二字都是手部首。

所謂撞桐，是把馬奶上下撞擊，現在釀造酪酒也是用這種方法。剛才提到的那位才俊又誤認為：要等待種桐樹時，太官所釀造的馬酒才成熟。他孤陋寡聞竟然到了這個程度。羊肅是太山人，也是一位有學問的人，閱讀潘岳寫的〈閑居賦〉中提到：「周文弱枝之棗」一句，把枝字讀為杖策的杖字；讀《世本》中「容成造歷」一句，把歷字認為碓磨的磨字。

談說制文，援引古昔，必須眼學，勿
信耳受。江南閭里間，士大夫或不學

問^ス，羞^{トス}為^ス鄙樸^ク，道^カ聽^ク途^ニ說^セ，強^ク事^ハ飾^ハ辭^ヂ。
 呼^フ徵^シ質^ニ為^ス周^ニ、鄭^ニ，謂^フ霍^ニ亂^ニ為^ス博^ニ陸^ニ，
 上^ア荊^ニ州^ニ必^ズ稱^ス陝^ニ西^ニ，下^ア揚^ニ都^ニ言^フ去^ク海^ニ郡^ニ，
 言^フ食^ハ則^チ餉^ニ口^ニ，道^カ錢^ニ則^チ孔^ニ方^ニ，問^フ移^ニ則^チ楚^ニ
 丘^ニ，論^フ婚^ニ則^チ宴^ニ爾^ニ，及^ヒ王^ニ則^チ無^ク不^レ仲^ニ宣^ニ，
 語^フ劉^ニ則^チ無^ク不^レ公^ニ幹^ニ。凡^ソ有^ル一^ニ二^ニ百^ニ件^ニ，傳^フ

相祖述，尋問莫知原由，施安時復失
 所。莊生有乘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
 曰：「鵲起登吳臺。」吾有一親表，
 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
 共往填河。」《羅浮山記》云：「望
 平地樹如薺。」故戴暠詩云：「長安

樹如薺。又鄴下有一人，詠樹詩。

云：「遙望長安薺。」又嘗見謂矜誕

為誇毗，呼高年為富有春秋，皆耳學

之過也。

譯文

與人談話或是寫文章，要援引古代的典故，必須是親眼所見所學習來的，而不是聽說來的。江南的鄉間，有些士大夫不願腳踏實地的學習，自認為談話太過簡樸粗俗是一件很

羞恥的事，把沒有根據的傳說，想盡辦法的修飾言辭以故做高雅。如：把徵質說成為周、鄭，把霍亂叫做博陸，上荊州說成要去陝西，下揚都就說去海郡，談起吃飯說是餬口，談錢就稱作孔方，問候遷居就講成楚丘，談論婚姻就說宴爾，講到姓王的人就代稱為仲宣，談起姓劉的人都稱呼為公幹。這種例子大約有一、二百個，士大夫們互相學習流傳。向他們問起典故，沒有一個回答的出來；運用在言談文章中，顯得不倫不類，牛頭不對馬嘴。莊子有乘時鵲起的說法，所以謝朓的詩就說：「鵲起登吳臺。」我有一位表親，作〈七夕〉詩又說：「今夜吳臺鵲，亦共往填河。」《羅浮山記》上說：「望平地樹如薺。」所以戴嵩的詩就說：「長安樹如薺。」而鄴下有人〈詠樹〉詩說：「遙望長安薺。」又曾經見過有人把矜誕誤為誇毗，稱呼高年為富有春秋，這些都是

只用感官粗淺表面的學習所造成的錯誤，讓人啼笑皆非。

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

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

許慎；習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呂忱；

明《史記》者，專徐、鄒而廢篆籀；

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

、《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
 乃其宗系。至見服虔、張揖音義則貴
 之，得《通俗》、《廣雅》而不屑。
 一手之中，向背如此，況異代各人乎？

譯文

文字是經書典籍的根本。世間的讀書人，大多不懂文字

學的重要性：讀《五經》的人，肯定徐邈的著作《五經音訓》為綱宗，而對許慎的著作《五經異義》、《說文解字》有異議；學習賦誦的人，信服褚誼的著作《百賦音》而輕忽呂忱所著的《字林》；精讀《史記》的人，專讀徐野民的《史記音義》與鄒誕生的著作《史記音》，而放棄了大、小篆等字體的分析與研究；學習《漢書》的人，喜歡閱讀應劭所撰的《漢書集解音義》和蘇林的註解《字林》，而忽略了《三蒼》、《爾雅》這一類的文字學書籍。他們不明白語音只是文字的次要枝葉，而學習音韻學（釋音）、文字學（釋形）、訓詁學（釋義）等文字學系才是宗要。因此見到了服虔、張揖有關音義的書籍就很寶貴，而看到他們的《通俗文》、《廣雅》這一類解釋字義的書籍，卻不屑一顧。同一個作者而書籍的內容不同，它的價值與利益，竟是隨著個人

的好惡而決定，更何況是對不同時代不同人的著作呢？

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

，方稱此職耳。觀天下書未遍，不得

妄下雌黃。或彼以為非，此以為是；

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

一隅也。

譯文

對於書籍的校勘訂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揚雄和劉向開始，校勘書籍才算是步入正軌。

如果沒有讀遍天下同類的典籍，對道理沒有融會貫通，就不能任意改動書籍上的文字。有的書籍記載這個觀點是錯的，有的卻認為是對的；有的道理其實是相同的，只是說法不同；有的是兩個本子的文理都不完整，所以不能偏信一方。

文章第九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
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
《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
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
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

憲章^{トマ 出九}，軍旅誓誥^{リロ 出九}，敷顯仁義^{シメ 出九}，發明功^{シメ 出九}
 德^{ケデ}，牧民建國^{リマ 出九}，施用多途^{シヨ 出九}。至於陶冶^{シテ 出九}
 性靈^{シメ 出九}，從容諷諫^{シメ 出九}，入其滋味^{シメ 出九}，亦樂事^{シメ 出九}
 也^セ。行有餘力^{シメ 出九}，則可習之^{シメ 出九}。

譯文

《五經》是文章的本原：詔書、命令、策封、徵召木簡
 等文章是由《書經》演變而來；評介、贈言、陳述、評論、
 議理等文章是由《易經》演變而來；詩歌、吟唱、詩賦、

詩頌等文體是由《詩經》演變而來；祭祀文、哀悼文等文章是由《禮記》演變而來；書信、奏書、規戒、誌銘等文體是由《春秋》演變而來。朝廷中的典章制度，軍隊中的誥誡辭，闡揚仁義道德，彰明功德利益，統治人民的律法、建設國家的策略等等，這文章的運用太廣泛了。至於陶冶自己的性情，或是婉言勸諫別人，能夠心領神會文義，都是一件讓人快樂的事。文章是載道的，它的根本在落實孝道、悌道、敬謹、誠信、仁愛，所以在力行這五事外，仍需學習經典文章，做為引導與修正的標準，不斷的落實，不斷的勘驗互相資助深入，才能敦倫盡份，圓滿孝悌五事，導向幸福美滿的生活。

然而自^ヨ古^ク文^ン人^ニ，多^タ陷^ク輕^ク薄^ニ：屈^ク原^ニ露^カ才^チ

揚^{ヨウ}己^ニ，顯^{テン}暴^{ハウ}君^ニ過^カ；宋^{ソウ}玉^ニ體^{タイ}貌^ニ容^{ヨウ}冶^ニ，見^ミ

遇^ウ俳^{ハイ}優^ニ；東^{トウ}方^ニ曼^{マン}倩^ニ，滑^{カク}稽^ニ不^フ雅^ニ；司^シ馬^ニ

長^{チヤウ}卿^ニ，竊^{キヤク}貲^ニ無^ム操^ニ；王^{ワウ}褒^ニ過^カ章^ニ，儻^{チヤウ}約^ニ

；揚^{ヨウ}雄^ニ德^ニ敗^ニ，美^{メイ}新^ニ；李^リ陵^ニ降^{カウ}辱^ニ夷^ニ虜^ニ

；劉^{リウ}歆^ニ反^ニ覆^ニ莽^ニ世^ニ；傳^{テン}毅^ニ黨^ニ附^ニ權^ニ門^ニ；班^{バン}

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

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

喈同惡受誅；吳質詆忤鄉里；曹植悖

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

甚；陳琳實號粗疏；繁欽性無檢格；

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

、禰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
 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兇
 終；傅玄憤鬥免官；孫楚矜誇凌上；
 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
 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疏亂紀；王元
 長兇賊自詒；謝玄暉侮慢見及。

譯文

自古以來，文人大多缺少智慧與實德，只在外表追求知識技能的累積：屈原顯露自己的才華宣揚自己，反而暴露國君的過失；宋玉長相英俊，卻被當作演戲的藝人；東方朔言行詼諧滑稽缺乏雅正；司馬相如攫取卓王孫的錢財，不講節操道義；王褒在〈僮約〉中，自我暴露私入寡婦家中，違反世俗禮節；揚雄作〈美新論〉歌頌王莽，敗壞品德；李陵戰敗於外族匈奴而投降，身敗名裂非常可恥；劉歆於王莽新建王朝時，為當代國師卻又密謀殺莽，最後事跡敗露而自殺，反覆無常沒有道義；傅毅以文才依附權貴；班固則有竊取父親《史記後傳》的史稿，因而著成《漢書》的嫌疑；趙壹言行舉止則過分的耿直高傲；馮衍雖博通羣書，但因稟性浮華不老實，屢遭壓抑不為當代所用；馬融不敢違逆權貴，常

被譏諷是阿諛諂媚；蔡邕因感嘆董卓被殺，被誤會有私通，所以一同被治罪，最後病死在監獄裡；吳質常周旋在權貴之中，並仗勢橫行，所以遭鄉人所不滿；曹植飲酒沒有節度，我行我素顯得傲慢不馴，因脅迫使者，觸犯律法而被貶官；杜篤常因私事向人請求，拜託別人幫忙，卻一而再，再而三，常不知滿足；路粹心胸過分狹隘，因與孔融有過節，上奏書致罪孔融被殺；陳琳為人處事過份直率，顯得心浮氣躁沒有智慧；繁欽生性隨便不恭謹，為人處事沒有準則，所以不知檢點約束；劉楨因性情倔強，常失恭敬謙卑的態度，因而被貶謫罰做苦工；王粲個性直率急躁，處事粗俗不謹慎而遭人嫌棄；孔融、禰衡仗恃自身的才華，態度高傲得罪曹操，招致殺身之禍；楊修、丁廙鼓動曹操立曹植為太子，反而自取殺身之禍；阮籍因放縱情欲，飲酒吃肉無度，敗壞禮節傷風

害俗；稽康因崇尚老、莊之道，輕視周、孔之道，不滿當時的掌權者，終於被人所陷害而被殺；傅玄因與皇甫陶爭論諠譁不休，終致罷官免職；孫楚因豪邁高傲，依仗自己的才華目空一切，因而得罪石苞終被陷害；陸機因八王之亂時戰敗，被人進讒言，說有叛亂之心而被害；潘岳為人輕浮急躁，喜愛攀緣世間的權利，母親常教訓應當知足，潘岳不順母親的勸誡終被害；顏延年因依恃自己的才華，態度高傲言語無有節度而冒犯權貴，因而被免職；謝靈運因憤恨世俗，自認懷才不遇，辦理公務不用心被彈劾糾正，心生不滿而興兵作亂被殺；王元長因擁立蕭子良爭奪帝位失敗，最後下獄賜死；謝玄暉因輕視嘲弄江祐，使他難堪無法忍受，終於遭到陷害。

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記，
大較如此。至於帝王，亦或未免。自
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
、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
，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
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

、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
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每當思之
，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
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
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
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

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
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
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譯文

以上所舉這些人物，都是文人中的佼佼者，其他的人，無法詳加細說，大概是如此。至於各朝帝王，也未能避免這類的缺失。自古以來，當上天子並有才華的，只有漢武帝、魏太祖、魏文帝、魏明帝、宋孝武帝，都被世人所非議，不能算是有美德的國君。從子游、子夏到荀況、孟軻、

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等這一流的人物，享有盛名而能免於過失導致災禍的，也時而有聽到，但是因損害道德而遭到傷害的占多數。因此我常深入思考這個問題，尋找它的因果關係，不順道德的用心是根源所在，最後累積成災禍的結果；由於文章能揭示趣向，抒發情緒，引發個人獨特的思想，因此容易過度誇耀自己的才能，偏向用來追求名利，卻忽略內在的道德操守，廢失文章載道的正用。現在的文人犯這種缺失更加嚴重，一件事描述的適當合理，一句話講的清新巧妙，就會神采飛揚直衝九霄，自認心志超越於千年之後，得意忘形自我感覺良好，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知言語傷人於無形，所謂：利刀傷人痕易合，惡語傷人恨難消，它帶給人的傷害比矛戟傷人更慘烈，諷刺的言語所招來的禍害，會比狂風閃雷更迅速猛烈，應該要深入思考防

範，以保持吉祥。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

，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

但成學士，自足為人。必乏天才，勿

強操筆。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

清華，流布醜拙，亦以眾矣，江南號

為^{スヘ}諍^{カム}癡^イ符^{ヒメ}。近^{ヒナ}在^ア并^ウ州^ム，有^ス一^一士^フ族^サ，好^ハ

為^{スヘ}可^カ笑^{アセ}詩^シ賦^{ヒメ}，詛^{オニ}擊^ウ邢^セ、魏^ト諸^モ公^コ，眾^モ共^コ

嘲^イ弄^ウ，虛^ト相^ト贊^マ說^{アセ}，便^ウ擊^ウ牛^ウ醢^ム酒^{ヒメ}，招^モ延^マ

聲^フ譽^ム。其^コ妻^メ，明^ミ鑑^カ婦^メ人^ニ也^ニ，泣^ナ而^ル諫^カ之^ニ

。此^コ人^ニ歎^ナ曰^ハ：「才^サ華^カ不^ク為^ス妻^メ子^コ所^コ容^ム，

何^{ナニ}況^カ行^{ユク}路^チ！」至^シ死^シ不^ク覺^ス。自^ミ見^ミ之^ニ謂^フ明^ミ

，此誠難也。

譯文

求學作學問，有的人聰明猛利，有的人魯鈍笨拙；寫文章有的精巧，有的拙劣。魯鈍笨拙的人求學，只要老實一步一腳印努力的薰習，不斷的積累功夫，最後也不妨礙他達到精熟通達；文章拙劣的人，雖然也窮研深思，寫出來的文章終究還是粗俗低劣。其實人生只要好學不倦，明白自己的角色與責任，老老實實的負責任盡本份，成就人格，也能立足於社會。若真是缺乏寫作文章的天份，就不要勉強自己。我看到世間人，沒有一點寫作的才思，卻自認自己的文筆清新華麗，把自己醜劣的文章拿來流傳，這類的人很多，江南

人稱這種人為「吟癡符」（沒有才學又好誇耀自己）。最近在并州這個地方有一位士族，喜歡寫可笑的詩賦，戲弄嘲笑邢邵、魏收諸人，大家就捉弄嘲笑他，故意稱讚他，他竟信以為真，就殺牛斟酒設宴來請客，以便將自己的聲譽傳揚出去。他的妻子是個明白事理的人，流著眼淚勸他，他卻歎著氣說：「我的才華都不被自己的妻子所容受，何況是不相干的陌生人！」到死都還沒有覺悟。明白自己與別人的關係應當用禮節來對待，隨時反省自己，隨時修正自己偏差的用心，這才叫明白，也確實不容易。

學マシ為シ文章マシ，先マシ謀マシ親友マシ，得マシ其評裁マシ，知マシ

可^カ施^シ行^{コウ}，然^{シテ}後^{ノチ}出^デ手^テ；慎^シ勿^ズ師^シ心^{シン}自^ジ任^ニ，
 取^ク笑^シ旁^ハ人^ニ也^{ナリ}。自^ジ古^コ執^シ筆^{ペツ}為^ス文^{モン}者^ノ，何^{ナニ}可^カ
 勝^{カス}言^{ハフ}。然^{シテ}至^リ於^ニ宏^{コウ}麗^{レイ}精^{セイ}華^カ，不^レ過^グ數^ス十^{ジュウ}篇^{ペン}
 耳^ニ。但^{カニ}使^ス不^レ失^ス體^{テイ}裁^{サイ}，辭^ジ意^イ可^カ觀^{カン}，便^ニ稱^ス
 才^{サイ}士^シ；要^ニ須^ス動^ス俗^{ソク}蓋^{カシ}世^ニ，亦^モ俟^{マテ}河^カ之^ノ清^{セイ}乎^{ナリ}！

譯文

學習寫文章，首先要經常拿草稿跟親友討論缺失，得到他們的批評督導，經過鑑定許可後，才可以下筆寫文章；千萬不能任性自以為是，為別人所恥笑。自古以來寫文章的人多得說不完。但真能把文章寫到宏偉壯麗精粹純美的，只不過數十篇而已。只要文章的結構體裁沒有偏離，文辭義理也還可觀，就可稱為才士了。但要做到驚動世俗無與倫比的人，可能要等到黃河的水變清了才有可能吧！

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也；何事非君
，伊、箕之義也。自春秋已來，家有

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
 然而君子之交絕無惡聲，一旦屈膝而
 事人，豈以存亡而改慮？陳孔璋居袁
 裁書，則呼操為豺狼；在魏制檄，則
 目紹為蛇虺。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
 ，然亦文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息

之。^出

譯文

伯夷、叔齊兩人有不屈臣於兩個王朝的氣節；而伊尹、箕子兩人則表現了對任何國君都可忠貞服侍的道義。自從春秋以來，士大夫家族有逃亡避禍的，諸侯國有互相吞併滅亡的，君臣的關係是緣份，無法永恆不變；然而君子之間的交情斷絕了，彼此也絕對不會說出辱罵攻擊對方的言語，一旦屈膝而稱臣於人，又怎麼能夠因為國家的存亡而改變初衷呢？陳孔璋在袁紹當政時裁寫檄文（聲討敵人、宣示罪狀、昭示百姓之文書）時，就稱曹操是豺狼；在魏國當政時裁製檄文，就把袁紹看作蛇虺。這是在當朝時完全聽從君王的命

令，自己不能作主，這就是文人的大患，應當要靜下心來仔細深入的斟酌。

凡為文章，猶人乘騏驥，雖有逸氣，
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
填坑岸也。

譯文

凡是作文章，就好像是人騎著駿馬，雖然能豪邁奔放，還得用銜勒來控制它，不能讓它亂跑而脫離軌道，肆無忌憚就會掉進坑洞之內而受傷。

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
 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今世相承
 ，趨末棄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
 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
 。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
 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

泰タ去ク甚シ耳ニ。必カナラ有ル盛セ才チ重ジュウ譽イ，改カ革ゲ體テイ裁サイ者モノ，實ジツ吾ガ所ス希ミ。

譯文

文章當以道德義趣為心腎，以氣概格調為筋骨，以思想典故為皮膚，以華麗辭藻為冠冕。現代的文人承襲前人的文章，一味的追求枝末而放棄了根本，所以文章顯得輕浮艷麗卻沒有載道的實質內容。辭藻和義理互相競爭，結果是辭藻優美的勝出而義理就薄弱隱伏了；事務和才思互相爭奪，結果是事務繁盛而才思折損。那種放蕩不拘的文章，雖流利暢快卻偏離旨趣；那種牽強附會的文章，雖文辭堆積修補但

文采（文章中表現出來的典雅艷麗和令人賞心悅目的色彩和風格）不足。現在的文風既然如此，你們怎能獨自清流而不去違反呢？但求不要做的太過極端。如果世間真有個才華洋溢，德高望重的人，能對這種文章的體制進行改革，這實在是我最所期望的。

古人之文，宏才逸氣，體度風格，去
 今實遠；但緝綴疏樸，未為密緻耳。
 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

，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為本
 ，今之辭調為末，並須兩存，不可偏
 棄也。

譯文

古人的文章，具有氣勢宏偉、瀟灑飄逸的氣概，它的體態風格超出現今的文章很多。但在編輯聯結上仍顯得簡樸粗淺，還沒有達到嚴密細緻的程度。當今的文章，音律顯得和諧華麗，章句對偶也很工整，在避諱上也精實詳盡，這些都優於古人。應當以古文的體制架構為根本，以今人的文辭音

律為枝末，兩者共存共榮不可偏廢一方。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

，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

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

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深以此

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

：『崖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邪？

譯文

沈隱侯（沈約）說：「作文章應當遵從『三易』的原則：第一，讓讀者很容易知道內容是什麼；第二，所用的文字容易認識；第三，容易誦讀。」邢子才常說：「沈約的文章，引用典故不讓人感覺出來，就像發自內心的話。」邢子才對他這點很佩服。祖孝徵曾經對我說：「沈約的詩說：『傾斜的山崖，護衛著石鐘乳。』這那裡像是在用典故？」

邢^ト子^ノ才^チ、魏^ス收^ア俱^ヒ有^ハ重^シ名^ナ，時^{トキ}俗^{ソク}準^ス的^テ，
 以^テ為^ス師^シ匠^{カウ}。邢^ト賞^ア服^{フク}沈^シ約^{ヤク}而^{シテ}輕^ク任^ニ昉^{ハフ}，魏^ス
 愛^ミ慕^ス任^ニ昉^{ハフ}而^{シテ}毀^ス沈^シ約^{ヤク}，每^ニ於^{ケル}談^{ダン}讌^{エン}，辭^ジ色^{シキ}
 以^テ之^ヲ。鄴^エ下^カ紛^{マギ}紜^ン，各^{ハハ}有^ハ朋^{トモ}黨^{ドウ}。祖^ソ孝^{コウ}徵^シ
 嘗^タ謂^フ吾^ガ曰^ク：「任^ニ、沈^シ之^ヲ是^ハ非^ヒ，乃^ハ邢^ト、
 魏^ス之^ヲ優^{ユウ}劣^{レツ}也^{ナリ}。」

譯文

邢子才、魏收在當時都非常有名聲，世俗都把他們看做學習的標準，大家都尊稱他們為宗師。邢子才讚美佩服沈約卻輕視任昉，魏收則愛慕任昉而詆毀沈約，所以兩人在宴會聊天時，就常為此事爭論的面紅耳赤。當時鄴下的士大夫，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因各自的好惡形成黨派。祖孝徵曾經對我說：「任昉、沈約二人的是非，實際上則顯露了邢子才、魏收的長短。」

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
 即改之，陳王得之於丁廙也。山東風

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嘗以此忤人，至今為悔；汝曹必無輕議也。

譯文

江南地區的人寫文章，總希望請別人批評指教，讓自己知道缺失所在，隨後就改正它，曹植就從丁廙那裡學到這種雅量。山東地區的風俗，還不習慣請人批評責難。我剛到鄴城的時候，就曾經因此而冒犯了別人，到現在想起還很懊惱後悔；所以你們要切記，千萬不要輕意的議論別人的過失。

名實第十

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容色姝麗，則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於世者，猶貌甚惡而責妍影於鏡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忘名者，體道合

德^{カゼ}，享^{トク}鬼^{クハ}神^{カミ}之^ノ福^{フク}佑^ユ，非^ヒ所^{ムネ}以^ニ求^ク名^ナ也^セ；
立^カ名^ナ者^ノ，修^{ツク}身^ミ慎^シ行^{コト}，懼^ヒ榮^{エイ}觀^{カン}之^ノ不^フ顯^{ケン}，
非^ヒ所^{ムネ}以^ニ讓^ユ名^ナ也^セ；竊^{クセ}名^ナ者^ノ，厚^{コト}貌^{モウ}深^シ奸^{カン}，
干^{カン}浮^フ華^カ之^ノ虛^{コト}稱^{ショウ}，非^ヒ所^{ムネ}以^ニ得^ク名^ナ也^セ。

譯文

人的名聲與實際的修養，就像是身體與影子一樣的密不可分。德行與才藝兼備厚實，名聲自然就完善；體態端莊容貌美麗，那麼影像就一定美妙。如今不修身而想在世間得

到美名，就好比容貌醜劣竟想在鏡中求得美妙的影像一樣。高明的讀書人對名聲相忘於無形，有中等德行的人則努力的修身以建立名聲，下等德行的人則竊取名聲，名實不符。忘名的人，所思、所言、所行合乎純淨純善的本體，道德才能兼備名聲自然顯揚，名聲乘載道法，用這種影響力來教化眾生，自然沒有沽名釣譽的想法，所以鬼神佩服尊重他、護祐他；建立名聲的人，就是修養品德慎言謹行，害怕自己的榮譽會被玷污了，所以很注重自己的名聲，用生命來捍衛名聲；竊取名聲的人，就是有樸實的外表但內心卻是懷著奸詐，以謀求浮華沒有實際的虛名，這不是真正得到名聲。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

，必顛蹶於崖岸，拱把之梁，每沈溺
 於川谷者，何哉？為其旁無餘地故也
 。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
 ，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
 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吾每為人
 所毀，常以此自責。若能開方軌之路

，廣くろく造ぞう舟ふね之の航かう，則すなは仲ちゆう由ゆう之の言ごん信しん，重おも於か
 登のぼ壇だん之の盟めい，趙しやう熹き之の降かう城じやう，賢けん於か折せ衝しやう之の
 將しやう矣い。

譯文

人的腳所能踐踏的範圍，不過是幾寸的面積，然而在狹窄的山路行走，一定會跌落山崖；走在獨木橋上，也往往會掉入河中，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腳旁沒有多餘的空地。君子要樹立人格用以處世待物，也是這個道理。最誠實的話，世間人反而不會相信；最純潔的行為，往往引起懷疑，這都

是因為言誠行潔這類的名聲太太好了，已經沒有餘地了，所以一般人反而不認同。每當我被詆毀的時候，就常常以此反省自責。期望你們為人處世，能開闢平坦的大道，加寬渡河的橋樑，使你們的言論，就如同子路的信用，勝過登壇結盟的誓約；如趙熹的信義招降城池，勝過退敵善戰的大將軍。

吾見世人，清名登而金貝入，信譽顯
而然諾虧，不知後之矛戟，毀前之干
櫓也。慮子賤云：「誠於此者形於彼

。——人之虛實真偽在乎心，無不見乎
 迹，但察之未熟耳。一為察之所鑑，
 巧偽不如拙誠，承之以羞大矣。伯石
 讓卿，王莽辭政，當於爾時，自以巧
 密；後人書之，留傳萬代，可為骨寒
 毛豎也。近有大貴，以孝著聲，前後

居喪，哀毀踰制，亦足以高於人矣。
而嘗於苦塊之中，以巴豆塗臉，遂使
成瘡，表哭泣之過。左右童豎，不能
掩之，益使外人謂其居處飲食，皆為
不信。以一偽喪百誠者，乃貪名不已
故也。

譯文

我曾見過世間人，當有了清高的名聲時，錢財就進來了，當誠信的聲譽顯揚時，就不再將諾言實現，這是不知道後面的名利，會摧毀前面的禮義。處子賤說過：「誠於心，形於外。」人的虛、實、真、偽存乎於心，並在思想、言語、行為中流現出來，只是不細心觀察而已。一旦被察覺了，露出了真面目，那巧詐虛偽的人就不如笨拙誠實的人，那就必須承受很大的羞辱。如伯石三次推讓冊封卿位，王莽的辭謝政權，在當時自以為計畫機巧嚴密，可以瞞天過海了；這些事跡被後人記載下來，留傳千年萬世，這些歷史叫人看了真是毛骨悚然，讓人升起畏懼心。近來有個大貴人，以孝道而享有盛名，父母過世時在居喪其間，因哀傷過度而損害了身體的健康，因逾越了禮節，所以就顯得他的孝心超

過一般人。可是他在守喪期間，卻用有毒性的巴豆來塗臉，臉上長出了瘰癧，表示是因過份哭泣長出來的。家裡的童僕看得很清楚，卻沒有替他隱瞞而傳揚出去，這種虛偽的行為，就更加讓外人對他在平常中的處事待人如芝麻之小事，都不相信了。因一件事情虛偽，竟喪失了所有的誠信，這就是貪圖名利，不知適可而止的結果。

有一士族，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天才
鈍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
酒犢珍玩，交諸名士，甘其餌者，遞

共吹噓。朝廷以為文華，亦嘗出境聘。
東萊王韓晉明篤好文學，疑彼製作，
多非機杼，遂設讌言，面相討試。
竟日歡諧，辭人滿席，屬音賦韻，命
筆為詩，彼造次即成，了非向韻。眾
客各自沈吟，遂無覺者。韓退歎曰：

「果如所量！」韓又嘗問曰：「玉珽

杼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答云：

「珽頭曲圜，勢如葵葉耳。」韓既有

學，忍笑為吾說之。

譯文

有一位出身世族的子弟，他讀的書不會超過二三百卷，資質魯鈍笨拙，因為家世充實富裕，所以他得意洋洋很自負，常利用酒肉來請客，玩賞珍貴的寶物來結交有名望的

人，拿人手短，吃人嘴軟，這些得到好處的人，紛紛為他吹噓廣告，朝廷還真以為他很有作文章的才華，聘請他為外交使節出國訪問。東萊王韓晉明非常喜愛文學，懷疑他的詩文創作中的構思不是出自於他，於是就設宴款待，約他來面談討論，想當面試探試探他。請客當日詩人滿座，大家吃喝玩樂氣氛和諧，正當大家還在依照聲韻提筆賦詩時，這位士族大筆一揮很快就完成了，卻不是向來的風格韻味。由於客人們還專心的在沈思吟詠，沒有人發現他作的詩有問題。韓晉明宴會後感歎的說：「果真如我所料到的。」韓晉明又曾經問他說：「把玉珽從下往上削刮到椎頭為止，會成什麼形狀？」他竟然回答：「玉珽的椎頭彎曲圓轉，很像葵葉。」韓晉明是一位有學問的人，他強忍著笑把這件事說給我聽。

治點子弟文章，以為聲價，大弊事也。
一則不可常繼，終露其情；二則學者有憑，益不精勵。

譯文

以博取名聲抬高身份地位為目的，因而修改潤飾子弟所寫的文章，這是一大壞事。一則因為不可能持續不斷地替他們修改潤飾文章，一旦露出馬腳，就會自取其辱；二則給正在學習的子弟做了壞榜樣，養成他依賴的壞習慣，隨順懈怠安逸的習性，無法養成專心學習，奮發圖強的學習態度。

鄴^{一セ}下^{丁一}有一^{一ス}少年^一，出^{アハ}為^三襄國^一令^一，頗^{タビ}為^ス勉^一
 篤^{カズ}。公^ク事^シ經^ニ懷^一，每^毎加^加撫^ニ恤^一，以^以求^ク聲^一譽^一
 。凡^凡遣^ニ兵^一役^一，握^握手^手送^送離^離，或^或齎^ニ梨^一棗^一餅^一
 餌^餌，人^人人^人贈^贈別^別，云^云：「上^上命^一相^一煩^一，情^情
 所^所不^不忍^一；道^道路^一飢^一渴^一，以^以此^一見^一思^一。」民^民
 庶^庶稱^一之^一，不^不容^一於^一口^一。及^及遷^一為^一泗^一州^一別^一駕^一

，此費日廣，不可常周，一有偽情，
觸塗難繼，功績遂損敗矣。

譯文

鄴下有個少年，出任襄國的縣令，還能自我要求勤勞做事。對於公事盡心盡力的辦理，對於下屬還能安撫幫助，以求得好的名聲。對於要去服兵役的人，一一握手送別，個個贈送梨子棗子、糕餅等禮品，並且對他們說：「這是國家的政策，辛勞你們了，離情依依心中實在不忍；一路上如果飢渴了，以此薄禮略表思念的心意。」民眾對他稱讚不已，不是嘴巴能說得盡的。後來他升遷為泗州別駕（為刺史の佐

史，刺史巡視管區，別駕就另乘馬車隨行，總理眾務職位很高），這類的交際費用一天天的增多，無法方方面面都周到。由此可知用虛偽的心，無法徹底解決問題，再製造另一個問題の後遺症，有添亂的副作用，不能永恆不變，所以原先所做的功績也隨著敗毀了。

或問曰：「夫神滅形消，遺聲餘價，亦猶蟬殼蛇皮，獸远鳥迹耳，何預於死者，而聖人以為名教乎？」對曰：

「勸也，勸其立名，則獲其實。且勸
一伯夷，而千萬人立清風矣；勸一季
札，而千萬人立仁風矣；勸一柳下惠
，而千萬人立貞風矣；勸一史魚，而
千萬人立直風矣。故聖人欲其魚鱗鳳
翼，雜沓參差，不絕於世，豈不弘哉

？四海悠悠，皆慕名者，蓋因其情而
 致其善耳。抑又論之，祖考之嘉名美
 譽，亦子孫之冕服墻宇也，自古及今
 ，獲其庇蔭者亦眾矣。夫修善立名者
 ，亦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死則
 遺其澤。世之汲汲者，不達此意，若

其與魂爽俱升，松柏偕茂者，惑矣哉

！

譯文

有人問說：「一個人在世間過世了，他的身體與靈魂全都跟著消滅了，他一生的功過和所建立的名聲，就像是蟬與蛇所蛻落的外殼和假皮，如野獸走過、小鳥飛過一樣，空空不留痕跡，這對死者又有何意義，聖人卻把明倫（明白人與人的關係，角色與責任的對待）與禮節做為教學的內容呢？」我回答他說：「那是為了勸勉人學習，向這些榜樣學習名副其實的德行，從自身的影響力擴展出去。所以勸勉一

個人以伯夷的德行為榜樣，就有成千上萬的人會樹立起清廉的風氣；勸勉一個人以季札的德行為榜樣，就有成千上萬的人會建立起仁愛的風範；勸勉一個人以柳下惠的德行為榜樣，則成千上萬的人就會樹立起忠貞不移的風範；勸勉一個人以史魚的德行為榜樣，就有成千上萬的人會樹立起正直不曲的風格。所以聖人的期望是世上的人人，不分男女老幼，聰明愚笨，各行各業，都能夠來學習優良傳統文化，代代承傳不絕，這種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意義不是很大嗎？這世界上的眾生，個個都愛慕名聲追求名聲，聖人能理解眾生的情感，以最合宜的方法引導眾生走向行善積德的正道。話又說回來，祖先的厚德美譽，就好比是遺留給子孫的禮服和房屋，自古到今，代代子孫都得到它的庇蔭。這些行善積德的人，就好像是在蓋房屋種果樹一樣，活著的時候能

得到好處，死後又把恩澤遺留給後代子孫。那些急功好名的人，一生忙於追求虛名，不順道德的作用，不以禮法具體的落實在倫理關係的對待，以自私自利為導因，卻又期望在死後，能得到名聲與魂魄同時升天，與松柏一樣長青不衰的結果，因果不相應，這不是很奇怪！」

涉務第十一

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耳，不
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
位也。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
則朝廷之臣，取其鑑達治體，經綸博
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憲章，

不^ウ忘^ス前^ク古^マ；三^ム則^セ軍^リ旅^リ之^シ臣^ノ，取^ク其^ノ斷^カ絕^セ
 有^一謀^マ，強^ク幹^カ習^マ事^ハ；四^ム則^セ藩^バ屏^バ之^シ臣^ノ，取^ク
 其^ク明^ミ練^リ風^フ俗^フ，清^ク白^{ハク}愛^カ民^ミ；五^ム則^セ使^サ命^メ之^シ
 臣^ノ，取^ク其^ノ識^シ變^ヘ從^ツ宜^ニ，不^ウ辱^ハ君^{キミ}命^メ；六^ム則^セ
 興^ト造^ゾ之^シ臣^ノ，取^ク其^ノ程^ヘ功^コ節^{セツ}費^ヒ，開^カ略^{リョク}有^一術^ハ
 ，此^チ則^セ皆^ハ勤^{キン}學^{ガク}守^シ行^{コウ}者^ノ所^ノ能^ノ辨^ハ也^ニ。人^ニ性^{セイ}

有長短，豈責其美於六塗哉？但當皆
 曉指趣，能守一職，便無愧耳。

譯文

君子於世間處事待人接物，最難能可貴的是能做利益眾生的事業，而不是只會天馬行空的談玄說妙，卻沒有具體的作為，左邊擺著琴右邊放著書，裝模作樣，這是浪費國家的俸祿。國家任用人才，大略分為六類：一是朝廷的重臣，他能細察通達治國的綱要，學識淵博心態端正，有謀劃治理國家大事的能力；二是文書記事的大臣，他能撰寫典章法令，取法聖王之德，不忘祖先聖人教誨的人；三是統帥軍隊的武

臣，他有果斷的指揮能力，有戰略佈局的智慧，沉著穩定，忠貞幹練；四是地方的縣令，他能熟悉民俗風情，廉潔愛民的人；五是外交使臣，他見識廣博，能隨機應變處事恰當，能達到國家付與的使命；六是建築大臣，他能依照程序藍圖施工以達功效，並能節省工程費用沒有多餘的浪費，有開源節流的辦法。這些都是勤奮學習端正品德的人，才能兼顧道理與事務。人的資質優劣不同，怎能要求方方面面都完備呢？但對於倫理關係的旨趣能明白清楚，先確立現前的角色本份，能篤守一個職位，也就理得心安而無所慚愧了。

吾見世中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

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
 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下
 ，不知有戰陳之急；保俸祿之資，不
 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
 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晉
 朝南渡，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

才幹者，擢為令僕已下尚書郎中書舍
 人已上，典掌機要。其餘文義之士，
 多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纖微過失，
 又惜行捶楚，所以處於清高，蓋護其
 短也。至於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
 王籤省，並曉習吏用，濟辦時須，縱

有^{一ヌ}小^{丁一ム}人^{日一}之^出態^{太所}，皆^{日一セ}可^テ鞭^{ウ一}杖^出肅^ム督^カ，故^々多^カ見^{日一}
 委^ヌ使^フ，蓋^々用^ム其^ク長^テ也^{一セ}。人^{日一}每^{日一}不^ウ自^テ量^カ，舉^{日一}
 世^ハ怨^{日一}梁^カ武^ヌ帝^カ父^{日一}子^テ愛^所小^{丁一ム}人^{日一}而^ル疏^ア士^ハ大^カ夫^{日一}，
 此^チ亦^ハ眼^一不^ウ能^ム見^ル其^{日一}睫^一耳^{一セ}。

譯文

我看到世間這些寫文章的讀書人，批評議論古今，好像
 是用手指著掌中的物品一樣容易，等到真要親臨其事時，
 大多無法勝任這些事務。居住在太平盛世的國家裡，不知

道有死喪戰亂的災禍；身處在國家的保護下，不知道佈陣應付戰事之急切；享用國家的俸祿供給，不知道有日曬雨淋農耕勞作的辛苦；職位高的人，不知道從事勞役的勤苦，就因習慣這種安逸的生活，所以很難治理現實生活中的事務了。晉朝遷移到江南以後，很寬待士族（士人取得官位後，就是士族）；因此江南地區這些有才華的士族，都被提升為尚書省的正副長官以下，在尚書郎、中書舍人以上的職位，掌管重要的事務。其餘那些只探求文章義理的文人，大多數只追求虛榮浮華的外表，而不切實際的作為，所以自命清高不涉世間的俗務；犯了這種微小的過失，卻沒有人責罰教誨，因此他們就一直處在清高的地位，這種方式是在掩護他們的過失。至於尚書及其所屬官吏、主書監帥、諸王籤帥、辦事的官吏，大都能對工作職責通達明白，並能熟練的執行任務，

並在期限內完成職務，雖然偶有自私自利的作為而犯法，也都使用鞭打來究責，並嚴加督導，所以多能被委任使用，這是在任用他們的長處。一般人往往不自量力眼光短小，抱怨梁武帝父子親近小人而疏遠士大夫，這就像是眼睛不能看到自己的睫毛一樣。

古人欲知稼穡之艱難，斯蓋貴穀務本之道也。夫食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種之

， 蓀鉏之，刈穫之，載積之，打拂之，
簸揚之，凡幾涉手，而入倉廩，安
可輕農事而貴末業哉？江南朝士，因
晉中興，南渡江，卒為羈旅，至今八
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
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為之，未嘗目觀

起ク一一塿ウ土ツ，耕ク一一株ヅ苗ミョウ；不フ知チ幾キ月ゲツ當トク下カ，
 幾キ月ゲツ當トク收ス，安ヤス識シ世セ間カン餘ヨ務ム乎ヤ？故コ治チ，
 官カン則ソレ不レ了ス，營エイ家カ則ソレ不レ辦ス，皆カ優ユウ閒カン之ノ過ト也ヤ。

譯文

古人之所以要瞭解務農的艱難與辛苦，這是為了使人珍惜糧食，以重視農業生產為本的思想。食物是維持生命不可缺少的，沒有食物，人民就無法生存，三天沒有吃飯，即使

親如父子也無法互相照顧安撫。糧食要經過耕種、鋤草、收割、運載、揸打脫粒、簸揚（揚去穀物中的糠粃雜物），要經過好多道程序，才能存入糧倉內，怎麼可以看輕農業而重視商業呢？江南的士大夫，因晉朝的中興，南渡過江，成為寄居在外旅客，到現在經過了八九代了，這些官員不從事農業生產，而是完全依靠國家的俸祿生存。如果他們有田地，也是隨隨便便就交給僮僕去耕種，從來沒有親自看他們翻土、插秧；也不知何時該播種，何時該收穫，每天要吃的米飯如何得來都不知道，何況是其他的事務呢？所以當官時就不知道怎麼治理政務，治家時就不懂得如何經營，這都是平常太過安逸所導致的。

省事第十二

銘金人云：「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至哉斯戒也！能走者奪其翼，善飛者減其指，有角者無上齒，豐後者無前足，蓋天道不使物有兼焉也。古人云：「多為少善，

不如執一；鼯鼠五能，不成伎術。

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

略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

討論，文章無可傳於集錄，書迹未堪

以留愛玩，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

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

人中，天文、畫繪、棊博，鮮卑語、
 胡書，煎胡桃油，煉錫為銀，如此之
 類，略得梗概，皆不通熟。惜乎，以
 彼神明，若省其異端，當精妙也。

譯文

孔子在周朝太廟裡看到一個銅人，背後刻有銘文說：
 「人不要多說話，多說話就多敗壞；人不要多事，多事就會
 多禍患。」這個警戒太重要了！善於用腳走路的動物就不需

要長翅膀飛翔，善於用翅膀飛翔的動物則減少腳趾與脂肪含量，長角的動物則沒有上牙齒，後肢發達的動物前足就退化，這是動物適應大自然的法則，所產生的身體構造，沒有多餘無作用的構造，真是奧妙啊！古人說：「多方面的學習技能顯得多才多藝，卻都淺薄的涉獵不專精，還不如專心學一項技能；梧鼠有五種技能：能飛而不能上屋，能爬樹而不能上樹頂，能游水而不能渡小河，能挖洞而不能掩護身體，能走而不能比人快，技能雖多卻不專精。」近代有兩位算是聰敏的人，他們的興趣廣泛涉獵很廣，但都很粗略沒有什麼成就，學習經典回答不起人家的提問，史學的知識也無法和別人討論，所寫的文章無法被選錄入集而傳世，書法手跡也不值得收藏玩賞，卜筮（占卜吉凶）六次只有三次準確，醫治十個人只有五個人治好，音樂造詣在幾十人以下，射箭的

技巧在千百個人中，只能算是中等，其他如天文、繪畫、下棋，鮮卑語、鮮卑文，煎胡桃油，煉錫為銀，諸如此類事情，都只是懂個皮毛，都不精通熟練。真是可惜，以他們聰敏的稟質，如果能捨去那些多餘的嗜好，而能選擇一門深入長期熏修，這門專業的技巧應該可以達到精妙的程度。

諫諍之徒，以正人君之失爾，必在得
 言之地，當盡匡贊之規，不容苟免偷
 安，垂頭塞耳；至於就養有方，思不

出位，干非其任，斯則罪人。故表
記云：「事君，遠而諫，則諂也；
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論語》曰
：「未信而諫，人以為謗己也。」

譯文

從事諫諍的大臣，他的責任就是要糾正國君的過失，所以一定要站在公正無私、犯而無隱的說話立場，善盡匡正輔佐的職責，所以不容許裝聾作啞得過且過，這種只顧現前的

安樂不顧將來影響的態度；至於侍奉國君應各司所職，不要作出超越自己職務範圍的事，心安住在本分上，如果超越自己的職位去侵犯他人的職權，這就是罪人。所以《禮記·表記》上說：「侍奉國君，在關係還很疏遠的時候卻勉強的勸諫，那就是諂媚；關係已經很密切了卻沒有勸諫，那就是只受俸祿而沒有善盡職責了。」《論語·子張篇》上說：「未取得國君的信任就勉強去勸諫，國君會以為你在誹謗他。」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求趨競，不顧羞慚。

，比較材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

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

酬謝，或有誼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

；以此得官，謂為才力，何異盜食致

飽，竊衣取溫哉！世見躁競得官者，

便謂「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

不求亦至也。見靜退未遇者，便謂「
弗為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
益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
焉可勝算乎！

譯文

君子應該謹守常道崇尚品德，平日收斂自己的光芒不露才能，默默的修養自己以等待時機成熟。如果官運財運都不如意，那實在是天命（因果法則）造成的，所以隨遇而安不

怨天不尤人。為求利祿，庸庸碌碌的奔走汲取，不顧羞恥慚愧的與人競爭，跟別人比較才能的高下，計較功勞的大小，露出嚴厲的表情大聲謾罵，怨天尤人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有的還揚言揭露宰相的過失來恐嚇要脅，用以獲得非分的酬勞；有的則在公眾中大聲叫囂滋擾，四處散播謠言，用來混淆視聽動搖人心，以此求得早日被分派任用；靠這些手段而得到的官位，還自說是自己的能力得來的，這與偷盜食物來填飽肚子，偷拿衣服來使身體溫暖有什麼不同呢？世間人看見那些奔走營取而獲得官位的人，就說：「不去索求怎能有所獲得」；卻不明白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道理，等到時機來時，你不求它也會自然而來。看見那些具有謙讓的人，與人無爭與世無求的過著平淡的生活，就說：「不去爭取怎能成功」；他們不明白自己的德行淺薄未能感召福報，就算

汲汲營取也是徒勞無功，終歸召來不如意。凡是不去求取就能獲得的，或是去求取卻沒有獲得的，這樣的人很多，究其原因是不明白德行是福報的根本，修德感福因果才相應，這是不變的真理！

齊之季世，多以財貨託附外家，諠動

女謁。拜守宰者，印組光華，車騎輝

赫，榮兼九族，取貴一時。而為執政

所患，隨而伺察，既以利得，必以利

殆^{カ、}，微^{ミ、}染風塵^{ロ、}，便乖^{ク、}肅正^{ム、}，坑阱^{ク、}殊深^{ル、}，
瘡^{イ、}痛未復^{ミ、}，縱得免死^{ム、}，莫不破家^{ハ、}，
然後噬臍^{ク、}，亦復何及^{ハ、}。吾自南及北^{ハ、}，
未嘗一言與時人論身分也^{ハ、}，不能通達^{ハ、}，
亦無尤焉[。]。

譯文

北齊的末年，很多人賄賂外戚權貴，透過得寵的嬪妃遊

說，攀緣裙帶關係，為自己求取祿位。幸運的得到官位了，他們穿著華麗的衣服，身上掛著官印，騎在馬上點頭揮手向人炫耀，非常風光，九族以內的親戚都感到光榮，在短時間內就享受到了榮華富貴。樹大招風，這種行徑引起執政者的厭惡，開始暗中調查蒐證，既然是用不正當的錢買來的利益，必也會因這種不正當的利益而招來災禍，稍微沾染世俗的名利，就違背公僕應有的廉潔公正，官場中處處是陷阱，一時糊塗保持不住就掉到陷阱去了，受到的創痛很難平復，縱然能夠僥倖逃過一死，也免不了妻離子散家道中落，後悔莫及，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呢？我從南方到了北方，從不暴露自己的身分地位，不曾跟當時的人說過一句有關自己過去的經驗，雖然不能富貴顯達，我也不後悔，沒有任何的抱怨。

王子晉云：「佐饗得嘗，佐鬥得傷。」

「此言為善則預，為惡則去，不欲黨

人非義之事也。凡損於物，皆無與焉

。然而窮鳥入懷，仁人所憫；況死士

歸我，當棄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季

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儉，孫嵩之

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
 ，以此得罪，甘心瞑目。至如郭解之
 代人報讎，灌夫之橫怒求地，游俠之
 徒，非君子之所為也。如有逆亂之行
 ，得罪於君親者，又不足恤焉。親友
 之迫危難也，家財已力，當無所吝；

若橫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
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
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
仁義為節文爾。

譯文

王子晉說：「幫助廚官做菜，可以品嚐到美味的食物；幫助別人爭鬥打架，難免會被打傷。」這話是說：看見別人做好事就應該要隨喜參與，看見別人做壞事則應該要避開，

不要有個人的好惡而結黨營私，這是不公不義的事。凡是損害眾生的事都不能做。但是一位走投無路的人來請求幫助，具有仁愛心的人總會出手幫助；何況是視死如歸的義勇之士來投靠，怎能棄之不理呢？伍員拜託漁夫擺渡相救，季布藏身在廣柳車（載運棺柩的大車）中，孔融收留張儉，孫嵩藏匿趙歧，這些合乎道義的行為，都被前人所敬重，也是我所遵從奉行的，就算因此得罪權貴而降罪，也是心甘情願死而瞑目。至於像郭解代人報仇，灌夫為朋友怒責丞相索取田地，那是游俠一類的行為，不是君子所應該做的。如有冒犯長輩逆謀作亂的行為，這是違背禮敬可恥的行為，因此受到國君與長輩的降罪與責罰，那就更不值得同情憐憫了。親友遭遇到急難危險，自家的能力範圍所及，應該要周濟救助，不應該吝惜；但如果有人不懷好意圖謀不軌，有不合道義的

要求請託，那就不應該去效法。學習墨家學派的人，被稱為熱心，學習楊朱學派的人，被稱為薄情冷淡；過度的熱心或薄情都不好，應當循禮來對待一切人，自然能符合道義的行為，那就是仁愛眾生的體現。

前在修文令曹，有山東學士與關中太

史競曆，凡十餘人，紛紜累歲，內史

牒付議官平之。吾執論曰：「大抵諸

儒所爭，四分并減分兩家爾。曆象之

要^{一ム}，可以^テ晷景測之^{一ム}；今^レ驗其分至薄蝕^{一ム}
 ，則^レ四分疏而減分密^{一ム}。疏者則稱政令^{一ム}
 有寬猛^{一ム}，運行致盈縮^{一ム}，非算之失也^{一ム}；
 密者則云日月有遲速^{一ム}，以術求之^{一ム}，預^{一ム}
 知其度^{一ム}，無災祥也^{一ム}。用疏則藏奸而不^{一ム}
 信^{一ム}，用密則任數而違經^{一ム}。且議官所知^{一ム}

，不能精於訟者，以淺裁深，安有肯
 服？既非格令所司，幸勿當也。——舉
 曹貴賤，咸以為然。有一禮官，恥為
 此讓，苦欲留連，強加考核。機杼既
 薄，無以測量，還復採訪訟人，窺望
 長短，朝夕聚議，寒暑煩勞，背春涉

冬，竟無予奪，怨誚滋生，赧然而退，
終為內史所迫：此好名之辱也。

譯文

從前我在修文令曹時（修文殿撰寫御覽事），當時有山東的學士與關中太史在爭論曆法的問題，大約有十幾個人，大家常爭的面紅耳赤青筋暴露，這種情況維持了好幾年也沒有結果，直到內史官行文交付議官來評定才停止。我的看法是這樣：「大致上，諸位儒生所爭論的，是四分曆和減分曆兩派。曆象（推算觀測天體的運行）觀測推算天象的要點，是通過日晷儀的影子來測量的。現在以此方式來驗證這

兩種曆法的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以及日蝕月蝕等現象，發現四分曆比較疏略而減分曆比較周密。支持疏略者的看法是：政令有寬鬆與嚴厲的分別，日月的運行也相應而產生超前與不足，這並不是曆法計算的誤差；支持周密者的看法則說：日月的運行雖然有快有慢，用正確的算術來推演，可以預先知道它們運行的情況，所以和災禍吉祥無關。如果採用疏略的四分曆，就可能隱藏詐偽而失掉了真實，如果採用周密的減分曆，就可能順應天象卻違背經義。何況議官所了解的知識，不能比爭論的兩方還精深，以學識淺的人去裁定學問深厚的人，怎能讓人心服口服呢？這個紛爭既然不屬於法律判決的範圍，就不能判定那方對錯。」整個議曹府上下，都認為我的論點是對的。只有一位禮官，對於這種退讓的態度感到可恥，所以堅持不放手苦苦相逼，用盡辦法強加考核

稽查。而他的相關知識不足，見地又不廣，無法實地進行測量，還得去採訪論爭的雙方，收集資料、分析資料，匯總雙方的優缺點，早晚都要開會討論，從寒冷的冬天到酷熱的夏天，從春天到冬天，身體勞苦內心憂惱，最後竟然無法裁決，這時責備譏諷之聲四起，這位禮官才知難而退，最後還被內史究責：這是求名好事招來的恥辱啊！

止足第十三

《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

「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唯

在少欲知足，為立涯限爾。先祖靖侯

戒子姪曰：「汝家書生門戶，世無富

貴；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

貪勢家。

「吾終身服膺，以為名言也。」

譯文

《禮記》上說：「欲望不可以放縱，不可以志得意滿。」宇宙雖大還是可以到達它的盡頭，而人的欲望則是無窮盡，永遠填不滿，所以人不能隨著惡習氣而無限度擴張，一定要逆著習氣培養自制力，自我設限一個範圍，就能清心寡欲，知足常樂。先祖靖侯教誡子姪說：「你們的家是書香門第，世世代代不求取富貴為目標；從今以後，當官不可以任超過二千石以上的官職，婚嫁不能貪圖有錢有勢的

家庭。」我終生都牢記在心，奉為格言。

天地鬼神之道，皆惡滿盈。謙虛沖損
，可以免害。人生衣趣以覆寒露，食
趣以塞飢乏耳。形骸之內，尚不得奢
靡，己身之外，而欲窮驕泰邪？周穆
王、秦始皇、漢武帝，富有四海，貴

為^ス天子^{ミコ}，不^フ知^シ紀^キ極^{キョク}，猶^{ナホ}自^ミ敗^{マシ}累^{レイ}，況^{ナラバ}士^シ
 庶^ソ乎^カ？常^{トモ}以^テ二^ニ十^{ジュウ}口^コ家^カ，奴^ユ婢^ヒ盛^セ多^タ，不^フ
 可^カ出^デ二^ニ十^{ジュウ}人^{ニン}，良^{カニ}田^{デン}十^{ジュウ}頃^{コウ}，堂^{ドウ}室^{シツ}才^サ蔽^セ風^{フウ}
 雨^ウ，車^{クルマ}馬^バ僅^{タリ}代^{ダイ}杖^{シヤウ}策^{サツ}，蓄^{チク}財^{サイ}數^{スウ}萬^{マン}，以^テ擬^ニ
 吉^{キチ}兇^{キウ}急^{キツ}速^{ソク}，不^フ啻^シ此^{コノ}者^{モノ}，以^テ義^ギ散^{サン}之^ヲ；不^フ
 至^シ此^{コノ}者^{モノ}，勿^ス非^デ道^{ドウ}求^{モト}之^ヲ。

譯文

天地、鬼神、人，對於自大、自滿、自專的人都感到厭惡。謙虛、淡泊、自損可以化免災禍。人生活在世間裡，所需要的不多夠用就好，只要衣服可以穿的暖，吃飯可以吃的飽就可以了。自身體內，尚且沒有奢侈浪費的需要，而自身之外，還需要驕奢享樂嗎？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他們已經都富有四海，貴為天子，有錢有勢，卻都不懂得知足常樂適可而止，最後導致國家敗亡的地步，更何況是一般的老百姓呢？若以二十口的人家，奴婢最多不要超過二十人，只需要十頃的良田，房屋只求遮避風雨，馬車只用來代步拐杖，積存錢財達到數萬，是用來應急及婚喪喜慶時使用。如果超出這些範圍，就要合理合法的布施出去，捨掉慳貪的心；如果達不到這些數目，也不能用不符合道義的方法來求取。

戒兵第十四

顏氏之先，本乎鄒、魯，或分入齊，
世以儒雅為業，遍在書記。仲尼門徒
，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焉。
秦、漢、魏、晉，下逮齊、梁，未有
用兵以取達者。春秋世，顏高、顏鳴

、顏息、顏羽之徒，皆一鬥夫耳。齊

有顏涿聚，趙有顏取，漢末有顏良，

宋有顏延之，並處將軍之任，竟以顛

覆。漢郎顏驄，自稱好武，更無事迹

。顏忠以黨楚王受誅，顏俊以據武威

見殺，得姓已來，無清操者，唯此二

人，皆罹禍敗。頃世亂離，衣冠之士，
雖無身手，或聚徒眾，違棄素業，
僥倖戰功。吾既羸薄，仰惟前代，故
置心於此，子孫誌之。孔子力翹門關，
不以力聞，此聖證也。吾見今世士
大夫，才有氣幹，便倚賴之，不能被

甲執兵，以衛社稷；但微行險服，逞
弄拳腕，大則陷危亡，小則貽恥辱，
遂無免者。

譯文

顏家的祖先，祖居在鄒國、魯國，有的分支遷到了齊國，世世代代都從事儒雅（指博學的儒士或文人雅士）的事業，這些全都記載在古書上。孔子的學生中，在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有成就的有七十二人，顏氏就有八人。從秦、漢、魏、晉到齊、梁，顏氏家族沒有靠著帶兵打仗來發

達的。春秋時代，像顏高、顏鳴、顏息、顏羽這些人，都只是一介武夫而已。齊國的顏涿聚，趙國的顏聚，漢朝末年的顏良，東晉的顏延之，都做到將軍的高位，很不幸的都遭到敗亡的命運。漢朝侍郎顏驕，自稱武功高強，卻名不見經傳沒有功績的記載。顏忠因攀附楚王而被殺，顏俊因謀反占據武威後也被殺，自有顏氏以來，沒有清高品德的只有這兩位，所以他們都遭到禍害。近代國家戰亂，世局動盪百姓人心不安，士大夫們雖然沒有學習武術，卻也聚集眾人結成黨派，放棄修習儒學，希望能僥倖獲得戰功。我的身體一向瘦弱，又想起祖先的教誨，所以專心讀書，不作其他想，希望後代子孫要牢記在心。孔子的力氣能推開沈重的國門，卻不以大力士聞名在世間，這是聖人留下來的榜樣。我看到現代的士大夫，依賴自己一點小氣力，卻不能穿上鎧甲手拿兵器

來保衛國家；只是私底下穿著練武的衣服，賣弄自己的拳腳功夫，這樣的情況，其結果可大可小，重則將自己推向滅亡的危險中，輕則為自己帶來恥辱，沒有人能倖免。

國之興亡，兵之勝敗，博學所至，幸

討論之。入帷幄之中，參廟堂之上，

不能為主盡規以謀社稷，君子所恥也

。然而每見文士，頗讀兵書，微有經

略。若居承平之世，睥睨宮闈，幸災
樂禍，首為逆亂，詿誤善良；如在兵
革之時，構扇反覆，縱橫說誘，不識
存亡，強相扶戴：此皆陷身滅族之本
也。戒之哉！戒之哉！

譯文

國家的興盛與滅亡，戰爭的勝利與失敗，這些都是見識廣博的讀書人，非常關心的事。在軍事國防中運籌帷幄，在朝廷裡參與決策政事掌握機要，卻無法為國君善盡謀劃之責，讓國家達到國泰民安的願景，這是君子的恥辱。然而我看見一些文人，讀過幾本兵書，稍為懂得一些謀略。如果在太平盛世，就會伺機探聽宮廷內的動靜，如果有人遭到災禍，他就幸災樂禍，率先起來逆謀叛亂，以致於牽連到善良無辜的人；如果是在戰亂的時局，就勾結煽動挑撥離間，四處遊說引誘，看不清存亡的現實狀況，強力的擁戴別人稱王：這些行為都是招致殺身滅族的禍根。要引以為戒啊！要引以為戒啊！

養生第十五

神フ仙ト之ニ事シ，未ス可ク全ク誣ズ；但カ性ト命ノ在リ天ニ，
或ハ難ク鍾ニ值ブ。人ニ生ス居リ世ニ，觸ヘ途ニ牽レ繫ス：幼ニ
少ク之ノ日ニ，既ハ有リ供フ養フ之ノ勤ム；成リ立ル之ノ年ニ，
便ニ增ス妻ニ孥ニ之ノ累ニ。衣ニ食ニ資ニ須ニ，公ニ私ニ驅レ役ス；
而ル望メ遁ス迹ニ山ニ林ニ，超ヘ然ニ塵ニ滓ニ，千ニ萬ニ不レ

遇^ウ一^一爾^ル。加^カ以^イ金^{キン}玉^{ギョク}之^ノ費^ヒ，爐^ロ器^キ所^ノ須^ス，
益^{イク}非^ヒ貧^{ヒナシ}士^シ所^ノ辦^{バン}。學^{ガク}如^ニ牛^ウ毛^{モウ}，成^ニ如^ニ麟^{リン}角^{カク}。
。華^カ山^{サン}之^ノ下^カ，白^{ハク}骨^{コツ}如^ニ莽^{マウ}，何^{ナニ}有^{アル}可^ク遂^ズ之^ヲ。
理^リ？考^{コウ}之^ノ內^{ナイ}教^{キョウ}，縱^{タラシ}使^シ得^テ仙^{セン}，終^{オノ}當^{ナラ}有^{アル}死^シ。
，不^フ能^ズ出^デ世^セ，不^フ願^ズ汝^ニ曹^{ソウ}專^{セン}精^{セイ}於^ニ此^コ。若^シ。
其^{ソノ}愛^{アイ}養^{ヤウ}神^{シン}明^{メイ}，調^{テウ}護^ゴ氣^キ息^{シツ}，慎^{シン}節^{セツ}起^キ臥^フ，

均適寒暄，禁忌食飲，將餌藥物，遂其所稟，不為夭折者，吾無間然。

譯文

神仙這件事情，不能獨斷的說是迷信；一個人的壽命長短已經是註定好了，很難自己去強求。生活在這個世間，處處都有牽掛糾纏：少年時期，要盡心盡力事奉父母、長輩；成家立業後，有照顧妻子，養兒育女的責任。其他還有食衣住行的花費，公事、私事的操勞奔波；希望脫離人羣隱居到山林裏，過著無拘無束的生活，千萬人當中找不到一個。為了長生不老而去煉丹，煉丹的材料與設備器具都很昂貴，

更不是貧窮的人所能辦到的。因此學道的人多如牛毛，成功的人卻如麟角一般的稀少。太華山的山下，那些學道成仙沒有成功的白骨，遍滿在荒野草芒上，那有那麼順心如意的呢？再考證佛經內的教誨，即使能修練成為神仙，最後還是無法避免死亡，無法超脫這個塵世，所以不願意你們專心在這件事上。如果你們興趣在保養護理精神，調理吐納養氣，日常生活起居有規律，隨著天氣冷暖而增減衣服，飲食有節制，吃些補藥滋養身體，以此能達到壽終正寢，不致於短命夭折，這樣，我也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諸藥餌法，不廢世務也。庾肩吾常服

槐實，年七十餘，目看細字，鬚髮猶

黑。鄴中朝士，有單服杏仁、枸杞、

黃精、朮、車前得益者甚多，不能一

一說爾。吾嘗患齒，搖動欲落，飲食

熱冷，皆苦疼痛。見《抱朴子》牢齒

之法，早朝叩齒三百下為良；行之數

日，即便平愈，今恆持之。此輩小術
 ，無損於事，亦可修也。凡欲餌藥，
 陶隱居《太清方》中總錄甚備，但須
 精審，不可輕脫。近有王愛州在鄴學
 服松脂，不得節度，腸塞而死，為藥
 所誤者甚多。

譯文

熟悉各類藥物的服用方法與適應症，不會耽誤世間的事務。像庾肩吾平日就服用槐樹的果實，到了七十多歲，眼力還很好能看清楚小字，鬚鬚和頭髮還很黑。鄴中的朝臣，有單獨服用杏仁、枸杞、黃精、白朮、車前這些中藥，也得到很好的藥效，我就不一一例舉了。我曾經患了牙痛，牙齒已經鬆動快掉了，吃冷吃熱的食物，都感到酸痛難過。後來看到《抱朴子》記載固齒的方法，早上起來叩齒三百次最好；我試行了幾天，牙病就好了，現在還堅持這麼做。像這一類的保養無害的小技術，也可以學學。凡是要服用藥物，陶隱居的《太清方》中收錄的很完備，但是必須要細心的去了解，不能輕易亂服用。最近有個叫王愛州的人，在鄴城效仿別人服用松脂，他卻沒有節制的服用，最後造成腸子堵塞而

死亡，這種誤用藥物而傷身的人很多。

夫養生者先須慮禍，全身保性，有此
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單豹
養於內而喪外，張毅養於外而喪內，
前賢所戒也。嵇康著《養生》之論，
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餌之徵，而

以貪溺取禍，往世之所迷也。

譯文

注重養生的人，首先應該要注重因果報應，所感招來的災禍，就能保全肉體與性靈的生命，有了這個性命，然後才能保養它，不要只徒然保養肉體的生命而忘了靈性的提升。單豹這人很重視養生，但沒有防患到被餓虎吃掉；張毅重視俗務追求俗利，卻死於內熱病，這些都是前賢所引以為戒的。嵇康寫了《養生》這個論著，竟以傲慢無禮而遭殺頭；石崇服藥延年益壽，卻因貪戀錢財與美女而招來殺身之禍。這都是前人不明白養生與因果法則的關係，所造成的結果。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
 途，干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讒慝
 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
 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
 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自亂離已
 來，吾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為

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侯景之
 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
 ，略無全者。唯吳郡太守張嶷，建義
 不捷，為賊所害，辭色不撓；及鄱陽
 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
 。夫人，謝遵女也。何賢智操行若此

之難？婢妾引決若此之易？悲夫！

譯文

生命不能不珍惜而去糟蹋它，也不能過度的珍惜而去貪戀它。讓自己走在邪惡危險的道路上，做感招災難禍害的事，貪求欲望的滿足而傷身，以惡心做惡事傷害別人而招致死亡，浪費生命的價值，這是君子感到惋惜的；奉行忠孝而被殺害，施行仁義而獲罪責，為保衛全家而捨身，為拯救國家而捐軀，君子對這些事情是不會怪罪的。自從戰亂以來，我看見那些大臣賢士，面對危難的時候苟且偷生，貪生怕死，最後還是生命不保，所得到的只是窘迫和侮辱，令人感到憤恨不平與難過。侯景之亂時，王公將相大都都被殺死，嬪

妃、公主，幾乎都被羞辱或被殺害。只有吳郡的太守張嶷，舉兵討伐侯景，失敗而被殺，當時他從容就義，臉色言辭都沒有現出屈服的表情；還有鄱陽王世子蕭嗣的夫人謝氏，登上屋頂怒罵群賊後被箭射死。謝夫人是謝遵的女兒。為什麼那些賢德智慧的王公將相堅守操行是這麼的困難？而那些婢女妻妾捨身取義卻是如此的容易？真是可悲啊！

歸心第十六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世歸心，勿
輕慢也。其間妙旨，具諸經論，不復
於此，少能贊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
，略重勸誘爾。

譯文

佛家所講的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輪迴的事情，應該要

相信，它是可以被證明的，我們家世世代代都將心歸依在佛陀的教誨中，並且依教誨的內容而落實，所以對這件事，不能輕忽怠慢，要嚴謹確實的認識它。佛教中精妙的宗旨，都記載在佛教的經典裏，我就不再此重複的讚美轉述了；只是怕你們對佛教的信心還不夠堅定，所以再略加的勸勉與引導。

原夫四塵五蔭，剖析形有；六舟三駕，
運載群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
辯才智惠，豈徒《七經》、百氏之博

哉？明非堯、舜、周、孔所及也。內
 外兩教，本為一體，漸極為異，深淺
 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
 義禮智信，皆與之符。仁者，不殺之
 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
 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

，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軍旅，燕享
 刑罰，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為之
 節，使不淫濫爾。歸周、孔而背釋宗
 ，何其迷也！

譯文

明白清楚佛教所說的四塵（色、香、味、觸）和五陰（色、受、想、行、識）的道理，就可以了解世間萬物的來源與真相；依照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

慧）的方法修正自己，同時就能修得三種層次（聲聞、緣覺、菩薩）的學位，就有能力與智慧去幫助眾生：讓眾生體悟世間的萬事萬物都是依因緣而發生，有開始就有結束，有生老病死的無常，終歸敗壞而滅亡歸空；透過種種法門的學習，讓自己的行為趨向善的作用，人人都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而佛家的辯才和智慧，豈止於儒家的《七經》及諸子百家的這些世間學問而已嗎？佛家的境界，顯然也不止是堯、舜、周公、孔子所示現的這些世間的道理而已。佛教與儒家，本來一體，只是居住的區域與人民的秉性不同，所以教學的方式與內容就有差異，所學習的經論有次第淺深不同而已。佛教經典的入門，設有五種戒律；與儒家經典中的五種常德：仁、義、禮、智、信，與五戒是一樣的。仁，就是不殺生戒；義，就是不偷盜戒；禮，就是不邪淫戒；智，就

是不飲酒戒；信，就是不妄語戒。至於像打獵、作戰、宴飲、刑罰等，這些則是隨順人民的情感，不能急促的廢除，只要能夠節制就可以，不要過度的貪心氾濫。只知尊崇周公、孔子的教誨，而違背佛教的教義，這仍是是迷糊，還沒有通達！

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方為迂誕也；其二，以吉兇禍福或未報應為欺誑也；其三，

以^一僧^ム尼^ヲ行^ト業^セ多^カ不^ク精^シ純^ク為^ス奸^ヒ慝^ヲ也^ニ；其^ク四^ム
 ，以^一糜^ロ費^ヒ金^シ寶^ヲ減^ル耗^ス課^セ役^ヲ為^ス損^ム國^ヲ也^ニ；其^ク
 五^ノ，以^一縱^ハ有^ル因^ハ緣^ヲ如^ク報^フ善^ヲ惡^ヲ，安^カ能^ク辛^シ苦^シ
 今^ノ日^ヲ之^ノ甲^ヲ，利^ハ益^ヲ後^ノ世^ヲ之^ノ乙^ヲ乎^ニ？為^ス異^ニ人^ヲ
 也^ニ。今^ノ並^ニ釋^ス之^ヲ於^ニ下^ニ云^フ。

譯文

世俗誹謗佛教大致有五種：第一，認為佛教所說的超世間與神通變化是荒唐遠離情理；第二，認為人的吉凶禍福因果報應，是一種欺騙的伎倆；第三，認為和尚、尼姑的行為不清白純善而認為是奸詐邪惡；第四，認為佛教消費金錢，不納國稅，不服兵役，這是損害國家的利益；第五，如真有因、緣、果這些事，而且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怎能讓今世辛苦修道的甲，而讓後世的乙得到利益呢？這是轉世後顯現不同的兩個形體，而其靈性是一樣的。現在，我對這五種疑問解釋於下。

釋ハ一一曰ハセ：夫ハ遙ハ大ハ之物ハ，寧ハ可ハ度ハ量ハ？今ハ

人所知，莫若天地。天為積氣，地為
 積塊，日為陽精，月為陰精，星為萬
 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
 為石矣；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
 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徑，大者百
 里，一宿首尾，相去數萬；百里之物

，數萬相連，闊狹從斜，常不盈縮。

又星與日月，形色同爾，但以大小為

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也？石既牢

密，烏兔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

？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

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

間遲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
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
氣墜，忽變為石？

譯文

第一種的解釋：對那種遙遠又廣大的物體，如何去測量呢？現在的人所知道最大的物體，就是虛空和大地了。天是大氣層堆積而成，地是土石塊堆積而成的，太陽是陽剛氣的精華，月亮是陰柔氣的精華，星星是宇宙萬物的精華，這是儒家的說法。星星爆炸燃燒後墜落下來，就是隕石；星星若

是石頭，就應該不會有發光，它的性質沈重，是靠什麼懸掛在天空呢？一顆星星的直徑，大的約有一百里，而一個星座從頭到尾，距離數萬里；直徑一百里的星球，在天空中連綿數萬里，它排列的形狀，寬窄縱橫都保持常態，沒有脹大縮小的變化。再說，星星、太陽、月亮，它們的形狀與色澤都是相同的，只有大小有差別；這麼說來太陽、月亮也應當是石頭嗎？石頭的質地堅硬牢固，烏鳥和玉兔又如何容身呢？石頭在大氣中，怎能獨自運轉呢？如果太陽、月亮和星星都是氣體，氣體質地輕浮，就應當與虛空相容，它們來回循環的運轉，不會發生錯位的情況，這運轉的速度快慢，按理來說應該是一樣的；但為什麼太陽、月亮、五星、二十八宿，它們運轉時各有不同的度數，而速度也不同？難道它們在虛空是氣體，墜落到地上就忽然變成了石頭？

地既滓濁，法應沈厚，鑿土得泉，乃
 浮水上；積水之下，復有何物？江河
 百谷，從何處生？東流到海，何為不
 溢？歸塘尾閭，渫何所到？沃焦之石
 ，何氣所然？潮汐去還，誰所節度？
 天漢懸指，那不散落？水性就下，何

故上騰？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

未畫，列國未分，翦疆區野，若為躔

次？封建已來，誰所制割？國有增減

，星無進退，災祥禍福，就中不差；

乾象之大，列星之夥，何為分野，止

繫中國？昴為旄頭，匈奴之次；西胡

、東越カニム，雕題カニム、交趾カニム，獨棄カニム之乎？以カニム
此而求チル，迄無クニ了者メ，豈得カニム以人事尋常チル
，抑必ハ宇宙外也。

譯文

大地是土石的渣滓堆積組成的，應該是很厚重而且會下沉的，可是深鑿土壤卻可挖到泉水，說明大地是可以浮在水上的；而水下又蘊藏什麼東西呢？江河、溪流、山泉，它們發源地在那裡？它們都向東流入大海，為什麼海水不會滿出來呢？海水的洩水口歸塘、尾閭又將海水流洩到何處呢？如

果說海水被沃焦山的石頭燒乾的，那些石頭又由什麼氣來點燃的呢？潮汐的漲退，是由誰來調節？銀河懸掛在天空，為什麼不會散落下來？水往低處流是它的特性，是什麼原因會上升到天空？開天闢地時就有星宿了；那時沒有九州也沒有諸侯列國，這些星宿劃分疆界區別地域，是如何有秩序規律的運行在軌道上呢？而自從分封諸侯國以來，又是誰在主宰分封割據呢？諸侯國有增減，天上的星宿卻沒有改變，人世間的吉凶禍福對應著因果法則而發生，沒有絲毫的偏差。虛空廣大，星球眾多，為何以天上星宿的位置，來畫分地上州郡的分野只限於中國呢？被稱作旄頭的昴星是代表胡星，其北對應著匈奴的疆域；那麼，像西胡、東越，以及雕題、交趾這些南蠻地區，就該被上天遺棄嗎？對這些事上的問題來進行探求，無量無邊沒完沒了，至今也無人能弄明白，怎能

以世間事物的尋常道理，去衡量宇宙之外的事物呢？

凡人之信，唯耳與目；耳目之外，咸

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

或蓋，乍宣乍安。斗極所周，管維所

屬，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

，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迷

大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恆沙世界、微塵數劫也？而鄒衍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

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

也。

譯文

一般人只相信親耳聽到親眼所見的事物，其他都抱著懷疑的態度。儒家對天的看法有好幾種：有渾天說、有蓋天說、有宣夜說、有安天說。北斗七星是繞著北極星轉動，而斗樞是轉動軸。以上眾說紛紜，如果能親眼所見，就應該不會有如此眾多的猜測；若是只憑著推測度量，怎能以此為依據呢？為什麼寧願相信凡人的猜測，而去懷疑聖人的智慧與經論呢？懷疑經典內記載的恆河沙數世界與微塵數目的劫

數？懷疑鄒衍九大州的言論。山裡的人不相信有像樹木一樣大的鯨魚，住在海邊的人不相信有像鯨魚一樣大的神木；漢武帝不相信續弦膠可黏合弓弦；魏文帝不相信火浣布可防火燒。胡人看見絲錦，不相信是吃桑葉的蠶吐絲織成的。從前我在江南的時候，不相信有能夠容納一千人的氈帳，來到了河北，不相信可以載重二萬斛的大船：這都是我親身體驗的。

世有祝師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
種瓜移井，倏忽之間，十變五化。人

力カ所ノ為ス，尚ナ能ク如シ此ノ；何ナニ況ハ神カミ通トウ感カン應オウ，
不フ可カ思シ量リヤウ，千セン里リ寶ホウ幢チュウ，百ヒャク由ユ旬ジュン座ザ，化カ
成セイ淨ジヤウ土ト，踊ユウ出シュツ妙ミョウ塔トク乎ヤ？

譯文

世間的巫師及魔術師，他們的腳能踏在火焰上，走在刀刃上，種下瓜籽馬上就得瓜果，可隨意移動水井，一眨眼間千變萬化眼花撩亂。人的能力，都能達到如此的莫測高深，何況是佛菩薩有不可預測通達無礙的能力，用言語無法表達出，用思想也想不到，卻能與人心電感應，並以無私的慈愛

心，化現出清淨莊嚴的淨土，有千里高的寶幢，有百由旬（注維摩經：由旬天竺里數名也。上由旬六十里，中由旬五十里，下由旬四十里也）的蓮花座，七寶妙塔會從地涌出浮升到空中？

釋二曰：夫信謗之徵，有如影響；耳聞目見，其事已多，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儻差闌，終當獲報耳。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

同此論，豈獨釋典為虛妄乎？項橐、
 顏回之短折，伯夷、原憲之凍餒，盜跖、莊蹻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
 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為通耳。
 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為惡而儻值
 福徵，便生怨尤，即為欺詭；則亦堯

、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欲

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譯文

解釋二：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種因果報應是真理；誹謗真理混淆視聽，這種因果報應就如同形影不離響聲回應的快速，而禍與福都是自作自受。我親耳所聽親眼所見的例子就很多。有時善果還未發生，或許是自己的真誠心還不夠精純深厚，果報還未成熟，仍需繼續努力行善，所謂：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心是禍福的根本，一個善念是福的根本，一個惡念是禍的根本。中國的九流百家，都認

同有因果報應的說法，怎能單獨批判佛經所說是虛妄的呢？像項橐、顏回的短命，伯夷、原憲的挨餓受凍而死，盜跖、莊蹻的福壽雙全，齊景公、桓魋的富足強大；因果報應通於三世，這是他們前世善惡業的報應，或者報應在後代子孫身上，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那就說得通了。如果因為有人行善卻遭到災禍，為惡却意外得福，就怨天尤人，認為佛教的因果報應說是一種欺詐拐騙；那不就是說堯、舜的事跡都是虛假的，周公、孔子的教誨也不誠實，那我們如何以誠信來安身立命呢？

釋ハ三ム曰ハセ：開闢ヲ已タ來カ，不善ウ人ハ多タ而善カ人シ

少^{アム}，何^{ナニ}由^ニ悉^ト責^{アセ}其^ク精^{ウツク}潔^ハ乎^カ？見^ミ有^{アル}名^ナ僧^{ソウ}高^{コウ}
 行^{コウ}，棄^{クハ}而^ニ不^レ說^セ；若^シ睹^ミ凡^{ソノ}僧^{ソウ}流^{リウ}俗^{ソク}，便^ツ生^ハ
 非^ヒ毀^{クイ}。且^ク學^{ガク}者^ノ之^ノ不^レ勤^セ，豈^{ナラ}教^{キョウ}者^ノ之^ノ為^ス過^カ
 ？俗^{ソク}僧^{ソウ}之^ノ學^{ガク}經^{キョウ}律^{リツ}，何^{ナニ}異^ヘ世^セ人^ニ之^ノ學^{ガク}《詩^シ
 》、《禮^レ》？以^ニ《詩^シ》、《禮^レ》之^ノ教^{キョウ}
 ，格^{カク}朝^{テウ}廷^{テイ}之^ノ人^ニ，略^{リョク}無^ク全^{ゼン}行^{コウ}者^ノ；以^ニ經^{キョウ}律^{リツ}

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
 且闕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
 何慚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
 一披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
 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

譯文

解釋三：自從有了天地人類以來，就是壞人多而好人

少，怎能要求每個僧尼的作為都是精純潔白呢？看見德行高尚的名僧，往往忽略不談；見到凡俗普通的出家人，就指責批判。何況學生的稟性不同，有勤奮有怠墮，怎能全都怪罪於老師呢？僧尼學習戒律，和世人學習《詩經》、《禮記》有什麼差異？若用《詩經》、《禮記》的標準去衡量朝廷中的眾臣，大概也沒有幾個能完全符合標準；怎能用戒律嚴格要求出家人要守戒不能違犯呢？缺德的官員，仍然求取利祿；違犯戒律的僧尼，慈悲接受在家人的供養，在事上有什么不應該呢？外在的行為看似犯戒，但有開緣利益眾生的動機，單從外在的形相做判斷的標準，有缺客觀性，容易誤會。出家人穿上袈裟，便要擔當佛陀教化眾生的事業，每天吃素念佛、誦經修行、講經說法，跟一般世俗人的修養相比，還不止高山與深海的差距吧。

釋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一法耳。

。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為本，須達、

流水，不必剃落鬚髮；豈令罄井田而

起塔廟，窮編戶以為僧尼也？皆由為

政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

穡，無業之僧，空國賦算，非大覺之

本旨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
 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
 兩遂。誠臣徇主而棄親，孝子安家而
 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
 其事，隱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
 計其賦役，以為罪人？若能偕化黔首

， 悉入道場， 如妙樂之世， 儼佉之國
 ， 則有自然稻米， 無盡寶藏， 安求田
 蠶之利乎？

譯文

解釋四：學習佛陀教育的方法有很多種，出家修行只是其中的一種。若能在日常生活中以忠孝心處事待人接物，惠施仁愛給一切人，這是修身的根本，像祇陀太子、給孤獨長者一樣就不一定要落髮出家；那需要把所有的田地拿來蓋寺廟，讓所有的百姓都當僧人呢？大都是執政者沒做好把關的

職務，才使得那些非法成立的寺廟影響百姓的耕作，使得不務生計的僧人耗費國家的稅收，這不是佛教仁慈的本義。更進一步說，修正錯誤的行為是自己的事，沒有人可以替代；而節省能源的浪費是國家的政策謀畫。自身的修行與國家的謀畫，所遇的因緣不同，無法同時成全。忠臣為國家犧牲生命而無法奉事雙親，孝子在家奉事父母，安頓家庭，就無法為國家盡義務，各有各的因緣與行為考量。有儒者不願屈身來侍奉王公貴族，顯示他高尚的情操，隱士中有辭讓王公將相不願當官，而歸隱在山林中；所以怎能去算計他們的賦稅與勞役，而把他們當成罪人呢？當務之急，如果能夠教化所有的老百姓，使他們都能學習佛陀教育，依照經典的教誨修正錯誤的行為，人人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我們的國家就如同佛經記載的極樂世界、轉輪聖王國一樣，飲食衣服都

是自然變化而成，國土萬物都是珍寶所成，還需要去求取種田、養蠶這樣的小利益嗎？

釋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

在世，望於後身似不相屬；及其歿後

，則與前身似猶老少朝夕耳。世有魂

神，示現夢想，或降童妾，或感妻孥

，求索飲食，徵須福祐，亦為不少矣

。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
 功業；以此而論，安可不為之作地乎
 ？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
 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遺其基址，況
 於己之神爽，頓欲棄之哉？凡夫蒙蔽
 ，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非一體耳

；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怖畏邪？

譯文

解釋五：人的身體雖然死了，精神依然留在人間。現在的我們，活在世上，似乎無法與我們的來生後世相連結；等到死後，才知道後身與前身的關係，就像老人與小孩、早晨與晚上的關係一樣，卻是相同的生命，不可分開，也不可分割。世間有靈魂，會托夢來示現它的想法與需要，有的會附身在童僕侍妾身上，或是感應給妻子兒女，向他們討求飲食需要，乞求福報護祐，這樣的事例也是不少。今世的人貧窮

沒有地位，受到疾病折磨的痛苦，沒有不埋怨痛恨自己前世沒有修善積德；既然如此，這一世怎能不修養自己，為下一世積累功德呢？至於子孫，各自都是天地間的生命而已，跟自身靈性的提升有什麼切要的關連呢？一般人對子孫盡心愛護，將家業財產遺留給他們，而對自己的靈魂，怎能捨棄而不顧呢？凡夫俗子愚昧無知，無法預見來世，所以就說來生和今生不是同一形體；人要是有一天眼，能透視今生後世，看到念頭隨生隨滅，死生生死輪迴不間斷，怎能不感到恐怖畏懼呢？

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時益

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
 國之良，僕妾臣民，與身竟何親也，
 而為勤苦修德乎？亦是堯、舜、周、
 孔，虛失愉樂耳。一人修道，濟度幾
 許蒼生？免脫幾身罪累？幸熟思之！
 汝曹若觀俗計，樹立門戶，不棄妻子

，未能出家；但當兼修戒行，留心誦
 讀，以為來世津梁。人生難得，無虛
 過也。

譯文

君子在世間待人處事接物，可貴的是能克制私欲，使自
 己的言行合乎禮節，能夠濟世救人服務社會。治理家庭，就
 期望家庭幸福美滿，治理國家，就期望國家昌盛富強，而這
 些僕人、侍妾、臣子、百姓與自身有什麼樣的親密關係，需
 要勤苦的施與仁德呢？這不就是堯、舜、周公、孔子所表演

的不求自身的利益，恩慈一切人。一個人修身求道，可以救濟幫助多少的百姓？避免多少人造作罪業呢？要仔細深思！若是顧及世俗的因緣責任，建立家庭，照顧妻子兒女，以致不能出家為僧人；但當兼顧處世都要遵循禮節守戒律，對於本份職責所在，都要盡心盡力，除此之外也應誦經念佛，做為來世往生安樂世界的資糧。這一世得到人身很寶貴，又能遇到佛法的薰習，可不要白白虛度了！

儒家君子，尚離庖廚，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折像，

未知內教，皆能不殺，此乃仁者自然
 用心。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之
 事，必勉行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
 ，子孫殃禍，其數甚多，不能悉錄耳
 ，且示數條於末。

譯文

儒家的君子，對於那些牲畜海鮮活著的時候，活活潑

潑，就不忍心牠們被殺掉，若是聽見牠們害怕死亡所發出的慘叫哀嚎聲，就吃不下牠們的肉，所以就遠離廚房。像高柴、折像這兩個人，雖沒有學習佛教慈悲的教義，卻都能不傷害生命，這是具有仁慈的人，他順應自然之理，懷著好生之德的體現。凡是有生命的動物，沒有不愛惜生命的；關於不殺生的事，你們一定要努力勉強的做到。那些喜好殺生的人，臨死時所受到的報應，痛苦折磨慘不忍睹，連累子孫也跟著遭殃，這類的事例很多，我不能全部記載下來，姑且提示幾條在後面。

江陵劉氏，以賣鱖羹為業。後生一兒

頭是鰓，自頸以下，方為人耳。

譯文

江陵的劉氏，她是賣鰓魚羹的攤販。後來她生了一個小孩，頭長的和鰓魚頭一樣，從頸部以下才是人身。

楊思達為西陽郡守，值侯景亂，時復
早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
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

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譯文

楊思達任梁朝西陽郡太守的時候，正當是侯景之亂，又逢旱災，飢餓的百姓就到田裡來偷麥子。楊思達就派家僕去看守麥田，凡是抓到偷麥子的，就砍掉手腕，總共砍斷了幾個人的手腕。後來那個家僕生了一個男孩，天生就沒有手腕。

齊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

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

譯文

齊國有一位奉朝請，家裡非常豪華奢侈。他喜愛親手宰殺牛來吃，不是他親手殺的，吃起來就覺得不美味可口。這位奉朝請到三十幾歲時，就得到重病，病中常看見許多牛朝他奔來，他的全身就像是被刀子一刀一刀的割著、刺著，極度的痛苦折磨，最後在哀號痛苦的叫聲中死去。

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年，向幽

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群魚嚙之而死。

譯文

江陵的高偉，跟隨我一同到了齊國，有好幾年的時間，他都到幽州的一個湖泊捕魚。後來他生病了，每每看見成群結隊的魚來嘶咬他，直到他死去。

世有癡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並由

天命。為子娶婦，恨其生資不足，倚
 作舅姑之尊。蛇虺其性，毒口加誣，
 不識忌諱，罵辱婦之父母，卻成教婦
 不孝己身，不顧他恨。但憐己之子女
 ，不愛己之兒婦。如此之人，陰紀其
 過，鬼奪其算。慎不可與為鄰，何況

交結乎？避之哉！ ヒ一ム ヒ一セ フメ ク一 出 ア所

譯文

世間有一種人不懂得道義，不用仁愛心對待一切，更不知道富貴皆是因果報應，修德感招福報的道理，這是蒙昧沒有智慧的人。他為兒子娶媳婦時，痛恨媳婦的嫁妝太少，就依仗著公婆是尊長的身份，卻懷著毒蛇一樣的心，對媳婦惡意的辱罵，甚至毫無忌諱的辱罵媳婦的父母，卻成了教媳婦不孝順自己。這種不顧媳婦的怨恨，卻只知一味的疼愛自己的子女，卻不知道愛護自己的媳婦。像這種人，閻羅王會把他的罪過記錄下來，鬼神也會減掉他的壽命。千萬不可和這種人做鄰居，何況結交為朋友呢？避開他就好了！

書證第十七

「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傳，悉略此字，其間字有不可得無者，至如「伯也執殳」，「於旅也語」，「回也屢空」，「風，風也，教也」，及《詩傳》云：「

不戢^{ウヰ}，戢^ヒ也^{一セ}；不讎^{ウヰ}，讎^{ウヰ}也^{一セ}。——不多^{ウヰ}

，多也^{ウヰ}。——如斯之類^{ロク}，儻^{タウ}削此文^チ，頗^{ウヰ}

成廢闕^イ。《詩》言^{一セ}：「青青子衿^ク。」

《傳》曰^{ウヰ}：「青衿^ク，青領也^{一セ}，學子之^{ウヰ}

服^ヒ。」按^{ウヰ}：古者^ク，斜領^チ下連於衿^{ウヰ}，故^{ウヰ}

謂領為衿^{ウヰ}。孫炎^ム、郭璞^{ウヰ}注《爾雅^ル

曹大家注《列女傳》，並云：「衿，

交領也。」鄴下《詩》本，既無「也

」字，群儒因謬說云：「青衿、青領

，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為飾。」用

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

學，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加之

，カヘ
每カヘ不得カゼ所ムスビ，
益ハ成イム可笑ウツセ。

譯文

「也」是句末及句中語助詞，在文獻典籍中使用得很普遍。河北地區的各種經傳，都省略「也」字，其中有些「也」字是絕對不該省略的，比如像「伯也執殳」、「於旅也語」、「回也屢空」、「風，風也，教也」，以及《詩傳》說：「不戢，戢也；不讎，讎也。」「不多，多也。」像此類例子，倘若刪去「也」字，就變成文義不全了。《詩經·鄭風》上說：「青青子衿。」《毛傳》解釋說：「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服。」（意思是「青衿，就是青領，是學子所穿的衣服。」）按（作者或編者作註解或論斷時，用

「按」字來引起下文）：古代的衣服，斜領下面與衣衿相連，所以稱衣領為衣衿。孫炎、郭璞注解的《爾雅》，曹大家注解的《列女傳》，都說：「衿，就是交領。」而鄴下的《詩經》傳本既刪去「也」字，成為「青衿，青領，學子之服。」，許多儒生因而錯解文義，說：「青衿、青領，是衣服兩處部位的名稱，都用青色作裝飾。」用來解釋「青青」兩個字，這種錯誤太大了！又有些學者，聽聞經傳中時常須使用「也」字，就常以自己的意思添加「也」字，往往加在不對的地方，變得更加可笑。

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

「答曰：『漢、魏以來，謂為甲夜、

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鼓，

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

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

皆以五為節。『西都賦』亦云：『衛

以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

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
 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
 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過六
 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
 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

譯文

有人問：「一個夜晚為什麼分為五更？『更』字怎麼解

釋？」回答說：「從漢、魏以來，對夜晚的畫分稱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稱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也稱更：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都把一夜分為五段。《西都賦》中也說：『以嚴密的巡更措施來保衛。』所以如此做的原因是，假使以夏曆的正月建寅來說，在天黑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寅方，次日天快亮時則指向午方；自寅時到午時，經歷了寅、卯、辰、巳、午共五個時辰。冬季或夏季，雖然有夜長夜短參差不齊的現象，但是時辰與時辰間相隔甚久，所以冬夜不會長到六個時辰，夏夜也不會短到四個時辰，無論是長是短，都在五個時辰左右。『更』是『歷』的意思，是『經』的意思，所以就說是五更。」

音辭第十八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

固常然矣。自《春秋》標齊言之傳，

《離騷》目楚詞之經，此蓋其較明之

初也。後有揚雄著《方言》，其言大

備。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顯聲讀之

是非也。逮鄭玄注《六經》，高誘解

《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

》，劉熹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

以證音字耳。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

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內言外言

、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

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

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

鄉公不解反語，以為怪異。

自茲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

相非笑，指馬之諭，未知孰是。共以

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核古今，為

之折衷。擢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

譯文

自有人類以來，各地地方的人有不同的語言，這本來就是正常的。從《春秋公羊傳》內標示齊國的語言，《離騷》被看作是楚國語詞的作品，這是最早顯示出地方語言差異的開端。後來揚雄的著作《方言》，很完備的論述各地語言的差異，但大都只考證事物名稱的差異，並沒有顯示正確的語音與字音。一直到鄭玄注釋《六經》，高誘注解《呂氏春秋》和《淮南子》，許慎著作《說文解字》，劉熹撰寫《釋

名》，才開始運用舉例、比喻或借用音同義近的字來注音。但是古語和今語的發音差別很大，其間有有輕音、重音、清聲、濁聲的分別，這些發音仍然不清晰明確；再加上內言外言、急言徐言、讀若（古代注家比喻字音用語）這些說法，更加讓人迷惑。孫叔言著作《爾雅音義》，他是東漢末年唯獨知道使用反切音來拼音的人。到了曹魏的時代，用反切音給漢字拼音的方法就十分流行了。高貴鄉公曹髦因為不瞭解反切音，認為這種注音方法很怪異。從此以後，音韻的論作大量的出現，各自論述家鄉話的特色，彼此間互相的譏諷嘲笑、爭論，眾說紛紜，誰對誰錯也無法判斷。後來都以帝王住的都城，以這個區域的語音為正音，再參考各地方的方言俗語，並且考證古今語言變化的沿革，折衷衡量最後訂定出準則，認定金陵和洛陽代表南北區的發音標準。

夫物體自有精粗，精粗謂之好惡；人
 心有所去取，去取謂之好惡。此音見
 於葛洪、徐邈。而河北學士讀《尚書》
 《云》好生惡殺。是為一論物體，一就
 人情，殊不通矣。

譯文

所有的物品都有精緻與粗糙的分別，精緻的物品感覺美

好（「ㄅ」），粗糙的物品感覺惡（「ㄉ」）劣；而人的心意對物品有喜歡的就求取，對不喜歡的就捨去，喜歡的求取、不喜歡捨去就是好（「ㄅ」）惡（「ㄉ」）。這種讀音的差別就出現在葛洪、徐邈的著作裡。然而河北的讀書人讀《尚書》的時候，讀「好（「ㄅ」）生惡（「ㄉ」）殺」。一種是論述物品的品質，一種是表達人的情感，所以河北的讀書人，他們的讀法實在是不通。

邪者，未定之詞。《左傳》曰：「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邪？」

？「《莊子》云：「天邪地邪？」

漢書》云：「是邪非邪？」之類是也

。而北人即呼為也，亦為誤矣。難者

曰：「《繫辭》云：『乾坤，《易》

之門戶邪？』此又為未定辭乎？」答

曰：「何為不爾！上先標問，下方列

德^ケ以^レ折^セ之^ヲ耳^ニ。」

譯文

邪這個字，表示疑問不確定的語詞。如《左傳》說：「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邪？」《莊子》說：「天邪地邪？」《漢書》說：「是邪非邪？」這一類的都是。但是北方人把「邪」讀成「也」，這是錯誤的。有人質問說：「《易經·繫辭》中說：『乾坤，《易》之門戶邪？』這也是表示疑問不確定嗎？」我回答說：「為什麼不是！這段話的開始已先提出疑問句，後面再舉出陰陽的德行來加以說明，讓對方能信服。」

雜藝第十九

真草書迹，微須留意。江南諺云：「

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承晉、宋

餘俗，相與事之，故無頓狼狽者。吾

幼承門業，加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

，而玩習功夫頗至，遂不能佳者，良

由無分故也。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
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為人所役使，更
覺為累；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

譯文

書寫隸書和草書這兩種書法是需要用心的。江南有句諺語說：「一尺長的書信，是你千里外的面目。」所以就秉承晉、宋留下來的習俗，將這句話的意涵銘記在心，認真學習書法，就算是在匆忙倉促的情況下，也不會馬馬虎虎的寫字。我從小就繼承家中所傳的學業，再加上本身也很喜愛書

法，因此研習了很多的書法字帖，在書寫上也下了很深的功夫，仍然無法達到最好的水準，應該是缺乏天分的緣故。但是書法這門技藝也不需要太精湛。向來有智慧的人會擔憂，技藝精巧的人會為自己帶來勞累，因為世人都注重外在的知識技能，寫得一手好字，常常要受到別人的請託與使喚，反而覺得是一種負擔；所以魏代的書法家韋仲將，留給子孫就是這樣的訓戒，實在是很有道理。

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惟
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蕭子雲每歎

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

章弘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

亦異事也。」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

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書工

，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

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

日邪？」以此觀之，慎勿以書自命。
雖然，廝猥之人，以能書拔擢者多矣。
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也。

譯文

王羲之是位風流才子，瀟灑不受約束的名士，全天下的人都只知道他的書法精湛，而他的人品與見地高超反而被忽略了。蕭子雲常常感歎的說：「我著作了《齊書》刻印成一部典籍，書中有優美的文采和弘深的義理，我自己認為很值得一看；卻是以書法精妙讓我出了名，這也真是奇怪。」

王褒的家世清白高貴，個性聰敏、才華學識兼優，後來雖然到了北周，朝廷也以禮相待。他因為擅長寫書法，所以常常受到邀請與拜託，非常辛苦的奔波流連於碑碣之間，他很後悔的說：「假如我不懂書法，就不至於像今天這樣的勞碌了！」由此看來，千萬不要以為寫得一手好字而驕傲自滿，自以為為了不起。雖然如此，一些地位低下的人，為求取名利，假借擅長寫書法之名，為貪求提拔官位之實，這樣的例子很多。所以說交朋友以道義相結合，志向不同的人，是不能共同結交謀事的。

江南閭里間有《畫書賦》，乃陶隱居

弟子杜道士所為；其人未甚識字，輕
為軌則，託名貴師，世俗傳信，後生
頗為所誤也。

譯文

江南民間流傳了一篇〈畫書賦〉，作者是杜道士，他是陶隱居的學生；這個人認識的字不多，卻很輕率的制定寫書法的規則，供人參考作為依據，並假借老師的名聲以博取世人的信任，世人信以為真在坊間流傳，後生子弟都受到他的誤導。

畫繪之工，亦為妙矣；自古名士，多

或能之。吾家嘗有梁元帝手畫蟬雀白

團扇及馬圖，亦難及也。武烈太子偏

能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即成

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蕭貴

、劉孝先、劉靈，並文學已外，復佳

此法。玩閱古今，特可寶愛。若官未

通顯，每被公私使令，亦為猥役。吳

縣顧士端出身湘東王國侍郎，後為鎮

南府刑獄參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

舍人，父子並有琴書之藝，尤妙丹青

，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

岳^{ウセ}，橐^{ナセ}之子^ウ也^{一セ}，仕^ハ為^ス驃^{スハ}騎^ウ府^ニ管^ウ記^ウ、平^ス
 氏^ハ縣^ト令^カ，才^チ學^ウ快^ウ士^ハ，而^ル畫^ハ絕^ウ倫^カ。後^ハ隨^ム
 武^ム陵^カ王^ス入^ニ蜀^ハ，下^ト牢^カ之^ウ敗^ウ，遂^ム為^ス陸^カ護^ハ軍^ウ
 畫^ハ支^ウ江^ウ寺^ハ壁^ウ，與^ユ諸^ウ工^ウ巧^ウ雜^ハ處^ハ。向^ト使^ハ三^ム
 賢^チ都^カ不^ウ曉^ウ畫^ハ，直^ウ運^ム素^ウ業^{一セ}，豈^ク見^ウ此^チ恥^ハ乎^ハ
 ？

譯文

精巧的繪畫技藝是很美妙的；自古以來的名士，很多人都有這種技藝。我家曾經收藏梁元帝親手繪畫的蟬雀白團扇和馬圖，他精湛的畫藝是別人比不上的。武烈太子擅長畫人物肖像，當他面對座席上的賓客，只見他用筆隨意勾畫幾下，塗上色彩，就畫出了幾位人像，把畫像拿去問小孩，小孩都能正確的指出畫像中人物的姓名。還有蕭賁、劉孝先、劉靈，除了精通文學以外，也擅長人物寫真。有時欣賞把玩這些寶貴的古今名畫時，確實讓人珍惜。如果善於繪畫但官位還未顯達，每每常被公家或私人使喚作畫，這也是一種煩雜的苦差事。吳縣的顧士端是湘東王國的侍郎，後來出任為鎮南府刑獄參軍，他有個兒子名叫顧庭，是梁元帝的中書舍人，父子倆都精通琴棋書畫，尤其是擅長繪畫，因此常被梁

元帝使喚作畫，讓兩人時常感到羞愧和悔恨。彭城有位劉岳，是劉橐的兒子，擔任過驃騎府管記和平氏縣令，他是一位才華洋溢學識淵博的人，為人豪爽，尤其是繪畫的技藝無以倫比。後來他跟隨武陵王到蜀地，在下牢關戰敗後，就被陸護軍派遣到支江寺去畫壁畫，和工匠雜居在一起。如果顧士端父子和劉岳這三位賢能的人，當初都不懂得繪畫，只老實的致力於儒學的志業，怎麼會受到這樣的恥辱呢？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觀德
擇賢，亦濟身之急務也。江南謂世之

常射，以為兵射，冠冕儒生，多不習
此；別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准的
，揖讓升降，以行禮焉。防禦寇難，
了無所益。亂離之後，此術遂亡。河
北文士，率曉兵射，非直葛洪一箭，
已解追兵，三九宴集，常縻榮賜。雖

然^{ニマ}，要^{ニム}輕^{クニム}禽^{クニレ}，截^{ヒニセ}狡獸^{ヒニム}，不^{ウメ}願^{ヒナ}汝輩^{ヒメ}為^{ウベ}之^{スベ}。

譯文

弓箭具有強勁銳利的作用，可以用來威懾天下，而古代的帝王卻以射箭來觀察人的德行，進而選拔賢能的人才，同時也具有救急生命的要務。江南的人將世上常見的射箭技藝，看成是軍隊作戰時的射箭，所以儒雅的書生都不肯學習此種技巧；另外有一種比賽用的射箭，把長箭架在弱弓上，瞄準靶心射出，在射箭前、後兩方拱手作揖，互道承讓舉行射禮。而這種射箭方式對於防禦敵人，卻是毫無益處。經過

了戰亂之後，這種博射就失傳了。河北的文人，大多精通作戰時的兵射，不只是像葛洪能一箭射殺追來的敵兵，在三公九卿宴會時，也常因射箭精準受到光榮的賞賜。若是利用射箭去獵殺飛禽走獸這些動物，我是不願意你們去做。

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

師，多不能中。古者，卜以決疑，今

人生疑於卜；何者？守道信謀，欲行

一事，卜得惡卦，反令忤忤，此之謂

乎！且十中六七，以為上手，粗知大
 意，又不委曲。凡射奇偶，自然半收
 ，何足賴也。世傳云：「解陰陽者，
 為鬼所嫉，坎壈貧窮，多不稱泰。」
 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唯京房、
 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多或罹災

，此言令人益信。倘值世網嚴密，強負此名，便有註誤，亦禍源也。

譯文

占卜吉凶是聖人的事業；但是近代不再有良好的占卜師，因此占卜的結果大多不能應驗。在古代是用占卜來解決人的疑惑，現代的人卻對占卜產生疑惑，這是什麼原因呢？平日用道義與人交往，對自己謀畫的事情負責任，現在打算去做一件事，卻在占卜時得了一個惡卦，反而使他憂懼不安，這就是產生疑惑的原因吧！況且占卜十次有六、七次應驗，就被看成是高手，那只是粗略的知道個大概，對於事情

的來龍去脈還是不瞭解。凡是占卜吉凶禍福，只有「是」或「否」兩種結果的選擇，自然會有一半的應驗，這種占卜術怎能值得信賴呢？世俗流傳說：「懂得陰陽占卜的人往往會驕傲自滿，容易招致鬼神所妒嫉而降災害，使得他一生的命運坎坷，窮困潦倒，無法順利平安。」我觀察近古以來，精通占卜術的只有京房、管輅、郭璞，他們都沒有得到官位，卻都遭受災禍，這句俗語就令人更加的相信了。假使世間的法制嚴密，勉強的背負精於占卜的名聲，可能產生誤會，受到牽累而獲罪。

及星文風氣，率不勞為之。吾嘗學

六壬式，亦值世間好匠，聚得龍

首、《金匱》、《玉軫變》、《玉

曆》十許種書，討求無驗，尋亦悔罷

。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亦吉凶

德刑，不可不信；但去聖既遠，世傳

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少妄

多。^{カスセ} 至^セ如^{ヨク}反^ヒ支^マ不^ク行^ム，竟^ヒ以^テ遇^フ害^ハ；歸^{カヘ}忌^ム。
寄^ウ宿^ム，不^ク免^ム兇^ハ終^ム：拘^ウ而^ル多^ク忌^ム，亦^ハ無^ク益^ム。
也。^セ

譯文

至於觀察星象、天文、氣象這些事，你們不要費心去研究。我曾經學習過《六壬式》，也遇到過世間的占卜高手，搜集到《龍首》、《金匱》、《玉軫變》、《玉曆》等十幾種書，也對它們進行研究探討，占卜的結果都沒有應驗，不久就因後悔而作罷。陰陽術，昭示自然界的因果報應，而

因果法則與天地共生共存，它對世間所昭示的吉兆凶象、施加恩澤和懲罰，不可不信；但是我們距離聖人的時代已經很久遠了，世間流傳的陰陽術數的書籍，都是平庸之人所作，內容粗劣膚淺，應驗的很少，虛假的很多。像反支日不宜遠行，還是有人照樣遇到災害；歸忌日需寄宿在外面，不能回家，但是仍有人遇到凶災而死亡；平日多接受聖賢教育，遵循教誨，克己復禮，敦倫盡份，修善積德，太過拘泥在這些禁忌中，反而沒有什麼益處。

《家語》

曰：

「君子不博，為其兼行」

惡道故也。——《論語》云：「不有博

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然則聖

人不用博弈為教；但以學者不可常精

，有時疲倦，則儻為之，猶勝飽食昏

睡，兀然端坐耳。至如吳太子以為無

益，命韋昭論之；王肅、葛洪、陶侃

之徒，不許目觀手執，此並勤篤之志
 也。能爾為佳。古為大博則六箸，小
 博則二煢，今無曉者。比世所行，一
 煢十二棋，數術淺短，不足可玩。圍
 棋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為雅戲；但
 令人耽憤，廢喪實多，不可常也。

譯文

《孔子家語》說：「君子不玩博戲，因為它兼有不善的性質。」《論語》說：「不是有玩博戲、下圍棋的遊戲嗎？偶而玩玩，也比整天吃飽飽的，不作事不用心思的好。」但是聖人不會用博戲、圍棋作為教學的手段；但是讀書人無法時時都專心研究學問，如果身心出現疲倦感時，偶而玩玩，也比吃飽飯後頭腦昏昏，或是癡癡呆呆的坐著要好些。至於吳國太子認為下圍棋沒有益處，命令韋昭寫文章批評它的害處；王肅、葛洪、陶侃這些人，不鼓勵自己或是別人去玩或是旁觀，這些都是忠實於自己的本份，勤奮負責的表現。能夠這樣做最好。古時候的博戲，大博用六根箸，小博有兩個骰子，現在已經沒有人懂得這種玩法了。現在流行的玩法，是用一個骰子十二個棋子，方法技術很簡單，不值得一玩。

圍棋曾經被看作是手談、坐隱的技藝，是一種很高雅的遊戲；但容易使人沈溺其中，讓人迷亂心志，曠廢正事，所以不可以常常去玩它。

終制第二十

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喪亂，其間與白刃為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古人云：「五十不為夭。」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為念。先有

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素懷，以
為汝戒。

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旅葬江

陵東郭。承聖末，已啟求揚都，欲營

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

北地燒磚，便值本朝淪沒，流離如此

，數十年間，絕於還望。今雖混一，
 家道罄窮，何由辦此奉營資費？且揚
 都污毀，無復子遺，還被下濕，未為
 得計。自咎自責，貫心刻髓。計吾兄
 弟，不當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弱
 ，五服之內，傍無一人，播越他鄉，

無復資蔭；使汝等沈淪廝役，以為先
 世之恥；故覲冒人間，不敢墜失。兼
 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也。

譯文

死亡是自然的現象，無法避免。我十九歲的時候，剛好遇到梁朝戰亂，時局動盪不安，這段時間也時常處在刀光劍影之中，很多次從死裡逃生；幸虧承蒙祖先的庇蔭，才能活到今天。古人說：「人活到五十歲就不算是短命夭壽了。」我已經六十多歲了，所以面對死亡是心胸坦然，餘生不再有

任何的牽掛了。我以前就患有風氣病，總是懷疑自己會突然死亡，因此寫下自己對身後事的想法，囑咐你們比照辦理。

先父母的靈柩都還沒送回故鄉建鄴安葬，先暫時安葬在江陵城的東郊。元帝末年時，已啟奏朝廷，遷葬先父母的靈柩事宜。承蒙元帝下詔賜銀百兩，並且在揚州北邊的近郊燒製墓磚，但是在這時，又剛好遇到了梁朝的滅亡，因此流離失所，輾轉流浪了幾十年，對於遷葬的事幾乎已經絕望了。現在雖然天下統一了，只是家道中落，窮愁潦倒，三餐不濟，那裡還有能力來辦理遷葬造墓的費用呢？何況揚都已被破壞的很嚴重，幾乎沒有留下什麼，將靈柩葬在低窪潮濕的地方，也不是好辦法。對這件事我內心感到非常的自疚，就像是心被刺穿，痛徹骨髓一般。我常想我們幾個兄弟，都不應該當上官職；但因為家道已經衰敗了，兄弟親人都單薄

虛弱，想找一位五等孝服內的親人作為依靠，都沒有辦法找到，現在又流亡在外，也失去了門第的庇蔭。如果因此讓我們淪落到被人使喚如僕役一般，那就是連累祖先一起蒙羞。所以我只能忍辱負重，苟活在這個世間，不敢隨便辭去官職。加上北方的政治教化十分嚴厲，凡是有官職的都不允許辭官退隱，所以沒有一個人辭官回家的。

今年老疾侵，儻然奄忽，豈求備禮乎？
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勞復魄，
殮以常衣。先夫人棄背之時，屬世荒

饘ヒレ，家塗ヒヤ空迫カメ，兄弟テウ幼弱カ，棺器カウ率薄ヒヤ，
 藏チヤ內無磚ツ。吾メ當カ松棺ム二寸ル，衣帽チヤ已ヒ，
 外メ，一不得一自隨フ，牀上イ唯施メ七星板ク；
 至如蠟カ弩牙ツ、玉豚メ、錫人テ之屬ロ，並須ツ
 停省チヤ，糧罌カ明器ム，故不得カ營メ，碑誌ヒ旒カ
 旒ヒ，彌在言外ム。載以鰲甲車カ，襯土而ヒ

下，平地無墳；若懼拜掃不知兆域，

當築一堵低牆於左右前後，隨為私記

耳。

譯文

我現在已感到年老力衰，而且疾病纏身，假如有一天突然的死亡了，怎能要求你們用周全的喪禮來辦理我的後事呢？一旦我兩眼一閉兩腳一伸，只需幫我沐浴潔身就可以了，不用勞師動眾的招魂，入殮時穿上平常乾淨的衣服就可以。我的母親去世的時候，正好遇到了饑荒，家徒四壁，窮

困潦倒，幾個兄弟都還很年幼瘦弱，因此先母的棺木就很單薄簡樸，也沒有什麼陪葬品，也沒有使用一塊磚來建造墳墓。所以只用二寸厚的松木為我製作棺木就可以了，棺木內除了穿戴的衣服與帽子以外，其它東西都不要放入棺木內，棺材底部只須放一塊七星板做襯墊遺體就可以；至於蠟弩牙、玉豚、錫人這類的陪葬品都不用，盛米糧用的陶器等等的冥器都不用置放，碑文墓誌與出殯時引導的幡旗更不用再說了。出殯時只用輓甲車（靈車）運載棺木，下葬時只用泥土襯底與覆蓋就可，墓上不用堆高泥土成壘墳，讓它成平地就可以；如果耽心子孫要掃墓時不知道墓地的範圍，可在墓地的前後左右圍起一道矮牆，再做一個辨認的記號就可以了。

靈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禱，唯下白粥

清水乾棗，不得有酒肉餅果之祭。親

友來餽酹者，一皆拒之。汝曹若違吾

心，有加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

乎？其內典功德，隨力所至，勿剗竭

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

所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
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生為之，翻
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
有時齋供，及七月半盂蘭盆，望於汝
也。

譯文

供奉神主的桌筵不要設置枕几，每月初一、十五的祭拜

與周年的祥祀以及除孝服的禫祀，只用白粥、清水、乾棗這些東西就可以，不要用酒、肉、餅乾、水果這些食物來祭拜。要委婉謝絕親友將酒倒地的祭奠。你們如果違反了我的心願，辦理我的喪禮規格超過於你們的祖母，那就是陷害我於不孝的罪過，這樣你們能夠心安嗎？至於用真誠心來念佛、誦經、布施、回向這些超度亡靈的法會，能使自己與亡靈都能得利益，可以隨份隨力的做，不可花費巨大的錢財請人來為死者植福田，因此耗費賴以生活所需的資財，反而使你們遭受挨餓受凍的痛苦。每年依照春夏秋冬四季來祭祀先人，這是周公、孔子的教誨，這是希望子孫不要忘記已死去的親人，以恭敬心來祭祀先人如同他仍在世一樣的奉事，這是孝道教化的體現。佛教經典的教誨是盡心盡力的圓滿這些事情後，就不能為這些事所牽掛憂慮，保持原來純潔的心，

否則對自己就沒有什麼益處了。宰殺牲畜來祭祀先人，反而會增加他們的罪過。如果要報答父母無窮的恩德，抒發思念親人的感傷，除了定時的齋供祭祀外，每年的七月十五日的盂蘭盆節日，也期望你們不要忘記齋供祭祀。

孔子之葬親也，云：「古者，墓而不
 墳。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
 也。」於是封之崇四尺。然則君子應
 世行道，亦有不守墳墓之時，況為事

際^{ヒ、}所^{ム、}逼^{ウ、}也^{一セ、}！吾^{メ、}今^{ヒ、}羈^{ヒ、}旅^{カ、}，身^{ア、}若^{ヨ、}浮^{ヒ、}雲^{ム、}，竟^{ヒ、}
未^{メ、}知^{ヒ、}何^{ナニ、}鄉^{ノ、}是^{シ、}吾^{メ、}葬^{マ、}地^{ノ、}；唯^{メ、}當^{カ、}氣^{ク、}絕^{ヒ、}便^{ヒ、}埋^{マ、}之^{ヲ、}
耳^{ル、}。汝^{ニ、}曹^{ソ、}宜^{シ、}以^{テ、}傳^{ヘ、}業^{ノ、}揚^{ヘ、}名^{ヲ、}為^{ス、}務^{ヲ、}，不^{レ、}可^{ク、}顧^{ム、}
戀^{カ、}朽^{ム、}壤^{ノ、}，以^{テ、}取^{リ、}堙^{ム、}沒^{ム、}也[。]

譯文

孔子安葬雙親時說：「古代的墓地上，是不積土堆的。我是一個四處奔走流浪的人，不能不在墓地上留個記號。」於是就在墓上堆了四尺高的土壤。但是君子為了適應時世，

實現自己的理想，有時也有不能夠守護先人墳墓的情況，何況是戰亂時勢所逼而無法守墓呢！我現在是客居在外，流浪他鄉，就像是浮雲一樣飄泊不定，不知道那裡是我的葬身之地；只要在我斷氣以後，就隨緣隨地的把我埋葬就可以。而你們應當把對父母的思念以及無法報恩的遺憾，轉化成傳習道業，利益生民、社會、國家的動力，自然顯揚美名，進而顯赫父母，不可顧戀先人的墳墓，而自誤自己的志向。

【結語】

普勸子弟讀誦聖賢經典

俗云：「教兒嬰孩，教婦初來」，兒童天性未染污前，善言易入；先入為主，及其長而不易變；故人之善心、信心，須在幼小時培養；凡為人父母者，在其子女幼小時，即當教以讀誦經典，以培養其根本智慧及定力；更曉以因果報應之理，敦倫盡分之道；若幼時不教，待其長大，則習性已成，無能為力矣！

三字經說：「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教之道，貴以專」，而非博與雜；故一部經典，宜讀誦百至千遍，蘇東坡云：「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現在教學，壞在博與雜，且不重因果道德及學生讀經、定力之培養，至有今日之苦果……。企盼賢明父母師長，

深體斯旨；此乃中華文化之命脈所繫，中華子孫能否長享太平之關鍵，有慧眼者，當見於此。

恭印《積德興家傳家之寶》套書功德芳名錄

(一)

淨空老法師助印一千套

(二)

三六二五〇〇元 台北地藏淨宗學會孝廉講堂印經款支出

五八〇〇〇元 (鄭金庭、鄭陳金蜜、鄭亮治、鄭繼衍、鄭先策、

鄭福萱、許黃絳仙、許惠珍、簡珮茹、涂雅玲、

鄭嫩靜)

三二三〇〇元 三寶弟子

一六〇〇〇元 穩見科技有限公司

一三〇〇〇元 許惠珍

一二〇〇〇元 (彭秋桂、彭凰珍、鄭鳳鵬、蘇國珍、彭偉禧、

鄭春、莊枝榮、莊雄傑、吳玉芬、趙江華、趙秀榮、

趙一音

一〇〇〇〇元

楊凱晴、（呂少永、韓蕙）、黃秀惠、三寶弟子、

黃柏霖

八〇〇〇元

（范雅玲、范雅雯、范揚俊、陳秀蓮、黃良、陳浩、

李凱強）

七五〇〇元

（李凱強、范雅玲、范雅雯、黃良、陳浩、范揚俊、

陳秀蓮、黃文漪、范洪玉春、范光禮、李羅楨、

張秀春、李凱寶、張寶成^故、陳秀蓮嬰靈二位^{迴向}、

范晟庭^故、范揚州^故）

五〇〇〇元

張春媛、（陳威廷、陳妹好、陳恩緯、陳瑞麟、

陳連續、陳楊彩琴、李國瓊）、（唐智超、熊玉年、

唐脩評、熊蕭却娘、唐梅子、曹得志）、范揚州^故

三六〇〇元

（巫博軒、吳素婕、巫宗翰、巫湘姍、巫紫涓）

三五〇〇元

趙一音

三〇〇〇元

簡林秀英^故

二〇〇〇元

釋風壺、湯淑如、林黃錦蘭、范雅玲

一五〇〇元

鄭貴英、汪惟倫闔家、汪芸薇闔家

一〇〇〇元

李淑慈、李素月、李素娥、李素珍、林麗娟、張俊仁、

戴惠英、張育瑄、張凱威、鄭弘仁、熊玉年、唐智超、

唐脩評、黃春美、張百蕙、藍謝有親、陳威廷、

王發培、王麗娥、張景翔、孫之萍、林銀蕉、莊碧桃、

（李琳彬、傅素蓉）、（田振谷、田雲天）、陽光小學堂、

范雅雯、范揚俊、陳秀蓮、黃良、李凱強、許之吟、

許芸榛、黃韻陵、黃乙軒、邵馨慧

五〇〇元

謝佳玲、方雪娥、陳秀琴、邱宇宏、侯映岑、王建忠、

蕭阿泉、蕭黃秀櫻、陳美玉、張聰明、劉貞潔、

姚秀華、沈明澤、（柯冠廷、柯柏成）、楊慧敏、

（張台榮、張政軒）、（高得仁、高得名、李孖季）、

邱瓊蕙、邱瓊英、戴惠英、許子荃、許子媛、

（鐘維和故、鍾范姜足妹故）、賴惠凌闔家

三〇〇元 郭素梅

二〇〇元 任謝彩藻、修麟章、賴宏志

(三)

五〇〇〇元 (人民幣) 高建薇

五〇〇〇元 (人民幣) 溫州居士林

二〇〇〇元 (人民幣) 溫州董振宇

二〇〇〇元 (人民幣) 呼汗浩特

以上善款總計新臺幣柒拾萬捌仟元整

迴向偈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塗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積德興家傳家之寶

顏氏家訓菁華

倡印者：道昇居士（黃柏霖）

流通處：台北地藏淨宗學會 孝廉講堂

孝廉文化網路電視台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萬盛街一二〇號一樓

電話：（〇二）二六九五三二九二

（〇二）二九三二八二六二（電視台）

網址：www.xlcity.com

承印者：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

電話：（〇二）二二九八八八六五

網址：www.nicebook.com.tw

西元二〇一九年三月恭印

結緣品，嚴禁轉售

◎歡迎流通，功德無量◎





